



沈文耀選編

巴
金
文
選

上海時代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出版

巴金創作小說選

全書一冊 實售貳角伍分

編選者 沈文耀

出版者 時代出版社

發行者 時代出版社

印刷者 三民印刷所

版權印必究
所有必究

總發行所 上海時代出版社

巴金創作小說選目録

一	蘇堤	一
二	老年	一五
三	狗	二四
四	丁香花下	三六
五	我的眼淚	四六
六	初戀	六七
七	未寄的信	八六
八	洛伯爾先生	一一〇
九	墓園	一二四
十	父與女	一三一
十一	無邊黑暗中一個靈魂底呻吟	一四九
十二	一個平淡的早晨	一六〇
十三	生日之慶祝	一六八

十四	愛與憎	一八四
十五	危機	一九二
十六	最後的愛	二〇二
十七	植物園	二一五
十八	安南之夜	二二〇
十九	錫蘭島上的哥倫波	二二二
二十	繁星	二二八
二一	海上的日出	二三〇
二二	海上生明月	二三一

巴金創作小說選

一 蘇堤

我們游了三潭印月回到船上，月亮已經從淡墨色的雲裏逃出來了。水面上靜靜籠罩了一層薄紗。三個鼎樣的東西默默立在水中，在淡淡的月光下羞怯地遮了她們底臉，只給一個輪廓與人看，三個黑影距離得並不很近，在遠處看，常常使人誤把樹影當作牠們中的一個。

船向着右邊駛了，說是向博覽會紀念塔開去。坐在我底對面的張忽然指着 myself 的方向問道：『前面是什麼地方呢？』

『那是蘇堤，』黃接口就說，我回頭去看，我知道他們說的是那一帶被黑漆漆的樹木遮掩住了的長堤。那里沒有燈光，只有一片黑影，表示了岸與水底交界。

『只要是能夠上去走走也好呢！』張渴慕似地嘆息說。他素來就憧憬着「蘇堤春曉」的勝景，這一年的春天他曾和兩三個友人來西湖游玩過，據說他本來

打算在那春天的早晨到蘇堤上去散步的，可是到了那早晨恰恰天落着大雨，他沒法去欣賞那憧憬了多年的勝景，只得掃興地跟着朋友回上海去了。在湖濱的旅館裏住了三天，連蘇堤是怎樣的一回事他也不知道。回上海以後他便抱怨着朋友，於是張與蘇堤的事在友人中間就成了種種的笑談。一提到蘇堤，張底渴慕馬上就被喚起來了，這是誰都知道的事。

「好，這時正有月亮，上去走走也好，」黃似乎很了解張，馬上就這樣附和說，「我們就叫船往蘇堤靠去。」

雖然離蘇堤並不遠，我自己是不想上蘇堤去的，因為我怕時間太晚了。然而張既然那麼說，黃又那麼附和，我也不願意使他們掃興，我就一口答應了。我們叫舟子把船往蘇堤靠去。

「那里燈也沒有，又沒有碼頭，不好上岸，」舟子用乾燥的低聲來回答我，這聲音表示出來他並不願意把船往那邊靠去。「那里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什麼好玩的，你們先生還是明天去玩罷。」他還絮絮地說話。他完全不知道張底渴慕。

「不要緊，那里一定可以上去，」黃堅執說，他似乎曾經這樣上去過。「你

只顧搖過去了好。

「我說不好上去，你們先生不肯相信。那里有很高的草，我不會騙你們先生的，」舟子不高興地分辯說。

「好，我們就不要上去了，」我說。我想舟子底話也許有理，不然他為什麼不願意去呢？他給我們划船是依鐘點論報酬的，划一點鐘有三角錢，多划一點鐘，當然可以多得三角錢。

「不行，我們一定要上去。你看現在月亮這樣好。機會萬不可以失掉。明天說不定就會下雨，」張熱心地繼續說。他仰頭去望月亮，帶了夢幻的樣子。我想他大概已經被他底理想中的勝景迷住了。

「你快把船靠過去罷，我們自己會上岸的，」黃堅決地對舟子說。

「你把船搖到那里再說。要是真的不可以上岸，我們在船上看看就是了，」我用這樣的話語來調解他們兩人底爭辯。

船到了蘇堤邊。舟子停了槳，先說：「你們先生看可以上去嗎？」

他這問話底意思當然是：不可以上去。我很懂得。不過我馬上也不能夠決定這問題。我看見船靠在樹下，這一帶盡是樹木，並不很密，樹間也有可走的

路，但我底眼睛分辨不出究竟那些路是被水淹了，是污泥，沼澤，或是乾燥可走的土地。我彷彿覺得那是泥沼。我正想說：『那是泥沼，恐怕沒法到堤上去罷！』

『等我試試看，』黃馬上站起來，手挽着樹枝，使船靠得更近一點，揀了乾燥的地方走上去了。他站在樹叢中，回頭叫我們。張在那里拾他底手帕，我便跨過去，預備比張先上岸。我知道黃走過的地方是可以走的。

『先生，我不划了。請你把錢給我，讓我回去罷，』舟子苦惱地說。

『爲什麼不肯划呢？』我驚異地問。『我們還是照鐘點算錢，上岸去玩一會兒，你不是可以多得點錢嗎？』

『我不划了，你們把錢給我。我從來沒有給人家這樣划過的，』他氣憤地說，向我伸了手。

『黃，下來，我們不要上去了。我們還是坐船到博覽會塔去罷，』我聽了舟子底話覺得很掃興，便對黃這樣大聲叫道。

『上面好得很，你們快點上來，先游了這裏：等一會再到博覽會塔去！』黃在堤上快活地大聲叫。他又轉身往前面走。

『我不等了，你們另外雇船罷，』舟子短短地說。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樣愛生氣。

『我們在上面並不要玩許久，馬上就要回去的。你沿着堤蕩槳，把船搖到那邊等我們，』我看見一方面黃不肯下來，而張又在這時候上了岸去；一方面舟子又是如此頑固不化，便極力來開導他。

『你們上岸去，又不認識路，說不定把路走錯了，會叫我等三五個鐘頭，』他捺住了憤怒說。

我明白他底意思了。在短時間，在一兩分鐘以內，我是受傷了；我底小資產階級的驕傲受傷了。原來一切都是託辭。總而言之，他疑心我們會騙他。上岸去，當然可以步行或坐車回旅館的。這裏不比在三潭印月孤另另立在湖中，沒有船便不能出去。他也許有理由，也許有經驗，可是他却把我們冤枉了。我可以發誓，我們想也沒有想到這上面去。

我被人疑爲騙子！我底小資產階級的驕傲受傷了。我感到大的侮辱。我極力忍耐住，不要叫自己發怒，我只是氣憤地對站在堤上的黃叫道：『黃，不要去，他不肯等我們。他疑心我們會不給他船錢，就從岸上逃走的。』

舟子咕嚕地分辯着，並不等我把話說完。然而我知道他是在強辯。

黃似乎沒有聽清楚我底語。他大聲叫：『不要多說了，快上來叫船搖到西冷寺等我們！』

『他疑心我們會騙他底船錢，我們還上去幹什麼？』我這樣叫。

『你快點上來，不要管他，』張這樣催我，他也許被前面的勝景迷住了，並不注意舟子底話，也不注意我底話，他開始轉身走了。

我看見這樣子便打算把腳踏上岸去。那舟子忽然抓住了我底手臂。我吃驚地看了他一眼。雖然是在樹蔭下，月光被我們頭上的樹葉遮住了，朦朧中看不清楚他底臉，但我却彷彿覺得有一對忍受的，苦惱的大眼在我底眼前晃。

『先生，請你看清楚這隻船的號頭，』他不等我發問就先開口了。他把船底號數指給你看，我俯下身子看清楚了是五十三號，我相信我可以記着這號數。我不明白他爲什麼要知道這號數，難道真是怕我回來時不認識他底船嗎？這意思我還不大明瞭，但我決定上岸去了。

『先生，你看清楚船的號數了，那麼請你放點東西在船上。……』

我不再聽下去了。我明白一切了。他還是不相信我們。我俯下頭看我底身

子，我沒有一件可以留在船上的東西，而且即使有，我也決定不再留下什麼東西了。他不相信我，我一定要使他明白自己底錯誤。如果我留下東西，豈不是我始終沒有機會對他證明出來我是一個可信的人嗎？

我於是說了『不要緊』三個字，就大步走上去了，我要趕上他們，張與黃。『我划到岳墳等你們嗎？』舟子在後面大聲叫，聲音裏似乎還充滿着焦慮，但我不去管他。

『不，在西冷寺前面等，』黃先我這樣地大聲回答了舟子。

他底話舟子似乎不懂，而且我也有點不明白。西冷寺這名稱，我是第一次聽見的。

『我在樓外樓等罷，』舟子這樣叫。

『不，給你說是在西冷寺』黃堅持說，並不知道自己底錯誤。

我笑着對黃說：『只有西冷印社或西冷橋，從沒有聽見說西冷寺的，』一面又大聲對舟子說：『好，就在樓外樓等罷。』我想多走幾步路也好，免得和舟子打麻煩。

我們已經走出了樹叢，現在是在被月光梳洗着的馬路上了。

這裏我在一年前曾經來游過，那是第一次。當時正在修路，到處飛揚着塵土，又是在白日，頭上是那一輪炎熱的驕陽。我額上流着汗滴，鞋裏貯着沙石，走完了蘇堤，只感到疲倦，並不曾得着良好的印象。

如今沒有一點人聲，沒有一盞燈光，馬路在月光中伸長出去，兩旁的樹木也連接無盡，看不見路和樹底盡頭。眼所觸，都是清冷，新鮮。密叢叢的桑樹遮住了兩邊的月景，偶而從樹中間漏出了一線的明亮的藍天——這是水裏的天。

『真好極了！竟然是這麼清涼的境界！』張仰頭深深呼吸了一口氣，然後讚嘆說。

『你還叫我們不要上來，你幾乎受了舟子底騙，』黃得意地對我說，『你看這裏多麼好，比三潭印月好得多！』

我只是笑。我覺得我底笑有點不自然。我極力在除去我底腦中的另一種思想。

我們走過一道橋。我們站在橋上，湖水豁然地展現在我們底眼前了。這一道堤明顯地給河水劃分了界限。在左邊的水面是荷葉，是浮萍，是蘆梗，密層

層的一片，可惜荷花是剛剛開過了。在右邊是明亮的緞子似的水，沒有一點波浪，沒有一點污泥，水底還有一個藍天，和幾片白雲。雖然月亮底影兒不會留在水底，但月光却在水面上流動。遠遠的，在湖水底邊際有模糊的山影，也有明亮的或暗淡的燈光，還有湖中幾處叢叢的柳樹，三潭印月底燈光。遊船不過幾隻，比較看得清楚的是我們底那一隻。那舟子慢慢兒蕩着槳，把船淌在湖心，直向着那有燈光，有樹影，有房屋的白堤淌去。

『你看他划得這樣慢，』黃不滿意地說，一面大聲對着那隻船叫：『划快一點！』船上果然起了含糊的應聲。船還是向前面流。我彷彿看見那個舟子吃力地划着船，帶着苦惱的面容，不時偷眼往蘇堤這面看。其實我看見什麼，我只看見船底黑影與人底黑影在明亮的水面上動着罷了。

我突然被一種好奇心纏住了。我想要是果真就在白堤上坐了車回旅館去呢！在月光之下，斜臥在人力車上，聽着那鐺鐺的鈴聲，讓健壯的車夫把我們拖過白堤底光滑平坦的柏油馬路，回到湖濱的旅館裏，把那個懷着戰抖的心的舟子留在樓外樓下面空等着，等了一點鐘，兩點鐘，等到無可等待的時候，只得划着空船回去，以後他在什麼地方去找我們呢？我們明天就要離開杭州了。

我們是很安全的。而他呢，他就會受一次懲罰了。他會悔恨不該亂懷疑人。他會因了這快要到手裏却又失掉的錢而苦惱。或者他竟會因此失去一頓早餐，這倒不至於，不過我希望能夠如此。於是我底耳邊起了他底自怨自艾的話語，他底嘆氣，他底哭泣，他底咒罵。我覺得我感到一種滿足，復仇的滿足和好奇的滿足。

我們這時候又走過一道橋了。可是周圍的一切已經不復是先前那樣地明亮了，它們在我底眼前開始在暗淡了。月下的馬路，濃密的叢樹，明亮的湖水，模糊的山影，都不再像先前那樣地美麗了。我底腦裏現了一個悔恨的，樸實的臉龐和一對忍受的，苦惱的眼睛，這佔據了我底頭腦，把別的一切都給我驅逐了，我底耳邊又接連地起了自怨自艾的話語，嘆氣，哭泣和咒罵。我差不多完全沉醉在這想象中了，我底臉上浮出了滿足的微笑。我底心開展了。我慢慢兒走着脚步。

過了一些時候，我底心又開始空虛了。剛纔的滿足已經不知道消失在什麼地方去了。牠來得那麼快，飛去也是這般速。依舊是月光下的馬路，依舊是慢慢兒走着脚步的我。可是這顆心裏總是缺少點什麼東西，總覺得歉歉然。這時

候再想到逃走的計劃，覺得一點兒沒有意思，復仇和好奇已經不復能夠激動我了。我只感到一種細微的悲哀，一種無名的悲哀。

張和黃不住地讚美着周圍的暮色和月光底美麗，談着種種的話，這已經引不起我底興趣了。

我們看見了路燈，遇見了人，兩三個人，走過了最後的一道橋。我們走完了蘇堤。

黃後悔地發覺自己說錯了地方，原來在這裏泊了幾隻小船，我們本可以在這裏下船的。於是我們下了堤，轉了彎，走到岳墳旁邊的碼頭。這時候我才明白舟子底話是對的，他本來說在這裏等我們。我們還不能說是十分認識路。

『起先應該叫他把船停在這裡就好了！』黃後悔說。

『他本來說把船停在岳墳等我們，你却叫他靠在白堤上去，這是你底錯。』我這樣抱怨他。

『我起先不知道這裏就是岳墳，』黃笑着說。他一面把眼睛向白堤那面看。

『我們叫他把船搖過來好了，他剛剛搖到了那邊。』黃這樣說了，並不徵求

我們底同意，就用手在嘴邊做個揚聲筒大聲叫：『喂，把船搖過來！喂，把船搖過來！』

我把頭向樓外樓那邊看，我看見了燈燭輝煌的樓外樓酒館，我看見了樓前的馬路，我看見了岸邊泊在柳樹下面的幾隻小船。

從那邊從小船上送來了應聲，接着又是黃底『喂，把船搖過來』的叫喊。我們等待着。

『不要叫他搖過來，還是我們走過去罷。在月夜多多散步也不壞，』張忽然舉頭望着秋瑾墓前的柳樹說。

我無意間向秋瑾墓那邊看去，稀疏的一排高柳向岸邊垂着，叢生的小草點綴了墓前的一條石板道。沒有一點燈光，月色從樹梢洒下來，把柳枝底纖細的影子映在石板道上。沒有風把柳樹吹動，沒有腳步擾亂草間的蟲鳴。我便附和着張說：『好，還是散步好些，也沒有多少路，並不遠。』

『然而船已經搖過來了，』黃反對說，『你們早又不說！』這時候船已經走在半路上了，好像比先前快了許多。

『那麼就叫船搖回去，我們還是在那裏上船罷，』張提議說。

「船既然搖過來了，就坐上去罷。何苦叫那舟子搖來搖去！他不是已經疑心我們有意騙他嗎？何苦老是叫他担心！」我說了自己不願聽的話。我不願去看張底臉，因為我知道會在他底臉上看到什麼東西。我又一次轉頭去望秋瑾墓。我想只要走十多步路的光景，我們就可以在那垂柳拂着的石板道上散步了。然而我却不得不拋棄了這思想。

船搖過來了。黃第一個就抱怨舟子說：「你划得這樣慢！」

不予似乎並不會留心聽黃底話，他只顧說：「你們先生叫我在樓外樓等着的。」出乎我底意料之外，他底聲音裏充病了極大的喜悅。用什麼話來形容這喜悅才適當呢？就說是絕處逢生罷。

我不自主地去看他底臉，恰巧他無意間把頭往上面一仰，月光在他底臉上掠過。我看見那是一個樸實的喜悅的臉。我覺得自己也被一種意外的喜悅感動了。我長久不想說話。

船在水面上淌着，比先前要快了許多。這一次我和張，黃兩人換了座位。我和舟子離得很近。我掉過頭注意地默默觀察他底動作。我覺得現在的他和我先前的他完全變了兩個人。先前的一個是苦惱的，現在的一個是快樂的。而且現

在的比先前的似乎還要年輕些

我想我也許還不知道他底喜悅底真實原因，但我自己已經被一種從來沒有感到過的喜悅佔有了。我覺得這一次我才是真正地滿足了。我想笑，我想哭。我很慶幸，慶幸那好奇心，復仇心，並不曾征服了我。……

最後我們回到了湖濱。我在他應得的船錢外，又多付了一半給他。我微笑地看着他。他非常喜悅，非常感動地接了錢現出千恩萬謝的樣子。

我們要走開了，忽然我覺得非和他說一兩句話不可。究竟這是什麼緣故，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確實和他說了一句話。我問他：「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嗎？」我底意思並不是要說這一句話，然而我却這樣說了。

「一個女兒……只有一個女兒……她病在床上……現在有錢給她買藥了。」他繼續地說，他頹唐地把頭垂到胸前。他底喜悅在一剎那間完全沒有了。

我呆立在碼頭上。我不曾預備着從他那裏會得到這樣的答語。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纔好。我也想不到應該拿什麼話安慰他。

他忽然拔了脚就跑。我慢慢地轉過頭，我看見他還在不遠的地方和一個人說話，但一轉眼間他就消失在人叢中去了。

張黃兩人走回來，驚奇地絮絮問我立在碼頭上幹什麼，我只是苦笑。最後我還應該補說一句：因為時候遲了，博覽會塔那裏今晚並沒有去。

二 老年

日子過得很快，我們所喜歡的星期日又到了。早晨跟了母親在禮拜堂做了彌撒。

這一天天氣真好，鳥兒在樹上歌唱，陽光照在一片綠油油的田上，自由的空氣包圍着我，我很快活。我想唱歌，我想跳躍，我想叫喚。

『媽，這幾天河水漲了，正好釣魚，午後我想一個人出去，到大石橋邊去釣魚，好嗎？』午飯的時候我對母親這樣說。

『好的，』母親和藹地望着我，『只是你要答應我早點回來，明天的作文你還沒有作呢！』

『自然，』我這樣答應了。我心裏說不出的高興，剛剛喫過午飯，一刻也不能忍耐似地就拿了釣魚器具出去了。

我們住在那古堡底脚下，算是在一個斜坡上，路是石子鋪的，不十分寬，

運轉了兩個彎；走下去，是一條馬路。穿過馬路向右邊走，有一個廣場，再轉一個彎，就看見了那美麗的河。

我一邊唱，一邊走，遇見一個同學，便和他握手，或是遇見先生或幾個熟識的商店店員，便和他們招呼行禮。

「彼得，你去釣魚嗎？祝你有好運氣，」那個金頭髮蘋果臉的正街格南書店裏的大姑娘笑嘻嘻地對我說，我在河邊新橋頭遇見了她。

「日安，曼麗姑娘，」我笑着回答，「謝謝你，我是到大石橋畔去釣魚的。」

「好，魚釣得多時，可以送我一尾嗎？」她戲謔地說。

「可以的，只要我底運氣好。」

「再會罷，」她笑着點頭便向前走了。

我回答了一聲。我站住身子，掉過頭看了她一眼。她底粉紅色的衫子被陽光照着，顯出了奇幻的顏色，與她底散步開垂下的金色髮鬢配起來，更是美妙得很。「這女子倒不錯，很可愛的，不知誰個有福，」我心裏這樣想。

她已經走上了橋，向對岸走去了。我便繼續走我底路，起初還有點在想曼麗姑娘，但過了幾分鐘，我又把她忘在腦後了。

我很快活地走着，時時把頭向四面張望，覺得周圍一切都是可愛的，世界真是美麗得很。我很快活，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

我走進了那稀落的小樹林，披開兩旁的草，踏着軟軟的土地。路愈過愈低下去了。鳥在樹上唱得真好聽，我也和着牠們底歌聲唱起來，走不多幾時，樹木漸漸少起來了。在我底前面躺着一片傾斜的草地，那一道高高的堅固的大石橋顯現在我底眼前，三個大的橋洞露在水上，好似三隻大眼。我慢慢走過去，走到橋洞下面，看見那紅的跡印，紀着某年某月河水曾泛濫過了橋洞，有若干高度。這我不去管它。我進了橋洞，立在那里叫了幾聲，回聲非常大，非常有趣。我又走出來，擇了一個乾淨的地方，放下了釣魚器具，便把身子躺了下去，伸伸四肢，覺得十分舒服。我直視着天空，天空真是一碧無際，略有幾片白雲在飛舞，我底眼光跟着這幾片雲跑。這雲真是變化無窮，幻成了許多形狀，我似乎進了童話裏的國土。

有時候還可以聽見人在橋上說話，男的女的都有。過了很久，又有一隻船從橋洞那邊駛過來，那老年的漁人是我識認的，我照例和他交換了一個口安，「隨便說一兩句話，他就去遠了。」

過了一些時候，我躺得沒趣味了，便站起來，整理好釣竿，放上餌，然後坐到河邊去，就在橋洞旁邊。

對岸有兩三株柳樹，樹枝往下垂，柳葉差不多拂着水面。樹身上鎖着一隻小船，船上沒有人。水不停地向前流，緩緩地，永久連續地，同時發出有節奏的聲音。水面上散滿了無數的明珠，在陽光之下跳盪。我安安靜靜坐在這優美的境地中釣魚，我希望能夠釣着許多尾大魚拿去送給曼麗姑娘。我差不多屏息呼吸地注視着水面。

線似乎動了一下，水面起了幾個泡，我連忙揚起竿，沒有捉到魚，但餌卻沒有了，原來我當初沒有把餌穿好。我另外把餌穿上鉤，又把線放下去，靜靜地望着水面。

過了一些時候，水面上一連起了幾個泡，線動了幾下，我歡喜地揚起釣竿，果然一尾小魚掛在鉤上亂動，我收了線，把牠取下來放在籃子裏，然後又穿上餌再把鉤拋下水去。

就這樣子地過了好一些時候，我已經釣到了好幾尾的魚，可惜沒有一尾大的。我專心注視着水面，並不注意周圍的一切。

忽然間一個灰白色的東西從後面飛來，落到水裏。「洞」的一聲便沉下去了。水面上起了一個圓圈，漸漸擴大，最後擴大到沒有了，水面又回復到從前的狀態。等到我回頭看時，一個孩子底背影兒有後面的坡上爬，向橋上爬去。

「誰呀？」我裝出發怒的聲音問。

沒有答話，可是背影兒像是阿伯爾。我便叫道：「我知道，是阿伯爾，我已經看見你了。」然後我又掉過頭去釣魚。

「哈哈，」有誰在我右邊笑起來。奇怪，我掉過頭看，原來是賴威格先生，我們底歷史教員。他站在我底旁邊。

「賴威格先生，」日安，我說着正要站起來，他連忙按着我底肩頭說：「就這樣坐着好了，不要起來。」

他俯下身子，微笑地揭開我底籃子，很和藹地說：「你底本領真不差，已經釣了不少的魚了，」他用手把籃裏的魚撥弄了一下，「送給我好嗎？」

先生，你要的話，一兩尾是可以的，「我直爽地說，並不加思索。「可是不不能多送，因為我答應送給曼麗姑娘了。」

「我說着玩的，先生微笑地說，又站直了。『我在你這年紀時，也是這樣。……送給姑娘們。是的，少年人通統是一樣的，沒有分別。……我看你們真快樂，我從前也有過這樣的生活。可是現在我們底時代已經過去了，完了。現在你們底時代了。』」

賴威格先生據說是在我們底學校裏當過了十年以上的教師，也許他最初來這學校當教師的時候我還沒有出世，可是現在他還教我們這一班的歷史和其他三種的課程。他現在是孤單單的一個人了。他住家就在新橋畔，家裏有一個管家老太婆。他有一個姪女嫁在北方，一年裏也許在暑假時候來看他一次。他沒有什麼嗜好，可是他底好學是很出名的。他家裏有不少的書籍。他一天除了到學校裏教書外，就躲在家裏讀書，在那一大堆古書中討生活。很少看見他到外面來玩。像今天這樣子的事是不常有的。

他撫摸着領下的灰白的鬚鬚，似乎有點感傷的樣子，但仍保持着他底微笑。

「先生，很少看見你出來玩，聽說你是在家裏用功。可佩服呵！」我親切地對他說，我們是素來佩服敬愛賴威格先生的。「不過，年紀這樣大了，正可

以休息休息哩。像我們年輕的孩子總是把用功當作一件很難的事情，不知怎樣才能夠學到先生底這樣子！」我露出了讚嘆的樣子。

先生不說什麼。他從懷裏摸出一方手巾，鋪在地上，然後坐下去，默默地望着水，過了一會兒他才開口說：「不要學我，我已經沒有用了。你看我頭也禿了，體力也衰弱了，我只能夠拿書本來銷磨我底生命。……你說你們把用功當作一件難事。你們雖然不願，可是因為先生強迫着你們用功，你們也只得忍着苦痛去做。我和你們一樣，我也是被強迫來用功的。」

我不懂得似地望着先生底瘦弱的臉，飄蓬的稀落的灰白髮和光禿的頭頂。先生繼續說下去：「你不懂得嗎？是的，我有一個先生，這便是我老底年。人一到了老年，固然他底閱歷加多，可是他底世界反而縮小了。他似乎生活在一個狹的囚籠裏，這囚籠一半是他底閱歷，一半是他底精力體力的衰弱造成的。……老年人另有老年的世界，這與你們少年人，甚至與壯年人底都不同。人到了這時候，似乎一切勇氣一切生趣都沒有了，只有去等死。別的人（少年人和壯年人）似乎也知道他是快要死的人；沒有用的人，所以都離棄了他，讓他一個人孤另另的去死。我也是這樣；這十多年來孤另另的，沒有一個

人來幫助我，孤另另的，在思想上，在生活上都孤另另的，然而同時卻有一個幸福的少年人底世界顯現在我底眼前，過去的青春的回憶給我喚起了許多熱望，可是我底精力體力都竭盡了，而自己又被囚在這狹的籠裏待死。你想，懷着那許多青春的熱望的人，怎麼能夠長期安靜地去待死？所以我便決意拿書本來銷磨我底生命，整日埋頭在古書堆中，以便忘卻周圍的一切，使我不知道我還生活在這世界中，不知道還有種種人間的活動存在着。我整日整夜地讀那些古籍，讀希臘人羅馬人等等底著作，以及關於他們的記載。可是這也沒有多大效力，因為便在那些書本裏，便在那些陳死人底著作裏，我也看出他們從前追求充實的生命的那一段事實，便是這些書本也不能壓住我胸中的熱望。這些熱望還是照常磨難着我底精神。然而我也沒有別的辦法了。我底那個唯一的辦法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用的，你看現在我底頭髮落得更多了，臉也瘦得更多了，記憶力也漸漸衰弱，大概不久就會免掉這苦痛了。」

先生停了說話，在沉思。我這時候看着先生底臉，覺得先生果然瘦得多了，又想起近一晌來先生在課堂上果然常常做着表示記憶力衰弱的事。這時候我聽見先生在說起死，心裏很覺得悽然，雖然不能完全了解先生底意思。想到

像先生這樣的好人就會不存在的事，覺得心裏非常難受，好像先生馬上就要死去似的，很後悔平日不用功聽先生底講說，於是回憶到先生在課堂上的種種情形，忍不住竟流下淚來，放下釣竿，雙手緊握着先生底手，差不多要哭出聲來了。

我底眼淚一定是落在先生底手上了，所以先生和藹地安慰我說：「孩子，不要哭，我還會死的。……我明白了，爲了你們，我還應該活着，」先生底聲音打得很厲害，像是受了大的感動。我覺得一隻柔和的手在撫摩我底頭髮。

「我要是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孩子呵！」先生嘆息地說，然後扶起我底頭，拭了我底眼淚，裝出笑容說：「我們還是來釣魚罷，恐怕餌已經被魚啣走了。」

先生舉起釣竿，餌還在鉤上，於是又放下去，我在旁邊看着先生釣。先生故意做出種種樣子引我發笑，我笑了。

「我要是有一個像你這麼的孩子呵！」過了一會兒先生又嘆息說。

「先生，你不是從來不曾有過孩子嗎？」我親切地問。

「有是有過一個的。不過在他十九歲的那一年跑了，因為我不許他和一個他所戀愛的咖啡店侍女訂婚。他們兩個人一道跑了，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從此便不曾得着他們一點信息。不知道他是否還活在世上。我早把他當作死了一樣地忘卻了。這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現在想起來很令人懊悔。其實這是我底錯。可是如今明白，也已經太遲了。……」先生又顯出悲傷的樣子。

「先生，不說那些事了，我們還是好好釣魚罷。你看你還不曾釣到一尾魚哩！」我這樣地說。

「好，說得不錯，還是釣幾尾大魚送給你底那位曼麗姑娘大喫一頓，」先生說着，我們都笑了。

傍晚時分夕陽送着我們兩人回去，我拿着釣竿，先生提着籃子，籃裏有滿籃的魚，說是要給曼麗姑娘送去。

三

我不知道自己的姓名，不知道自己的年紀。我是像一塊石子似的被擲到這世界上來，於是我便生存了。我不知道誰是我的父親，誰是我的母親。我只是被遺失了的東西。我有黃皮膚，黑的頭髮，黑的眼瞳，低的鼻子。短小的身材。我是那千百萬人中間的一個，而且是命定了要在那些人中間生活下去的。

每個人都有他的童年。我也有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却與其他的人的不同。我不知道暖熱，我不知道飽滿，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愛。我所知道的只是寒冷與饑餓。

有一天，正確的日子已經記不清楚了，總之是有一天，一個瘦的滿臉皺紋的老年人站在我的面前說：「在你這樣的年紀應該進學校去讀書。求學是人生第一件要事。」他的樣子很莊重，他的聲音很溫柔。

於是我去了，我忘掉了自己的饑餓，忘掉了自己的寒冷。我四處找尋，我發見了堂皇的建築，我也發見了簡單的房屋，據說這都是被稱為學校一類的東西。我昂然走進去了，因為我記着求學是第一件要事。

『去！這裏是你不配進來的！』無論在堂皇的建築或簡單的房屋，無論在門

口遇見的是兇惡之面孔或和善的面孔，我總會聽見這一句同樣的話。這一句話像皮鞭一樣打着我的全身。我覺得全身都在發痛。我低下頭去了。從裏面送出來孩子們的笑語，長久地我的耳邊盪漾。我第一次開始疑惑起來，我是否是一個人了？

我的疑惑一天一天增加起來。我要不想這問題，可是在我的耳邊似乎時常有一個聲音在問：『你究竟算不算是一個人呢？』

破廟裏有一座神像。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我這樣想。神龕裏沒有簾帷，神的莊嚴的相貌全露出來。雖然身上的金已經脫落了，甚至一隻手也斷了，但神究竟是神呵。我跑倒在破爛的供桌前禱告着：『神呵，請指示給我，我究竟是不是可以算做一個人呢？』

神的口永遠閉着，甚至在夢裏他也不肯給我一點指示。可是我自己終於解決了這個問題。我說：『像這樣怎麼能夠算做一個人呢？這豈不是太污辱了這個神聖的字嗎？』於是我明白我並不是一個人了。

我斷定我的生活是很合理的，我討殘湯剩飯猶如狗之向人討骨頭。我並不是一個人。不過有狗一類的東西。

我又想，既然是東西當然可以出賣，我便決心把自己出賣了。我插了一根草標在背上，我慢慢走過熱鬧與不熱鬧的街市。我擡起頭慢慢地走，為的是把自己展覽給人們看，以便找着一個主顧，我不要代價，只要人收留我，給我一點骨頭啃，我就可以像狗一樣地忠心服侍他。

可是從太陽出來的時候起一直到太陽落下山去，我沒有遇見一個人走來向我問一句話。到處都是猶笑的歪臉。只是一兩個孩子走到我身邊玩弄我背上插的草標。

我疲倦了，我又餓，然而我不得不到破廟裏去。在路旁，我拾起了半塊帶着塵土的饅頭，雖然是又硬又黑，但我終於嚥下去了。我很高興，因為我的胃居然和狗的胃差不多。

在破廟裏沒有一點人聲。我想，連作為東西，我也賣不出去了。我不但不人，而且也是在人間完全需要不着的東西。我便痛哭起來，因為人的淚固然是很寶貴的，而一件不需要的東西根本就不值一錢。

我俯在供桌前痛哭。我想哭個夠，因為我現在還有眼淚，而且只有眼淚。我不僅在破廟裏哭，我甚至跑到有錢的公館門前去哭了。

我躲在一家大公館門前的牆角裏，我冷，我餓，我哭了，因為就可以吞我的眼淚，聽我之哭聲，免得聽見饑餓在我的肚裏叫。

一個穿着漂亮洋服的青年出來了，他並不曾看我一眼；一個穿着漂亮長袍的中年人進去了，他也不曾看我一眼，許多的人走過了，沒有一個人曾注意到我，好像我並不曾站在這裏一般。

終於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從裏面走了出來，他注意到我了。他走到我面前，罵道：『去，這裏不是你哭的地方。』

他的話語響亮得和雷聲差不多，我的全個頭腦都被震昏了。我的身子被他踢着，像狗一樣。我止了哭聲。捧着頭走開了。我不說一句話，因為我沒有話可說了。

回到破廟裏，我躺下來，因為我沒有力氣了。我躺在地上叫號，恰像一隻受傷的狗。神的莊嚴的眼睛看下來，這一雙眼睛撫着我的疼痛的全身。

我的眼淚沒有了。我爬起來，我充滿了感激的跑在供桌前禱告：

『雖然不是一個人，但既然被命定了該活在世界上，那麼就活下去罷。生下來就沒有父母，沒有親人，像一件被遺失了的東西，那麼就請你大公無私的

神作爲我的父親罷，因爲我不是人，在人間是不會得着誰的撫愛的。」

神的口永遠閉着，他並沒有說一句反對的話。

於是我有父親了，那神，那斷了一隻手的大公無私的神呵。

二

我每天雖然和平常一樣出去向人們討一點骨頭，但是只要有了一點東西塞住了我的饑餓以後，我便回來了，因爲我也和別的人一樣，家裏有着一個父親，雖然這家就是破廟，父親就是神，而且他的口永遠閉着，不說一句安慰我的話，但在這世界上不肯離開我的卻只有他一個了。所以他還是我的唯一的親屬。

雖然是在寒冷和饑餓中，日子也過得很快，我是一天一天長大了。

一種奇怪的東西也漸漸在我的身體內發生着。

我自己明白我並不是一個人，而且常常拿這樣的話來提醒自己，可是人的慾望却漸漸地在我的身體內生長起來，

我渴望和別的人一樣有好的飲食，大的房屋，漂亮的衣服，和溫暖的被窩。

『這是人的慾望了。你不是人，怎麼能夠得着這些東西呢？』我一旦發見自己有了奇異的思想時，便這樣地提醒着自己。

然而話是沒有用的，人的慾望畢竟在狗一類的身體裏生長起來了。雖然明知道這是危險的事，自己也沒有方法阻止牠。

於是大街中商店裏的種種貨物在我的眼前就變得非常引誘人了。尤其使我動心的就是那一雙時常在街中走着的腿。那一雙粉紅色的腿，肉色的腿，多麼細緻，多麼柔嫩，多麼渾圓，真是找不出一點邊際，好像是由一塊紅玉鑿成的，但世間又沒有那樣大的紅玉，而且紅玉又不會有那樣的軟。這一雙腿有時在街中走着，不，不是在走，是在微微地跳舞。牠們常常遮了我的視線，好像是兩隻大的圓柱。有時候牠們被擺在黃包車上面，一隻壓着一隻，沈醉的斜臥在車上，好像等人來撫摩，來玩弄。

我屢次遠遠地就伸出手，想走到那一隻腿面前去撫摩，玩弄，可是當我的眼光逼近了那一雙腿的時候，一個念頭便開始咬着我的頭腦：『小心着，你並不是人呢！』於是我的勇氣消失了。

有一天，我却看見那一雙腿的旁邊躺着一隻白毛的小狗，牠的臉緊偎着那

一雙腿，而且牠還沿着這跳腿到上面去。我想『這不一定要人纔可以做呢？小狗也可以的。』這樣想着，勇氣便陡然發生了我向著那一隻可愛的腿跑過去。我快要跑到了，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一隻手把我抓住往地上一堆。

『你瞎了眼睛，』我只聽見這一句話，便覺得頭腦昏亂了，眼睛裏面有許多金星在跳，我睡倒在地上。

我爬起來，四面都是笑臉，腿已經看不見了。奇怪的笑聲割痛着我的耳朵。我蒙着耳逃走了。

一層縛帶，從我的眼睛上落了下來。我明白了。我恍然明白了。這許多年以來我得意地以為自己是一隻狗，或狗一類的東西，可是現在我纔知道我還不配做狗呢！

我帶着沉重的心回到破廟裏，我坐在供桌的下面。我默默的想着，想着。我彷彿看見了那隻白毛的小狗怎樣親切地偎着那一雙腿，我彷彿又看見牠怎樣舒服地住在大的公館裏，有好的飲食。有溫暖的被窩，有溫柔的撫愛，妬嫉像蛇一樣敲着我的心。我於是爬在地上，我用雙手雙脚爬行着，我搖着頭。擺着屁股，汪汪地叫着。我想看我做得像不像一隻狗。

我汪汪地叫着。我覺得和狗叫差不多。我想這時候總可以算做一隻狗了。我滿意，我快活。我不住在地上爬。

然而我的兩隻腳終於要站起來，兩隻手也不能夠再爬了。失望鎖住了我的心。

『連狗也沒有福氣做呵，』我又躺在地上絕望地哭起來。

我含着眼淚跪在供桌前禱告：

『神呵；作為我的父親的神呵，請你使我變做狗罷，和那一條白毛小狗一樣。』

神的口永遠閉着。

我每天在地上爬，我汪汪地叫，但我還沒有做狗的福氣。

三

我有黃的皮膚，黑的頭髮，黑的眼腫，低的鼻子，短小的身材。

然而世界上還有白的皮膚，黃的頭髮，綠的眼腫，高的鼻子，高大身材。

他們，一個，兩個，三個在街中大步走着，昂然地擡頭四面張望，亂唱，亂叫，亂笑，好像這大街中就只有他們三個人。其餘的人畏怯地在他們身旁走

過，或是遠遠避開他們。

我有了新的發見了。所謂人原來也是分着等級的。在我平常看見的那種人上面，竟然還有一種比他們更偉大的人。

戴着白布的帽子，穿着有白邊的藍色衣褲，領口敞開，露出有毛的皮膚，兩個，三個，四個，自從有了那一次的新發見後，我便常常在街中看見這種更偉大的人了。

牠們永遠是笑着，唱着，叫着，或是拿着酒瓶打人，或是摸女人的臉。有時候，我甚至看見他們坐在黃包車上面，膝上還坐着我所愛的那一雙粉紅色的腿。他們嘴裏說着我不懂得的話語。

人們恭敬地避讓他們，我更不敢接近他們身邊，因為他們太偉大了。

我只是遠遠地望着他們，我暗中崇拜着。我祝福着。我的饑餓被欣喜滿足了。我爲了世界上有這樣的偉大而慶幸着，我甚至於因此而忘掉了自己的痛苦。

我暗中崇拜他們，祝福他們。我時時謹戒着自己，不要接近他們身邊，免得褻瀆了他們。可是有一次我終於接近他們了。

在旁晚的時候，因為饑餓與疲倦的緣故，我走不動了。我便坐在路旁牆邊，撫着我的塗着血和泥的赤足。饑餓敲着我的心，我的眼睛也昏花了，看不清楚周圍的一切，以至連那偉大的人走來也看不見了，等到看見了要起來避開，然而太遲了。

一隻異常鋒利的腳向我的左臂踢來，好像這隻臂膀被刀砍斷了似的，我痛倒在地上滾。

『狗，』我清清楚楚聽見這個字從偉大的人的口裏吐出來。

我的手揉着傷痕，我的口裏反覆地念着這一個「狗」字。

我終於回到了破廟裏，我忘掉了痛苦的傷痕。我在地上爬着。我搖着頭，我擺着屁股，我汪汪地叫。我覺得我是一條狗。

我心裏很快活，我笑着，我流了眼淚地笑着。我明白現在我真正是一條狗了。

我帶着感激跪在供桌前禱告：

「神呵。作為我的父親的神呵！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地感謝你。因為我現在是一條狗了，那偉大的人，那人上的人，居然叫我做「狗」了。」

神的口永遠閉着。

我不停地在地上爬，我汪汪地叫。因為我是一條狗。

四

我又在街中遇見那一雙粉紅的腿了，她們慢慢向我走來，像兩隻圓柱。我幾乎不能忍耐也等他們走過來。我的心裏充滿了快樂，因為我現在是一條狗了。

皮鞋的聲音近了，我急急地向着那一雙腿撲過去，我爬着，我緊緊抱着那一雙我渴望了許久的粉紅的腿。我把臉緊偎着牠們，我又去舐牠們。異樣的味道送進我的鼻，我漸漸陶醉了。我的耳邊響着種種的聲音，重的東西壓在我的身上，許多隻手在拖我，可是我緊緊抱着那一雙腿死不放。

五

等我回復了知覺的時候，我是在一個黑暗的洞裏。沒有一點人聲，空氣很沉重，我的呼吸快要閉塞了。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但我知道這決不是狗窩。我還想在地上爬，還想汪汪地叫，可是我的全身疼痛得厲害，連動也不能動一動了。

我又想，在那破廟裏斷了隻一手的大公無私的神依舊冷冷清清的坐在神龕裏面，可是我再也不能夠跪在供桌前禱告了。

四 丁香花下

“Que de fois sous ces lilas,

Jamais las

D'ineffables causeries,

Nous resiames Jusqu'au soir

Croyant voir

L'avenir Plein de feeries

L'avenir C'est le Pas sent

Ecrasan

Qui repend a notre songe,

Jeunesse, gloire gaité,

Liberté,

Tout fut neant et mensonge

.....

— Emmanuel des Essarts

春光漸老，丁香花已開始在謝了。

一九一九年的春天雖然給世界帶來了和平，但過去的大戰依然像夢魘一般地壓住了全法國的人底心，在瑪倫河岸上的一個小城裏，那許多滿受着創傷的斷井頽垣還不停地向人們訴說牠們底悲慘的命運，可是戰爭究竟是過去的了。如今在一切都逐漸恢復到從前的安定的狀態的時候，人們便痛定思痛地回味着戰爭底情況。這在短時間內是不會被人忘却的，更何況城南添闢了一所墓場來埋葬遠渡重洋戰死的美國青年，還有許多家人喪失了他們底兒子，婦人失掉了丈夫，女郎失掉了情人。失去了的幸福是尋找不回來的了，在這充滿了廢墟的城裏，一九一九年的春天給人們帶來的只是悲哀——悲哀的回憶。

可是春天畢竟是春天，所以氣候依舊是一樣地和緩，一樣地明媚，花依舊照常開放，河水依舊照常上漲，與往年並沒有什麼大的差異。

在墨尼一姓底田莊上也是如此，雖然這一家底小主人是失去了，可是紫丁

香花依然在田莊上滿開着，而且異常茂盛，附近的空氣裏都瀰漫着那種迷人的香味，一串串的紫花從藤子編的短籬裏墜外面來，使過往的行人抑制不住攀摘的心思。這時候籬外的一條窄小的土路上也堆積了不少紫色的小花，人們知道丁香花在開始謝了。

自然花開花謝，一年一度，這是往復循環的，便是那震撼了全歐洲的大戰也不能夠改變這種道理。不過人們看見花謝，有時候心裏總不免有點惋惜，因為他們覺得這一年裏的最好光陰又過去了。

墨尼底田莊上自從小主人安得烈被戰爭帶去以後就只剩了兩個婦人：伊弗萊和她底老年的孀母。她們底生活和本城大部分的家族底生活相似，寂寞而憂鬱。戰爭在那素來沒有憂鬱性的法國民族底精神上已經刻畫了一個不可磨滅的痕跡了。

是在一個早晨，當帶着露水的碧草受着陽光底接吻，而微微顫動的時候，有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金髮女郎正俯着身子在院子裏的一角打掃地上的落花。晚風微微地吹動着她底金髮，飄浮在她底額際，使得她底團圓的臉略成了鵝蛋般的形狀，愈顯得可愛起來，紫色印花布的衣衫和地上的丁香花似乎成了一

片。兩隻雪白的手臂在晨光裏帶了一種異樣的顏色，愈顯得美麗。她握着掃帚，一邊掃落花，一邊向着陽光前進。她已經掃淨了一大塊地，忽然停止了工作，低着頭，好像在思索什麼似的。過後她便走到籬邊一株最大的丁香樹下握着一枝垂下來的丁香花，放在鼻上聞了一陣。

周圍異常靜寂，一切都沈醉在清早的芬香的空氣裏。一株苦栗樹上有一個鳥巢，有鳥兒在樹上歌唱。籬外的小路上起了男子底脚步声，單調的在空中響着，愈過愈近，顯然是一個人人在走路。這時候院子裏的那女郎忽然低聲唱起歌來，但唱不到幾句便止住了。原來一個風塵滿面的中年男子正推了木柵門走了進來。

『日安，小姐，』他對那正向着他走去的女郎招呼說。

『日安，先生，』她很客氣地回答了一聲。

『請問伊弗萊墨尼小姐是住在這裏嗎？』

『是，先生，我便是伊弗萊。』

『呵，原來就是小姐。我是余伯爾加山，你哥哥底朋友，同伴，』他很和藹地伸出手來。

「你是我哥哥底朋友？」她吃驚地把他底手緊緊握着。「是他生前有什麼信兒帶給我麼？」

『是的，』他掙脫了她底手，從衣袋裏摸出一個薄薄的小紙包，開了紙包，裏面是一封信，信封已經褪了色，而且揉得很縐，還染了塵土，有幾滴淡淡的紅黃色的迹印，似乎是血蹟。他信封拿在手裏。「我是你哥哥生前最後見着的一個人，我們同在戰壕裏，飛機在空中擲炸彈，到處有地雷爆發，槍彈不住地飛來。他不知道爲什麼把頭伸了出去，忽然一個槍彈打進了他底頭，他倒在戰壕裏，血流了滿臉。他一面呻吟着。一面用手摸索他底衣袋。我知道他要取出什麼東西來，因爲他以前常常告訴我要是他比我先死，就請我把他底衣袋裏的一封信代他投交，他要我親自交給受信的人。我這時候代他把信取出來了。他用戰抖着的手接着信，預備拿到嘴邊去吻一下，但還沒有到口，他底手又放下了，立刻起了一陣喉鳴，身子抖了幾下，就不動了。我把他底冷了的手裏的那封信取了下來。我當着他底屍體發誓要把這一封信親自送到你底手裏。自那時以來我曾幾次從槍林彈雨之中逃脫了性命，和平條約保全了我。我回到了故鄉，見了我底親人，在和睦的家庭環境中養好了我底過去的創傷，但我沒有一

刻曾忘掉了我對於死友的約言，我終於違了家人底勸告到這裏來了。現在我親手把這封信送到你底手裏，在我更沒有比這還快樂的事了。我實行了我底約言，我可以無負死友了。……小姐，願你有福。」他底最後的話裏滿帶着悽愴的聲音，聲音底抖動表示出內心的激動，他差不多是要哭了。他把信交到她的手裏也不等她說什麼話便回頭地逕自去了。

她動也不動地立在他底面前，像化石一般。在他底敘述中她底臉上現出了交織着苦痛與恐怖的表情。她底眼裏充滿了淚珠，使她看不見眼前的一切。當他把信放在她底手裏的時候，她只是機械地接着，一句話也不說，默默地好像看不見似的望着她走出了木柵門，慢慢兒向右邊走去。

一切又歸於靜寂，鳥兒在樹上歡欣地歌唱，丁香花底芬香瀰漫於空氣中，太陽漸漸地昇向天空，草地上的陽光也不住地擴大。這女郎慢慢地移動她底脚步，走到苦栗樹下的一塊光滑的青石上坐下了。

她無精打彩地拆開了信，吃驚地發見裏面有一枝枯了的丁香花，她把這枝花拿到嘴邊吻了幾下，夢幻似地呆了一陣，好像在憶回什麼一般。枯黃色的樹葉緊貼着她底面龐，殘花底餘香還送入她底鼻端。時間慢慢兒向前飛去。

她取出了裏面的信箋，一頁一頁地讀着，她流淚，她嘆息，但她還勉強講下去：

「伊弗萊，我底小妹妹，好妹妹：——自從那一天以來我底心情就大大變動了，死之翼時時在我底頭上揮舞，我覺得我隨時都有粉身碎骨之可能。不過我並不怕，因為在我實在沒有別的路可走了。我怎麼能夠活着來把那件事告訴你呢？在做了那件事以後我怎麼還敢再和你一起過活呢？我不敢求你的寬恕，因為我對你底犯罪是太大了。可是這真相又是你不知道的，不過我希望當你知道這消息的時候，我已經不在世界上了。那麼你恨我的心思也許可以淡一點。」

「戰爭！我們以前曾如此熱烈地相信而且宣傳戰爭是光榮的，神聖的。我們毫不猶豫地拿起槍上戰場去防禦祖國，好像赴盛筵一般。然而在戰場上我才發見戰爭底另一面相。我聽見過垂死的人底呻吟呼號，我看見活人被撕裂成碎片，血和腦漿散布遍地，被鳥啄狗吞，腐爛的屍骸到處橫臥把空氣也變成了惡臭。這一切是我從前夢想不到的，而且是那許多書冊上也不曾提到的。從小學時代起人們就拿戰場上英雄的死來教我，我在自己底想像中也建立了一個崇

高的理想，可是一旦身臨戰場，我所見到的只是脫了毛裘號悲鳴的野狗般的死。

『然而我發誓說我要做一個拯救祖國的英雄，我要奮勇殺敵，因為要做一個英雄，我就不得不消滅掉自己一切人性，不要有一點仁慈憐憫的心思。我橫着心腸毫不憐憫地屠殺一切的敵人，甚至受了傷失了抵抗力的敵人我也不肯把他饒掉。我失掉了理性，我底頭腦裏只有二個英雄的標本。殺敵愈多，愈是英雄。幾年來我以一个狂熱的頭腦在戰壕裏作戰，一進一退，經歷過許多戰陣，像一隻野狼渴求着牠底犧牲品似的，我一個人一共虐殺了幾十個敵兵，得了幾個獎章，而且升遷為軍曹。

『在阿拉斯一戰，我們三個聯隊把敵兵趕退了一百多里，繳了大部分的械，殺傷了千多人。有一次在一塊廣闊的田野上一小部分的敵人掘了戰壕守禦着，這是他們底最後一道陣線。我們衝鋒了幾次都被打退了。他們底機關槍殺死了我們底不少的弟兄。最後我不能夠忍耐下去了。頭腦熱的發昏，心裏燃燒着強烈的憤怒，我帶了十幾個弟兄不顧一切地向前衝去。這時候是在黎明，只有異常黯淡的光輝籠罩着大地，槍彈帶着火花在空中飛舞，敵人底機關槍接連

地密放。我們都伏倒在地上，慢慢兒爬着。地上的石子和乾土塊磨着子痛，在空中飛揚的塵土時時遮蔽着我們底眼睛。我們終於爬到敵人底戰壕旁邊，十幾個人一擁上去把那兩架隱蔽在一株大樹後面的機關槍奪了過來。我們兩個對付一個地把那幾個德國狗弄倒了，我們中也傷了兩個。我弄倒了一個青年男子，我把他底腰刺傷了，他忽然叫起我底名字來。天漸漸大亮了，我把他仔細辨認了一下，我突然認得他就是路得維奇。伊弗萊，他就是你底路得維奇呵！他一手撫着腰，一面微笑地想撐起身子來和我握手。然而我……然而我怎樣呢？……我發誓說我那樣做了！我又向他底胸前送了一槍刺，隨着槍刺冒出鮮紅的血。他底臉色立刻變了，便倒了下去，發出一聲悲慘的呻吟。是我殺死了他。我親眼見着他死的。他底最後的話我聽得很清楚，是「伊弗萊，……伊弗萊……丁香花……你給我的……懷裏……」我扯開他底衣服從衣袋裏取出那一枝枯了的丁香花和一張你底照片。我底心情突然變了。我記起大戰前他在我們底田莊上居住時的種種情景，我後悔我為什麼要殺他。難道殺了他便可使法國人幸福嗎？我自己回答不出這個問題。前一刻我還是一個英雄，如今我却是一個不幸者了。

「自那時候以來，這樣的問題就時時來追迫我。他底微笑的面孔常常出現在我底眼簾前。我一想到他，一想到失了他以後的你，我底英雄的夢便被打破了。我才明白我是多麼殘酷呵！我底好妹妹，我知道你在家裏也許天天替我禱告，要上帝保佑我平安歸來。可是我在戰場上却把失了抵抗力的你底愛人殺死了。我底這種行爲真是無恥，卑鄙，賣友，你將來知道時你一定會這樣批評我。雖然也許會有人替我辯護，說這是英雄的行爲，但我知道在你底純白無垢的處女心靈中，這樣的批判是最公正的。那麼我還有什麼理由來求你寬恕呢？這件事在我們底中間永遠建立了一座牆。我們決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幸福地一起過活了。」

「戰爭，這殘酷的戰爭雖然帶走了我底幸福，可是牠也會給我帶來安息。我底同伴們大都不復留存在人間了，我自己的歸宿地也會是戰場。誰能知道一分鐘以後的事？也許下一點鐘就會有一個炮彈來使我粉身碎骨。那麼趁着未死之前，我便把這事情底原委告訴你，而且把路德維奇懷裏的那枝枯的丁香花轉交給你，免得你還在癡等你那永不會回來的人之歸來。如果能夠的話，還請你原恕你底哥哥，他本也願意你幸福的。我底好妹妹！永別了！孀母前均此請安。」

你底哥哥安得烈」

「伊弗萊，伊弗萊」屋子裏傳出女人底聲音，但並不曾得着回答。

「伊弗萊」一個頭髮灰白的老婦出現於屋前的石階上。她急急地向伊弗萊跑去，她發見她底姪女睡倒在青石旁邊，手裏握着一束信箋。

春風吹拂着她底灰白髮，丁香花陣雨似地從枝上落了下來。滿院子都是丁香花底芬芳。太陽慢慢兒在天空中移動。

五 我的眼淚

正是在舊歷新年，我接到了E從遠迢迢的美洲寄來的書，這是兩個意大利人（一個鞋匠和一個魚販子）底書信集。在淡黃色底封套上印了某大雜誌底評語，讀出來是：『不預備為生活之恐怖與美麗一哭的人便不要來讀牠。』

可是我還不曾翻開書頁，我還不曾讀到書中的一句話，我底眼淚便流出來了。不能夠忘掉的四年前的舊事又湧現在我底心頭。我彷彿又回到那些日子裏去了。

在西歐某大都市拉丁區的一家旅館底五層樓上是我底住房。我無論是在白日或在黑夜都把窗戶大開着，下面是一條寂靜的街，街角有一家小咖啡店，雖然從我底窗戶裏可以望見人們在那大開着的玻璃門裏進出，但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酗酒或賭博的鬨聲。正對面是一個聳立的高大的建築，牠不但阻住了我底視線，並且往往給我遮住了陽光，使我底房子裏變得更憂鬱更陰暗了。

我住的地方是在溫暖明媚的國土，我來的地方又是山明水秀的江南，我如今定居的地方却是這不日之城，又是在這陰雨連綿的時候。

在這城裏我也有幾個朋友，他們也常來看我，有時候一個來，有時兩三個來，有時五六個一齊來，我們便有個歡樂的聚會，暫時間使我忘記了寂寞。但是這樣的事一個星期裏也只有兩三次，因為我底朋友們都是有事務的，有的在大學裏讀書，和我一樣，有的在工廠裏工作。晚間在朋友們不來或者來了又去的時候，我底心就被一陣難堪的孤寂壓倒了。充滿了煤氣底臭味的屋子變得非常悶人。從窗戶望去，那高聳的古建築擋住了一切，下面躺着雨濕的寂靜的街道，陰暗而寂靜。有時候在一陣寂靜之後忽然空氣震動了，街道震動了，連我底房間也震動了，耳邊只是一片隆隆的聲音，如果這時候有人在房裏和我談

話，我也會聽不見他底聲音。我只有等待着。並不要多久，這聲音就消滅了。經驗告訴我是一輛載重的汽車馳過去了。一切又復歸寂靜，但在我却彷彿發生過了一個劇變。我立在窗前，埋下頭看那在微暗燈光下的街道，或街角的咖啡店，聽人們在說話或偶爾過往的男女在哼小曲，我覺得自己是在另外一個世界裏了。

不知什麼緣故，心裏突然變得很空虛了，好像胸腔裏並沒有什麼東西存在一般。無論如何房裏是不能再留下去，多留一刻似乎身子就會僵硬了。於是取了帽子，披了外套，我急急地跑出房門，下了樓梯到街心去了。

立在街心，我不知道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我躊躇了，我呆呆立着，帽子遮了我底頭，外套護了我底身體，但雨點却還時時向我底臉部飄來，我終於拔步向咖啡店那邊走了。

進了咖啡店。似乎感到一陣暖熱，我立在櫃台前要了一杯黑咖啡，望着旁邊站着的幾個穿了粗布工衣的人底樸實的面孔，我把杯裏的咖啡喝了，付了錢又踉蹌地走出來。雖然咖啡店裏有光亮，有暖熱，有人羣，但我却一點也不顧惜地拋棄了牠們而向那冷清的，陰暗的，雨濕的街中走去了。我究竟去追求什

麼呢，我自己也不能夠明確地知道。

我只是無目的地走着，街上只有寥落的三兩個行人，尤其是國葬院旁邊的一段最清靜，而且還有點陰森可怕。我走過國葬院前，我走到盧騷底銅像底脚下，我用手撫摩着那冰冷的石座，我差不多要跪下去了。我抬了頭仰望那個屹立着的巨人。我喃喃地說了許多話，這些話底意義我自己也不曉得，不過我知道是從我底心裏出來的。在這裡，在這一角裏，並沒有別人，只有那個手裏拿着書和草帽的「日內瓦公民」和我。一直到聖母院底沈重的，悲哀的鐘聲響了，我才踉蹌地站起來，向着那熱鬧的聖密雪爾大街底方向前進了。

我走着，在微雨之下我走着，我不想到誰底地方去，也不想和誰談話。我走過熱鬧的街市，我也走過寂靜的街市。我看見了不少的人和物，許多樸素而愉快的面貌在我底眼前過去了，接着又有許多憂鬱的被工作與生活摧毀了的面貌。在我底耳邊響着咖啡店的音樂，笑語和歌唱，同樣也響着悲哀的談話和訴苦。

這一切於我是親切的，但又是陌生的，牠們增加了我底心痛。這城市並不是個壞地方，但我在這裡却是一個陌生的人，我在這裡找不到我所要求的東西。

了。我在這裏只感到孤寂。每個人，每間房屋對於我保守了秘密，無論是歡樂或愁苦，他們都不肯和我分享一點。我走着，我徬徨着像羣盲中的一人，失掉了他底引導者。一直到身子疲倦，我纔絕望地回到自己底住處。

像這樣的事在我並不是偶然的，我常常都這樣做。在白晝裏我也進大學聽課，到圖書館裏抄書，我想在課堂裏和書本上尋點東西，但結果依舊剩了這空虛的心，只不過是我已經得到了一個消磨生命的方法罷了。在夜裏，沒有朋友來的時候，寂寞便威壓地襲來了，我又像盲人一樣在街中徬徨着。我底孤寂是一夜一夜地增加，而且同樣我底心也痛得更厲害了。我底眼裏只看見憂鬱的被工作摧毀了的面貌，我底耳裏只聽見一片悲哀的哭聲，甚至在那些從前的愉快的面貌上我也找到了悲哀底痕跡。我底眼前的黑暗一天天地增加了。從報紙上我知道某一處有許多人在為饑餓而哭，某一處又有許多人像猪一樣被人屠殺，甚至最遠僻的地方也送來了悲慘的消息。這是大批的人底災禍。此外還有個人底不幸，謀殺，自盡，糾紛，訴訟，失業……差不多每一條新聞都訴說一段悲慘的故事，從報紙上似乎發出了血底臭味。眼淚，呻吟，哭泣，簡直沒有終結。好像全世界都沉溺在黑暗的苦海裏了，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一綫的光

明。我懷着一個空虛的心徬徨着。我底生活完全失了目標，我底希望也完全斷絕了，我感到極大的疲倦了。我每夜伏在盧騷底像前，對那個巨人訴說我底絕望，可是他永不能夠給我一個回答。

後來我不常到大學裏去了，圖書館裏也少了我的腳跡。我只是徬徨着，像一個失了領導的盲人一樣，準備着失腳踏進那不可挽救的深淵裏去。

我看看快要滅亡了，忽然有一天在一個書鋪裏偶爾得了一本一個魚販子著的英文的小書，在裏面看到了下面的一段話：

「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個口都有麵包，每個心都受教育，每個智慧都得着光明。」

好像大雨住後的天空那樣，我的心豁然開朗了，於是我把這本小書買了回去，同時還買了兩三本和這魚販子有關的小書，因為那里擺得有幾本。我讀着，重讀着，我讀完了這個意大利魚販子底自傳，一個無產階級的生涯底故事。

在我的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個巨人，他開始向我敘說他的故事。他怎樣出生在陽光常照的南歐的鄉村，依在雙親底膝下一直到十三歲，又怎樣被父親送到

別處去做學徒，受了六年的困苦，患了重病，才被父親帶回去受母親的看護。怎樣他的病好了不久，母親又病了，在她的病中偶爾有一點微小的聲音也會使她發生劇烈的痙攣，因此他不得時常跑到街上去哀求散步的青年或過往的行人另走一條路，不要驚動他的母親，母親的病愈過愈加重了，父親和親戚都不敢接近她，只有這二十歲的少年終日守在病榻旁盡力去安慰她服侍她。他整整有兩個月不曾脫掉衣服安靜睡過。然而「科學沒有用，愛也沒有用，」經過三個月的重病以後，他的母親終於死在他的懷抱裏了。他親手把她放進棺材，埋葬了她。於是他不能夠在故鄉住下去了。他決定到那所謂「幸福之島」的美國去。臨行時他的父親悲傷得說不出一句話，他的姊妹痛哭着。隣居們都跑來，每一個人都送了一些希望的話，一些祝福，一串淚珠，他們成羣的跟着他，走了很遠的路。到了美國，他沒有一個朋友，孤獨的登了岸，帶着幾件破衣服，身邊僅有極少的錢。他後來在一家大飯店裏做洗碗碟的工作，每天在那地獄似的廚房作十二小時以上的工，吃的食物幾乎趕不上狗子所吃的。工作的地方更是可怕了。「一扇窗戶也沒有，整日燃着電燈。在洗碗碟子，鍋，刀，叉，匙的地方，沸水的蒸氣凝結在天花板上，變成了水點，挾帶着灰塵與污泥慢慢向人底頂上

打下來，在工作的時候真正熱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殘餘都傾在桶裏，這些桶都放在廚房旁邊時時發出使人作嘔的臭氣。污水槽又不直接通到溝渠，因此污水常常反流回來流到地板上。廚房中央有一個排水管，每晚總是閉塞住的，油水愈積愈高，人只得在油膩的水中走路。」他恐怕會患肺病，在那裏做了八個月以後就離開了。於是四處漂游，做了各種的工作，最後做了一個魚販子。

他的故事就這樣簡單地完結了。最後他又告訴我他底智的生活，他怎樣在每日的煩重的勞動之後又開始來作智識的探求。許多晚上他伏在案頭研究一卷書，在那顫抖的煤氣燈光之下一直讀到天明。他讀了各種性質的書，常與書中人同聲一哭。天剛明他就闔了書，把頭放在枕上並沒有多久，工廠中的放汽聲叫了，他又起來帶着疲倦的身子到工廠或石礦裏去。

他在這種情形之下已經變成了一個「全世界中有最優美的精神的人，」如小說屠場底著者所批評他的。他在那本小書裏很顯明地用四頁的篇幅把他的精神生活與信仰表現出來：

『我底心裏長起了博愛的根芽，我懷着人類愛的觀念……我在衆人底自由中去求我底自由：在衆人的幸福中去求我底幸福……我拿我底誠實的血汗

掙來我底麵包。我底手上從不曾染過一滴他人的血液，我底良心也是極其清白的。」

偉大的心靈常常是在平民中間的！呵，你法利賽人呵！

這樣的一個人居然被捕了，在三十二歲的時候，和一個友伴一道。別人說他們是殺人的強盜，說他們在大街上搶劫別人的金錢。法庭判決了他們的死刑，並沒有什麼證據，只是說他們有「犯罪的意識。」說他們不相信上帝，不相信國家，不相信掠奪制度，說他們在歐戰時不肯到法國去替美國資本家打仗，却逃避到墨西哥，說他們是下賤的外國人，所以他們是殺人的強盜。第一次請求再審，被駁斥了，一連被駁斥了七次，所有新的證據都被抹殺了，甚至最後根據真兇的自首作第八次的請求也歸於無效。在死囚牢中被「希望的刑罰」折磨了六年之後，那個魚販子和那個鞋匠終於被宣告了最後的決定——七月十日，電椅。

然而反抗的呼聲起來了。各階級各黨派的人從全世界各地方伸出了援救的手，發出要求「寬恕」或者要求「正義」之聲。似乎整個的世界都爲了那個魚販子和那個鞋匠的緣故活動起來了。

從此我底生活裏起了一個大的變動。我常常流着感動之淚讀那本魚販子的自傳。在我底眼前現了一個囚室底景象，接着一個中年人的樸實的臉，廣闊的眉，安靜的眼光，濃密的鬚髭，接着又是一雙肥大的手遮住了一切。當這雙肥大的手消滅了的時候，我底眼前又換了數不清的小手了，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小孩子的手。這無數的手揮動着，成功了一幅異樣的圖畫，這圖畫甚至大衛德也畫不出來的。

我走到街中，牆壁上到處貼了大張的廣告，在「死囚牢中的六年」這個大題目下印了什麼「演講會」，「後援會」，「抗議會」底宣言和 Programme。在這些廣告上面常常發見了一些全世界景仰的學者底姓氏。在咖啡店的櫃台前或公園的門口我常常聽見人們用愛撫的聲音說起那個魚販子和那個鞋匠的名子。在報紙上我看見許多的人為他們的緣故籌集了捐款。

於是我不再在盧騷的銅像前哀訴了。我不再是失了領導的盲人。我不再徘徊了。我已經找着了我的領導。那一個德含監獄裏的囚徒，意大利的魚販子在我的眼前變成了比「日內瓦公民」還要偉大的巨人，在這黑暗痛苦的世界中，他高高的立着像一盞永恆的明燈。他成了全世界的良心底化身。全世界的最優

美的精神如今不存在於大學裏，學院裏，書齋中，研究室裏了，他是在那金圖國家的一個監獄內，一個刑事犯底囚室內。

我於是懷着一種感動而緊張的心情，像到耶路撒冷進香的耶教徒那樣地虔誠，坐在我的寂靜的屋子裏，用大張的信箋將我的胸懷，我的悲哀，我的掙扎，我的希望……完全寫下來，寫給那一個德含監獄裏的囚徒。我底眼淚和希望都寄託在那些信箋上面了。

信發出了，恐懼又開始來壓迫我了。我怕我的信不會達到德含監獄，我怕在那里的人們真會把他們燒死，雖然在全世界中有許多萬許多萬人要救他們的性命。報紙上關於他們的消息一天天地多起來了，在那上面我常常見到女人和兒童寫的動人的信。整個的不日之城都為這兩個入底生命而騷動了，而同時那個魚販子又不斷地從監獄裏寫信到世界的各處，這些信都是不朽的崇高的文書，裏面充滿了生活之恐怖與美麗，每個人讀了都要流淚的。

七月十日逼近了，我底恐懼更增加了，我底眼前時常蕩漾着電椅的景象。這其間一個陰雨的早晨我得到了從波士頓寄來的郵件，除了一包書外還有一封英文長信，一共是四張大的信箋，而且是兩面寫的。看了那不熟練的筆跡和奇

怪的拚字法與文法，我底眼淚就流出來了。我熱烈地顫抖地讀着這封信，每讀幾行總要停頓一下，因為有什麼東西阻塞了我的咽喉。

他的信是以感謝的語句開始的，他感謝我的同情和信賴，他說：「青年是人類的希望。」他又說：「他須得再生活若干年的歲月，而且慘苦的歲月，你才可以懂你的給了垂死的老巴爾託以何等的快樂和慰藉。」接着他又用誠懇的語句來安慰我，勸勉我，叫我「要快樂起來，不要灰心。」於是他就用他的有力的論理和我談起現在社會之墮落和將來的革新，人類的進化和將來的趨勢。他和我談起但丁，談起畢達哥拉斯，談起沙士比亞，巴爾扎克，蒲魯東以及別的許多人。他和我談話像父親和兒子，哥哥和弟弟。他說他應該使我明白這一切，才可以有勇氣來面對着生活之鬭爭，將來不至幻滅。他叫我要忠實地生活，要愛人，幫助人。最後他還以兄弟般的快樂的心情擁抱我。

這四頁信箋就這樣完結了。我癡癡坐在桌子前，好像是在做夢。我幾乎不能夠相信世間會有這樣感人的信。我讀了又讀，我終於俯在桌上哭起來了。這是感激之淚。

從此我不再恐懼或悲哀了，我的生活有了目標，而我也在面對着生活的勇

氣了。我說我是要生活下去的，而且要經歷慘苦的歲月，即使那個全世界的最優美的精神，全世界良心的化身會消失了，而我也生活下去的，我要做他所叫我的事。

這其間好的消息傳來了。麻省省長把那兩個無罪的人的刑期延遲了一個月，又聘請了一個「顧問委員會」來審查這案件。這三個委員是現在哈佛大學校長，現在麻省工藝專門學校校長和一個退職的老法官。希望來了。誰也不會相信像哈佛大學校長這類人願意來做殺人犯。大家以為他們一定會把那兩個無罪的人救出來。有一天，我在一家咖啡店門前居然看見人們互相握手慶祝正議會實現了。這時候「寬恕」與「正義」的呼聲更漫天地響了起來。

然而晴天忽然起了一個霹靂，御用的學者們顯露出了他們的真面目。一個哈佛大學出身的小說家寫信給他的校長說：『你使你自己也做了一個政治謀殺犯，而且還以一個殘酷愚妄的，反對人道與文明的罪惡來玷污了哈佛大學了。』一個大雜誌的主筆也說：『哈佛大學將來會被人稱為養成劊子手的地方了。』原來學者們審查的結果是——哈佛大學校長說：『總之……有罪。』麻省工藝專門學校校長說：『是的。』退職的老法官說：『法庭不應受人指摘。』自然

省長也是和他們同意的，接着他的決定也發表了。

八月十日來了，雖然各處「正義」與「寬恕」的呼聲響得更高，然而在那邊？在金圓國家裏的「貴族」們是聽不見的，那定命的日子終於來了。波士頓底中夜是巴黎底早晨五點鐘，這一晚上不知道有若干人流了眼淚，不知道有若干人不會闔眼。我自己已經沒有眼淚可流了。我無目的地在街頭徬徨着，在我的眼裏一切都好像是夢景。我望着這「不日之城」的紅天，望着那兩個整日整夜哀鳴着的高聳的鐘樓。我一直徘徊到深夜。

我回到家裏我不能夠閉眼。我找出載有那個鞋匠給他的六歲女兒寫的信的報紙。我讀着：

「……我非常愛你，愛你的哥哥，愛你的母親。我若得和你們同在一處，在一所小小的田莊上跟你學習你的真誠的話語和溫柔的愛情，那就是我的苦鬥的生活中的最大幸福了。在夏天時分我們都在家裏，我坐在橡樹的濃蔭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開始教你讀書寫字，或看你在綠的田塍上跳盪，笑語，唱歌，在樹叢中摘取花朵，從這一株樹跳到那一株，從清瑩的溪流跑到你母親的懷裏。我夢想我們一家人能過這樣的幸福生涯，我也

希望那一切貧苦的小孩們也能夠快活地和他們的父母過這種生涯。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下層階級的夢魘已經使你父親的心靈變成非常愁苦了。本來世間一切美與善的東西都是自然母親所給與我們大家的，為的用來達到自然的享樂。但是這個垂死的舊社會中的人們，卻把我生生地從你的哥哥和你的可憐的母親的懷裏拖走了……」

我不能再讀下去了。想像着那臨刑的一剎那我。想着那生與死的涯沿。我想着那個從故鄉趕來巴黎再越過大西洋去和她的別了十九年的哥哥訣別的女郎。我想着那個為丈夫的生命奮鬥了七年的婦人。我又把留存着的報紙翻出一張來無意間讀到了「救授會」的兩個電報。

一個是給那鞋匠的：

「剛讀了你給你那小女兒的慘痛的信；她使得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感動了。人家讀了這個以後還能夠殺你嗎？我們愛你，我們希望着。」

一個是給那魚販子的：

「我們異常悲痛，然而全世界都站在你們這一邊，我們不能夠相信美國會立在反對地位的。」

你們要活着。你的妹妹今晚上市，她應該來得及把你抱在懷裏，並且

替我們來接吻你。」

我的心喲！

這一晚終於過去了。第二天早晨我沒有勇氣出去買報紙。一個人坐在家裏思索。朋友A走了進來，並不敲門。他一把握着我的手，歡喜地，熱烈地說：「他們還活着！他們決不會死的。」

我才知道昨晚臨刑前二十六分鐘，就是在這全世界的良心苦痛的時候，省長又宣布了展期十二日的決定。

「好一個「希望的刑罰，」和中世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採用的差不多！」我冷笑說，但仍掩不住心裏的快樂。

朋友A還是抱着極大的樂觀主義，他誠懇地快樂地對我說：「我給你擔保，他們不會殺死這兩個人的。」他的眼裏閃耀着光亮的東西，他喜歡得流淚了。我受了大的感動，好像那天在各界聯合援救會裏聽見一個肥胖身短的文學家對那個白髮飄飄的七十二歲女主席說，「我見了你，我的精神便興奮起來了」時受的感動那樣。

希望一天天地淡了，在各處我都看見那可怕的陰影。不日之城被一種空幻的色彩籠罩着，人和物都像是在夢裏一般。在耳邊依然響着「正義」與「寬恕」的呼聲，在聲音比從前戰鬥得更厲害了，這裏面充滿了眼淚和憤怒。在街頭，在咖啡店裏，在公園內，在各處，都擺着苦痛的面孔，常常人們用帶淚的聲音談起死囚牢中六年的故事。似乎整個巴黎，享樂的巴黎都為那兩個人而哭了。

我一生已經經歷了不少慘苦的日子，也許還要經歷更長久的時間，更慘苦的歲月，但我從來沒有像在這十二天內這樣懂得生活之美麗與恐怖的。

一切的希望都失掉了。總統釣魚去了。省長玩高爾夫球去了。聯邦法庭的首席法官到加拿大避暑去了，在那個可怕的八月二十二日的夜晚，人還能夠有什麼希望呢？法律是要執行的。在全巴黎的悲哀，恐懼與騷動中我度過了這苦痛的一夜。

我沒有夢，我也不能夠有夢了。

我怕見第二日的天明。

晨光射進我的窗戶時，我挺直地躺在床上，很安全。我癡癡地望着窗戶，

不明白我是在什麼地方。我帶着昏迷的頭腦出去買了一份報紙。我疑心我的眼睛花了。在第一版上面的一些大字：

「全世界的良心從沒有像今晨那兩個無罪的人被害的消息傳來時這樣地空虛的。」

我幾乎要把報紙落在地上了。

我又讀了一遍，我知道全世界中最優美的精神在波士頓查爾斯頓監獄裏滅亡了。

我急急回到家裏，朋友 A 已經在我的房裏了。他把頭俯在報紙上，聽見我的脚步声便抬頭起來對我說了一句：「他們死了，」於是忍不住哭起來。

我不回答，我只是咬着嘴唇皮。接着是一陣難堪的靜寂。

「七年前法律說他們的舉動像罪人一樣便發見他們犯了謀殺罪。然而在臨死時他們的舉動又和歷史上的另一個人（耶穌）的舉動一樣，而且也像他那樣地說：『我寬恕你們！』可惜太遲了，沒有重新判斷的機會了。」朋友 A 忽然翻開他帶來的報紙用抽泣的聲音，讀了上面的一段話。他又接連說了兩句：「可惜太遲了，」便站起來摸出手巾拭了眼淚。

他去了，留下我一個人，在屋裏。我沒有出外，我也不想吃飯。我寫了一整天的信。我要把這消息，把我所感到的告訴一切我所認識的人。我要向全世界大聲說：「兩個無罪的人被害了。」

到了夜深我還在寫信，朋友C氣吼吼的推了門進來。我不見他有一星期多了，很奇怪他為什麼在這夜深跑來，而且衣服很凌亂，頭髮飄散着，面孔漲紅了，他的平日離不掉的寬邊眼鏡也沒有了。

「什麼事？你這樣子？」等他坐好我便問道。

「我才知道巴黎政府也是站在殺人犯那邊的，」他憤憤地說。

我驚奇地望着他。

「我跟着朋友們到美國領事館去示威……那麼多的人……擠滿了許多條街……羣衆大聲叫着「殺人犯。」聲音真和響雷一般……巡捕保護着領事館，要羣衆散去……後來起了衝突，秩序混亂了……幾個報攤子也被擠倒了……大隊的巡捕趕來解散羣衆……我和A被擠到咖啡店裏，接着又來了一些參加示威者……忽然這個咖啡店被包圍了。大隊巡捕守在門口叫裏面的人通通出去。出去一個打一個，所有的人都吃了巡捕的警棒……我看見，吃了

幾下重打。我預備抵抗，我和巡捕衝突起來，我跌倒在地上。他們用腳踢我。我剛起身，就被一羣人擁起走了，我的眼鏡也不知落在什麼地方……我去找A。我看見一個巡捕在追他，他駭得亂按人家的門鈴……後來他找着我了。我看見他很萎頓，便把他送回家裏，才到你這裏來。我倒沒有受重傷。

那些狗……『憤怒阻塞了他的咽喉。』

我們對望着，我們用眼睛談了許多不能用語言表示的話句。我們互相了解了。

聖母院的鐘又在哀鳴了。已經到了中夜。

『C，回去罷，』我至今還不明白這句話當時是用什麼樣的聲音說出來的。他突然站了起來，我奇怪他為什麼今夜竟長得這麼高。他伸出手，把我的手緊握着，他用極其堅定的聲音說：

『B，我們還要活下去，我們還有更多的年代可活，我們還有更慘苦的歲月要經歷，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一晚罷。』

他毅然地去了。

×

※

※

如今四年又過去了。朋友A已經離開了這世界，他是被肺病摧毀了的，據說他故鄉的家裏還剩了年老的母親和青年的妻子，我不知道她們靠什麼來生活。朋友C還在巴黎，我不得他的消息已快一年了，不知道他現在還是生存或已死亡。我自己呢，我飄泊了一些地方，我又到了山明水秀的江南。我經歷了多變的生活，我有過好夢，我也有過夢魘。而且我也有過——『原野的新綠，海洋的碧波；花的香，~~菓的甜~~；湖水裏映出的藍天；鳴唱的激流，微語的小溪；山谷峻嶺；神祕的黎明；玫瑰色的晨光；美麗的月亮；落日；黃昏；星夜。』如那個魚販子所曾有過的。但是無論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我總不能夠忘記那一個曾經給了我以巨大影響的人，每一起他，我就被一個思念磨難着；我負了我的「先生」，我忘記了他所教給我的話，我並不曾實行我所給他的約言。我是把四年的光陰完全浪費掉了，也許我將來還會浪費掉更多的光陰。然而美麗的青春已經快要完結了。她是不會再來的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接到R從遠迢迢的美洲寄來的「先生」的通信集，我能夠不流眼淚麼？

六 初戀

在孫君底宴會席上我們曾談到「初戀」這個題目。這兩個很平常的字結合在一處，竟有了一種非常誘惑人的魔力，給每個人帶來了一段美麗的回憶，使他回到了幸福的青春時期的夢景，而忘却了現實中的種種不快意的事項。所以這時候連那個素來寡言笑的唐君也滔滔不絕地談起來了。

唐君在朋友中算是年長的一個。他底清瘦的相貌，常常給了人以嚴肅的印象。脣邊寥寥幾根鬚鬚，一對不十分大的眼睛却非常明亮，牠們一旦注視在一個人底身上，就似乎要把那人底心也要看透的。我們都敬佩他，我們稱讚他為一個聰明而博學的人，而實際上他本也是如此的。

他底話之所以特別引起人注意的，就是因了他開始敘說時的那種平靜而深思的面容，這使得他底故事也帶了嚴肅的性質，非復茶餘酒後的閒話了。

『算起來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但在我底腦筋裏牠還是很明顯的存在着，就好像事情發生在昨天一般。從那時候以來我已經忘掉過許多事情了，然而這件事，就是我要在這里敘說的故事，却永遠不能夠被忘掉。我想大概我一

生也不會把牠忘記的了。好，就讓牠永久留存在我底腦筋裏罷，也可以給我一段美麗的回憶，雖然這回憶不免有點令人悲傷，但究竟是美麗的回憶呵！

他笑了，但這是悽然的微笑，他拿了酒杯放在脣邊呷了一口，把眼光向四座望了一下，然後放下杯來，慢慢地繼續說下去：

『那時候我還在法國讀書，因為身體不好，覺得在那多雨的巴黎城裏住着很不相宜，便聽了醫生底勸告，到南部的某城去休養。

『這城本是法國南部一個近海的美麗的城市，風土人情都很使我滿意，海濱的空氣不消說是很溫和，況且我去的時候又在春初。

『我在山上一家人家裏租了一間房子，地方很幽雅，房子底外形頗像中古時代的城堡。我底住房是在樓上的右邊，還寬大，房裏陳設很合我底意思。開着窗戶就可以看見前面的小小花園，那時候桃李正在開放，還有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花。每天早晨我要到園裏去散步，看見周圍的充滿了生機的花木，我覺得自己底身子是一天一天地好起來了。在夜晚熄燈後從玻璃窗裏又可以望見全城的燈火，五光十色。總之風景是再好沒有的了。

『房東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老婦；她有一個女兒，也快要到四十歲了，女

兒在十八歲時就和人結了婚，但不到半年，她底丈夫就拋棄了她，據說是到外國去了，從此就音信渺無。她遭了這個打擊後，便不再和人戀愛，立誓終身奉養老母，過着清閒的日子。她們母女間的感情是再好不過的。

「法國人素來很客氣。我底房東對我尤其客氣。她們沒有兒子，就把我當作親人一般看待。她們很知道異鄉作客的苦味，常拿親切的話來寬慰我。我在那里住了兩個月就完全習慣了，猶如在自己家裏一般。我底生活適意而安閑，我底心裏也極平靜，頗似一泓秋水。

「然而這種情形也並不曾繼續許久，又過了一多個月，一件事變發生了。從此我底心情就再也沒有平靜的時候了。

「重大的事情總是發生於偶然，但在偶然的一瞬間我們底命運就被判定了。至少我底經驗是如此。有一天午後四五點鐘的光景我從外面回來。剛走進大門，我就遇着房東母女送了兩個女客出來。房東給我介紹，倉卒間不好說什麼，只握了手，說了兩三句客套話，就分別了。

「這兩個客人一個是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一個是十六七歲的少女。那女郎穿着一件粉紅色的衫子，外面罩了一件青色大衣，披着白羊皮領。淡青色的

帽子下，露出她底長圓的臉，鼻子隆起，眼深橫若鳳，嘴脣微微有點小，紅得像一顆熟了的櫻桃，但這是天然的顏色，並不是胭脂染成的。

「雖然只有幾分鐘的時間，我却也把她看得夠了。不僅是看得夠，而且還入迷了。這幾年來也曾遇見不少的法國女子，其中也有幾個使我時常懷念的。可是一見就能令我傾心至於此的，她却是第一個。」

「她去了以後，房東母女就詳細把她底歷史告訴我。從她們底話裏我知道她今年只有十七歲，在這裏女學校讀書。她住在叔父家裏，父親在巴黎開店。最近因為她患病。孀母帶她到巴黎去就醫，現在病愈便回來了，所以到這裏來看房東母女。她們兩家也有一點親戚關係。房東母女還絮絮地向我說起這姑娘底種種好處。我從她們倆底口氣中知道她們很喜歡她，而且我也就不知不覺地被房東母女底談話感動了。老實說從這時候起我也就盲目地開始愛她了。」

「說戀愛是盲目的，也許有人不承認，然而我底經驗確是如此。譬如我只見了曼麗（房東女兒告訴我，姑娘底小名叫曼麗）一面，談過兩三句話，我就愛上她了，這在別人一定會認為是滑稽的事。總之從這晚上起我就添了一件心事，書看不進去，事也無心做了。其實單是這樣，倒也不要緊。無心看書，不

看書就是了；無心做事，不做事就罷了。所苦的是時時刻刻都在想她，想着她，心就無處安放了。第二天起得特別遲，因為前一晚上苦想她，不能熟睡緣故。

又過了兩三天，房東請姑娘一家人吃茶點。在下午兩點多鐘的光景客人就來了。我在樓上看書，其實不過是在銷磨時間而已，我底心早就不能夠關在書上了。然而在未聽見門鈴聲時却極其希望她們早來，但聽見了鈴聲，知道她們已經來了之後，我心裏又是懸懸的，我又不敢下樓去見她們了，只有躲在房裏看書。幸而不久房東女兒上樓來了，她好像知道我底心事一般，一定要我小去。我起先推口說我是外國人，夾在她們中間不免會使她們不方便，又故意找了些不大近情理的托辭，但終於半推半就地被房東女兒拉下去了。

「客廳裏的三位客人正在和房東閒話，一見我和房東女兒走進去，便站起來帶笑帶說地歡迎我。姑娘正坐在門邊不遠的一把椅子上，她今天更是美麗了。除了那天見過的她底孀母外，還有一個中年男子，房東介紹說是某某先生，就是姑娘底叔父。大家握了手，說了兩句客套話。房東給我指定了一個座位，恰在姑娘底上手邊。」

「房東女兒說：『唐先生本來不好意思下來，我拉了他底肩膀才把他拖下來的。』大家都笑了。我特別注意她，她笑得確實動人，身子微微顫動着，尤其可愛的是她那一張時開時闔的小嘴，和露出來的一排白玉般的牙齒。我等大家底笑聲止了後，便紅着臉把我所以不下樓的理由說出來。她底叔父便說：「這並沒有什麼。在法國，外國人就和在自己底家中一樣。我們法國人對待外國人和自家人是沒有分別的。你們中國人又很客氣，我們也很願意和你們往來。只要你願意，請你常常到我家去玩，我是再歡迎不過的。我有一個小的圖書室，也有一些書。你如果肯借書來看，我也是很高興的。」

「是呀，只要唐先生肯來，我也高興得很呢！」姑娘說了又是笑，多麼白的牙齒！

「房東母女和她底叔父夫婦談得很起勁。我也就逗引着姑娘說話。起先是我問一句她答一句，後來她也向我問長問短了。不過我覺得她底舉止和表情上都帶有不少東方少女底溫雅的氣概，還不像法國女人那樣多話。房東他們看見我們倆談得很好，也不來打斷我們談話，便專心去和其餘的兩個客人高談闊論。我們倆談話聲音很低，一則為的不妨害他們，二則也不願意讓他們聽見我。」

們底話。

「我們所談的大半是關於彼此底身世，說到得意處彼此代為歡喜，說得心酸處彼此又代為悲傷。這一點同情心就把我們連繫得更密切了，況且她又是一個多情多感的法國少女呢。奇怪的是彼此底情形差不多：母親早死，父親在京城經商，從小就寄居在親戚家裏。」

「我因為愛看她笑，便常常用些話來逗引她笑，她果然每次都笑了。笑的時候她底臉上更現出一層薄薄的紅暈，雪白的牙齒也從紅紅的小嘴裏露了出來。她這一天穿的是紫羅蘭色底透出淡白色的衫子。頭上帶了一個金鎖鏈。頸項和手膀底藕白色皮肉都現露出來，潔白得非常可愛。胸前兩個蘋果已經隱約地從衣服裏凸出來了。」

「在四點鐘的時候房東女兒把客廳中間的桌子整理好，我們就開始用茶點了。兩個女主人坐在那張長方桌子底左右兩端。她底孀母與我坐在上面，她與叔父坐在下面。我和她正是斜對着。用茶點的時間差不多繼續了一個鐘頭。這時候她很少說話，只有別人問起她，她纔答應一兩句，不然就只有笑的分兒。她底叔父和老房東談得最起勁，我雖是一面聽着，但一面仍不時偷眼去望她。」

不知爲什麼她對我也特別注意，她也時常看我。有幾次我們倆底眼光對射着，成了兩根平行線，那時我心裏真是跳動得很厲害，她底臉也發燒了，我故意對她笑了一笑。她並不把眼光避開，只是臉上多染了淡淡的一層玫瑰色。可惜我不是畫家，不能夠把她底那時候的神態和那一對奪人魂魄的眸子畫下來。

『五點鐘一到，她和叔父孀母就向房東告辭回家了。』

『我回到了樓上的房裏，忽然覺得冷清清的，感到了淒涼的滋味，好像剛纔做過了一個神奇的美妙的好夢。然而現在我却從幸福的世界裏墜落下來了。這樣大的屋子裏只有一個孤另另的我。房裏還熱但心裏似乎冷起來了。沒有了她。不但以後不能過日子，就是這一晚上也無法過去的。那麼追到她家去，向她敘說一切罷，我固然無此勇氣，而且似乎也沒有這種道理，說起來我們只見過兩面呢？沒有辦法，我只得對着書本出氣，翻開一本書，翻了幾頁拋開了，又去翻第二本書，不到兩頁又把她擲了，第三本書亦復如是。便是平日最愛讀的幾本偉大人物底傳記，這時候也完全失掉了牠們底鼓舞人的力量。在我底眼裏這不復是白紙上印着的很清晰的一個一個的字跡了。這變成了一串一串的黑色小蟲，在我底眼前跳舞着。』

「這裏無聊賴地混過了幾天。一天早上，她底孀母到房東家來玩，臨去時曾邀請房東母女晚間到她家去閒談，順便也邀請了我。我自自然然答應了。吃過晚飯不到八點鐘光景我就穿得很齊整的，高高興興地跟着房東母女到她家去了。

「這一天正落着小雨，到了她家，未看見她，我很覺掃興，我以為她是被雨阻留在學校中。幸而老房東立刻便問起她，孀母說她去取牛奶去了，馬上就要回來的，我纔高興起來。果然我們剛剛坐好，她就活潑地走進來了。她笑嘻嘻地給我說個「晚安，」不鬆不緊地握一次手。我們大家圍着一個方桌坐下。在燈光之下看起來，她底美麗又別有一種風味，

「她們女人底話照例是很多的，她底孀母又愛說笑，所以談笑總沒有中斷過。她有時候也笑嘻嘻地說兩三句。這晚上她和我正坐在相鄰的桌子底兩角。有時我們互相看着笑一笑。她們向我問起中國的風俗，我也略略說了一些，又常常惹起她們底笑。有些地方她們很不容易了解，又費了我一番解釋的功夫。

「有一次她底孀母叫我做小孩子，我笑着分辨說：「我不是一個小孩子，已經是成人了。」孀母便笑向老房東說：「還不是嗎？這里有兩個小孩子。你家裏有個男孩兒，我家裏有個女孩兒，剛剛是一對。」說了大家都大聲笑起

來。你們想我是多麼滿意！」剛剛是一對，「這句話說得多麼有意思！然而我口裏還要分辯道：「曼麗小姐，自然還是一個小孩子，可是我已經是成人了。」嬌母笑得更厲害說：「你不相信，且站起來，試和曼麗比比高矮。曼麗小姐聽了嬌母底話，果然站起來，挨近我，真要和我相比。這在我雖是求之不得，然而我終有點胆小，同時又胡思亂想起來了，臉紅着，身子也因激動而微微戰抖了。但在略一躊躇之後，終於受了她底眼光底鼓勵，也就站了起來，走去和她緊貼着，背靠着背。當我底背觸到她底溫軟的肉體的時候，一道電流通過了我底身體，而達到了全身。一陣陣的脂粉香和肉香送入我底鼻去，差不多要把我麻醉了，我深切地明白我是沒有支持自己的力量。如果當時沒有嬌母等人在旁邊，我也許會做出一種非常的舉動來。

「說也慚愧，我雖然長她五歲，但她已經比我高過四五個生的米突了。於是大家都說：「你們真是一對小孩子。唐先生現在沒有話分辯了。」我也只得笑了一笑。在有意無意之間，我很快地掉轉了身子。把她底肩膀輕輕按了一下。我自己覺得冒犯，但她並不畏縮，只無言地回過頭看了我一眼，在她底少女的天真的眼光中，我看不出有一點責備和驚訝的意思。我感激她，而那時我就就

入迷更深了。

『在一陣神經緊張之中我和房東母女走上了回家的道路。一路上老房東還絮絮地向我述說曼麗小姐底種種好處，但這些話，我已經聽不進耳了。我獨自在重溫剛纔的好夢似的情景。』

『從此我就時常借着她底叔父借書的題目，到她家去，總是在星期或晚上。這其間我和曼麗也有過一些故事，現在也不必細說了。』

『記得有一個禮拜日的早晨我和她與孀母從教堂出來（我是爲了她纔進教堂的，）路過她家，她們要我進去坐坐，我也就進去了。孀母到廚房裏去做事，她一個人陪着我閒話。她又拿出一本相片來給我看看。其中有許多張是她自己底像，尤其是今年二月裏照的那一張最可愛。我真捨不得釋手，趁她不注意的時候，有意無意地把那張照片抽了下來，恰巧被她看見了。她似乎知道我底心思，便含笑說：「我還有一張同樣的，如果你高興，就把這一張送給你作個紀念罷。」這種出乎意外的禮物，真使我不得不千恩萬謝了』

『愛情這東西是生長得最快的，只要牠發芽後不曾受着什麼阻礙，那麼牠在很短的時期內，就會很迅速地發育到成熟的時候。我和曼麗間的愛情也是如

此。那不可避免的時刻便到來了。

「另一個禮拜日的晚上，我和她從影戲場出來，時間已經不早了。路上冷清清的沒有什麼行人。走過我家門前，我邀她進去，她推口說不早了，要回家去。我見她一定不肯進去，便說：「路上冷清清怪可怕的，我把你送到家罷。」她答應了。我們便一同走下山去。在路上我們談起今晚的哀情影片，又把話題引到她底身世上去。她說她底父親待她如何無情，又說父親要她去巴黎學戲，她如何不願意，更說世間沒有一個真正疼愛她的人。她忽然眼裏落了淚，就倚着路旁的一株苦栗樹站住不走了。她低低地哭泣着。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少女底眼淚，而且也絕對不曾想到像她這樣的一個活潑可愛的少女會哭得這樣傷心。我有點窘着了，不知怎樣做才好。她底被白衣衫裹着的苗條的身體，在從斜對面射過來不曾被苦栗樹遮住的月光之下看起來更覺純潔，更覺動人了。天真的臉龐上籠罩着一種悽哀的表情，一顆顆的眼淚活像一粒粒的明珠。我也覺得悽然了。我自然找了許多話來安慰她。但都沒有效果，不知怎樣一個思想突然來到了我底頭腦裏。一個強烈的慾望漸漸把我完全佔有了。本來已經接近了她底身子的我這時候就貼近她，把她抱着了。在她底耳邊我激動地說：「

曼麗，我愛你，我愛你快要愛到發狂了！」我用我底火燒似的眼睛望着她，她不會開口。然而她底臉發亮了，淚晶晶的雙眼已告訴了我：我淚之愛情自白是得着她底歡迎的。我知道她也愛我。我底胆更壯了，先在她底被眼淚潤濕了的右頰上親了一下，她並不避開，然後就吻着她底潤濕的嘴唇。她也回答了我一個動情的接吻。這時候我們完全沉醉了。我忘記了一切。過去的，將來的一切我都忘記了。就是世界底毀壞，人類底滅亡，在我都覺得沒有一點關係了。我只有一個她，一個愛我，而又為我所愛的她。

『送了她到家回來時的心境又和去時的不同了。我覺得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是幸福的。一路上似乎一景一物都在含笑地為我祝福，都在羨嫉我底好運。冷清清的路上雖仍只有我一個行人，但我也並不覺得一點孤寂。因為我底胸膛中已有了兩顆心。除了自己原有的一顆外，現在又加上了她底一顆心了。』

『從此我們便成了一對情人，至少每隔一天定要會見一次。因為在她家裏不甚方便，我們便定了一個約會的地方。每天或每隔一天的傍晚便在公園裏的一個石頭長凳上相聚。我們談着將來的一切：如何先告訴她底叔父孀母，如何再同去見她父親，求她底父親允許，將來如何回中國去組織新家庭。我們倆天

天在好夢中生活着。

「然而好夢却也是不能久做的。命運所註定要來的東西終於到來了。在某一天我和她約會時，覺得她似乎有什麼不快意的事，我問她幾次，她總說沒有什麼。雖然她底臉上依然帶着笑容，但我看得出來她是在強為歡笑，不過我也說不出這是什麼緣故，這一天的約會有點悽慘的樣子。當我把她擁抱在懷裏的時候，她緊緊貼着我，眼裏流着淚，口裏喃喃說些什麼我聽不懂的話。好像有誰在欺侮她，壓迫她，她要求我保護她一般。雖然她總說沒有什麼事，但我早已料到會有什麼非常的事變快來了。」

「果然第二天在約會的地方我便不曾見着她，從八點鐘等到十一點鐘還不見她來，我想她也許因事不能抽身來會我。第三天晚上我等到十二點鐘又不見她來，我知道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我絕望地驚疑走回家裏。」

「我這一晚心裏一上一下，一反一覆，不知要怎樣辦纔好。第二天早晨十點鐘起來，穿好衣服走下樓去，在廚房裏遇見了房東女兒。她告訴我昨天八點鐘曼麗姑娘曾來此告別，並致意我。我大吃一驚，問：「怎麼她走了？到什麼地方去？」房東女兒纔一一把昨天的情形告訴我。原來她底父親到了這裏，專

來接她到巴黎去學演戲。她本不願意，也曾在信函中幾次反抗過她底父親。但她底父親一來，她終於屈服跟着父親走了。原來今天早晨我在牀中高臥時，正是她和父親乘車去巴黎的時候。一個小小的女兒有什麼反抗的力量呢？房東女兒說起曼麗姑娘底事自己也有些傷感。她又告訴我法國社會上薄命的女兒太多了，她似乎記起了自己被人拋棄的那一段歷史，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我沒有話說，回到房裏哭了許久，這時候我也忘記一切，忘記了我所處的世界。我感到自己底孤獨，人生底無味。我在哭我自己，我過後又回想起她從前待的我種種情況。我更明白她臨行時因為怕觸動我底悲哀，所以知道我在約會的地點等她的時候纔來我家告別。這可見她臨行時還異常愛我，還為我着想。然而如今已去得遠了。一點痕跡也不留地就去遠了。我這裏只保存着她底一張照片。這時離我和她第一次見面之期還不到五個整月。

『不久我就病了，靠了房東母女底細心看護纔得痊愈。可是病好時已是深秋。這一次的打擊算把我底青春斷送了。從此我就心灰意懶，變成一個老年人，沒有了一點人生樂趣。我來這裏的目的本是在休養身體，誰知病反由此而深。雖然房東母女待我那樣好，但我實在不能留下去。這裏的一景一物都使我

記憶起往事來。我不久便離開了。我到羅馬去憑吊古蹟，到瑞士去留連風景，但這依然不能夠治好我底創傷。後來終於回到那一個我永遠不能忘却的城市來。我在房東母女那裏得到了曼麗姑娘底消息。據說她現今正在巴黎某醫院裏臥病垂危。她們不知道那是什麼醫院。我在她們那裏住了兩三天，從她底孀母那裏知道了醫院底名稱，我便馬上到巴黎去。但是到了那個醫院我纔知道並不會有這樣的一個人住過院。在另外幾個知名的醫院去問，也沒有一個人知道她底消息。

「她消滅了，就這樣不留一點痕跡地消滅了。我至今還不知道她究竟是生着還是已死。」

唐君說罷他底故事，嘆了一聲，大大地噓了一口氣，好像輕鬆了許多。但他底樣子還很鎮靜。我們知道他是一個悲喜不形於色的人，

「我一生就只有過這一段戀愛史。這是我底初戀，也就是我底最終的戀愛罷。」他用一種含有深意的調子繼續說，雖然臉上顏色稍有一點陰暗，但他還是泰然自若的！似乎這並不是他自己底經歷，他是在敘述別人底故事。於是他把舉了杯接連喝了兩口酒。

「好厲害的鎮靜功夫！」我心裏暗暗讚道，同時我又帶着好奇心去仔細觀察他，我才看見他底眼睛有點異乎尋常。他底眼睛變得非常深邃，這裏面含着不可了解的東西，我無論如何總不能把他們看透。但我底眼光一旦看入他底眼睛，就好像受到了一種淒涼而柔溫的安撫。我覺得我底心意漸漸高揚起來，我甚至於有了慾望，想做一件好的事情，想做一個更好的人。

「唐先生，但是你後來結了婚呢！」一個年青的朋友說。

「是的，但這完全說不上戀愛了。我娶了妻，因為我覺得這好像是一個義務。我並不會愛過我底妻子，而且她又是一個什麼都不懂得的人。我和她結婚只是因為她需要找一個男人，我需要找一個女人罷了，事情就是這樣簡單的。有時候甚至我想試來愛他，也不能夠。因為我們兩人中間隔着一個曼麗姑娘。我屢次說：你把她忘了罷，人並不單是靠愛情生活的，然而事實上總做不到。雖然在表面上我似乎把過去的一切都忘掉了，可是心裏我還深深記念着她。你們看，這就是一個證據，這十幾年來我天天都佩帶着它的。」他說着就從西裝袋裏鄭重地摸出一件東西。我坐在他底鄰近，便伸手去接了它。

這是一個軟玻璃做的小鏡框，樣式很新奇，兩面都是玻璃，裏面嵌了一張

女郎底半身照像。她底相貌和唐君所描寫的差不多，不過照片已經褪色了。這的確是一個活潑可愛的少女。我想那時候的肉身的她不知道要比照片上的好過多少倍，但現在這張照片上的她也已經夠引人憐愛了。我有意地翻過背面，因為我先前彷彿看見照片底背面寫得有一些字。果然在這一張小小的紙上很工整地寫了一首詩，字跡非常細小，我慢慢地替大家讀出來：

『失去的星』

我昨夜曾徘徊在中庭，

藍空中閃耀着滿天的星辰

我不住在天空中搜尋

尋求我底那一顆失去的星。

我曾墮入在黑暗的深淵，

我曾徬徨在寂寥的荒原，

感謝你這顆天畔的明星，

照澈了我底靈魂底黑暗，

可是這只不過春夢一場，

徒然結了我一段痛苦的回想。

我知道我本無福進天堂，

但你為何又給我這樣的希望：

我知道我們只應有片刻的相聚，

我知道你是不會永久屬於我的，

但你為何要給我一線的光明，

只為的使我日後寂寥痛苦如此？

我如今又墮入在黑暗的深淵，

我如今又徬徨在寂寥的荒原，

我絕望地期待着那失去的星

重回來照澈我底靈魂底黑暗」

我看這首詩底墨色還很新，便問：「這是你新近題上去的嗎？」

唐君默默地點着頭。我見他底眼睛有點潤濕了。

「人究竟是一個人呵！」我心裏這樣想。

七 未寄的信

Franklin I.——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距今也已經有四年多了。固然四年不是長久的時間；但是在你底少女多變的生活中，這四年裏你許會忘記了不少的事和不少的人。那麼和你只有過些少關係而且是異國青年的我，當然不會存留在你底腦海中了。然而爲了你底緣故，爲了伍底緣故，我覺得應該給你寫這封信。

我將怎樣把我自己介紹給你呢？我述說我底姓名嗎？但是在你底耳裏聽來算是古怪的異國姓名決不能夠至今還存留在你底記憶中，而且這古怪的姓名也不能夠描畫出一個具體的我來。我只問你：你還記得在你所愛的伍底朋友中的那一個你以爲有着正直的面顏的青年嗎？我想提起他來你也許還可以有點含糊的記憶，因爲他在你和伍的事件中多少也會有過一些關係。如果你是記得的話，那青年便是我了。然而不管你是否還記得我，在我底腦裏你還是活潑的存

在着，和四年前一樣。我不曾忘記過你，而且恐怕將來也永遠不會忘掉你，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世間往往有些人或是被別人暗地愛着或是在別人底心上留下了永遠磨洗不掉的印象，而他（或她）自己一點也不知道，姑娘，你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了。

我想當你接到我底這封信時，你也許會爲什麼它是我寄的，而不是你底伍寫的。姑娘，現在我不願意再使你納悶了。我馬上就要把這原因告訴你。

是在一年以前罷，伍因爲病後體弱聽了醫生底勸告移居到鄉間親戚家裏去靜養。他底信件依舊寄在他曾經在那裏教過書的學校，由我每星期去替他取一次，擇了重要的轉寄去。有一次我替他取到了一封國外的來信，我當時並不曾留心信上的奧國郵票和維也納地址，我就急忙地拆開了，因爲伍底外國友人，大部份我都認識的。一張兩摺的小信箋上現了半面的少女底娟秀的法文字跡。信裏的話想來你該還記得罷。我雖然只讀過一遍，我也就記得很清楚了。你看我把全文抄在這裏，並不錯一個字：

『親愛的伍：

這是我底第九次的信了。我寄了那麼多的畫片和信函給你，總不曾接

到你底片紙隻字的回答，我寄的東西又不見退回。你難道真把我忘記了嗎？

我希望這封信能夠達到你底眼簾，請你務必寫幾個字寄我，以便可以知道你還活在這世界上。別了。

你底永遠愛你的女友I。」

這幾句短短的話，裏面却包含了很深的意思，它給了我許多的回憶，美麗的，但也有些是苦痛的。我感動地馬上把你底信加封給伍轉寄去，並附了一個字條說：『I.底信轉上。請你務必寫一封回信寄去。無論是爲了你底緣故，爲了他底緣故，或爲了我底緣故，都請你做這一件於你無損的事。』

你也許會覺得我底字條太來得奇怪罷。然而我深知道伍底性情。如果他接到你以前許多次信都置之不理，那麼這一封信也不會使他改變心思，這一封信底命運也不過是夾在書本裏供蠹魚底食料罷了。況且連你那張美麗的照像也不知道遺失在什麼地方，落在什麼人底手裏去了。伍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我要在字條裏加上『爲了我底緣故』這一句話。

信發出了，我相信伍一定會寫回信給你。你得到了他底回信知道你所愛的

人還活在世界上，對於你這也會是一個很大的安慰罷。這樣想着，我很覺得痛快，我想我做了一件痛快的事了。

我以爲信一發出我底心就可以平靜了。然而事實上因了你底這封信却使我整整有了兩天的回憶，我回憶起你和伍和我同在巴黎的情形，我們當初的會面，你和伍的關係。

有一天罷，法文已經學得不錯而且在大學裏聽了兩年多課的伍忽然告訴我說你要到 Alliance Française 夜班去補習法文了。我和伍同住在一個旅館裏，他底房間和我的是緊隔壁。我底房間你不曾進去過，我們見面都是在伍底房間裏，雖然有時候你來了，伍款留你吃飯，他便把飯拿到我底房裏煤氣架子上來燒，你却始終不知道我底房間是什麼樣子。那時候我和伍是在一道做飯，另外還有一兩個朋友，因爲我怕寂寞，所以大家都在我底房間吃飯，在吃飯時候我們暢談着故鄉的種種事情或個人底希望。我們什麼話都談，往往談了一兩個鐘頭。那一天伍說起要去補習法文我們都覺得奇怪，不過他也有正當的理由，所以他終於去了。他和你認識的機會就在這一次的談話裏決定了。現在想起來：如果你知道我當時曾勸他不要去補習法文，不知你會感激我呢，抑或是怨恨

我？然而我們誰都不是預言家，都不知道未來的事。就是我當時也不知道他會有和你這段的姻緣呢！

可是事情終於來了。聽過了兩夜的法文課以後伍忽然在吃飯的時候帶着異樣的表情說出你底姓名來了。這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姓名呵！又過了兩天，他對於你的批評就來了：『非常誠實，』『異常天真，』『有勇氣，』『又有毅力。』他誇耀地在告訴我們他和你認識的經過。你們同在夜班補習法文，在休息時間裏你走過來和他談話。你把他當作一個日本人，但當說明是中國人時，你對他的態度並沒有絲毫的改變。於是藉着那你們倆都懂得的法國語言底幫助，你們，一個奧國少女和一個中國青年就成了朋友。

凡是伍所知道的關係你的事情，他都告訴了我。我知道你是一個中產人家的女郎，因為不願意受家庭底束縛。便跑到外國來謀生。據說你是從維也納步行到巴黎來的。後來你底生活情形以及別的一切，我都由伍的口裏聽到了。我知道你學會了裝訂書報的手藝，白天在一個訂書作裏作工，每月有四百佛郎的工資，這確實是微少的工資，尤其是對於一個少女。更後來你底面貌我也知道了。橢圓形的豐腴的面龐，一頭棕色的頭髮，一雙活潑的大眼，一個玉葱般的

鼻子，一張表示有決心的小嘴，堅實的身體。甚至於你有一雙粗細適中的腿的事，我也知道了，因為你告訴伍說過，你底父親因為你底腿生得好，便要你將來去學跳舞，學演戲……總之，我把你知道得這樣清楚，可是那時候我還不會見過你一面呢！我現在把這些事情毫不隱瞞地告訴你，你該不會十分怪我罷，而且使你有機會知道你是怎樣地顯現在一個未蒙面的人底眼裏，你也許可以得着一點安慰罷。不過現在我並不是未蒙面的人了。

那時候是在四月，四月在這多雨的巴黎城裏算是天氣最好的時期。陽光，新綠，單是這兩樣就夠人懷念了。照例星期日我們幾個朋友要到郊外樹林裏去散步的，伍自然也和我們同去。可是自從他認識了你以後，逢着星期日他便不肯和我們同去散步了，因為他有了你，他要陪着你玩。爲了這件事他不知道受了我們若干次的嘲笑，他都微笑地忍受了，不動氣，也不分辯。自然他知道我們底嘲笑是好意的，就是使大家玩得更快樂一點使大家有大笑的機會，不然我們這一羣常常是太沉悶了。你和伍很接近，你可以知道他，你看他有時候是多麼沉悶的人呵！是的，我們底嘲笑常常是好意的。譬如伍說他這一天要和你到樹林裏散步，我們便不約他出去，我們只是給他提議說在樹林裏很有機會把

她擁抱幾下，或者和她接幾次吻，他雖然分辯說還沒有到這程度，可是晚上他回來的時候他就會多少帶點羞怯的微笑地抱怨我說：『總是你們不好，不然我決不會想到擁抱接吻的事上面去。』我知道他已經擁抱過你了，而且吻過你底嘴唇了。我又知道這時候他心裏是很歡喜的，這看他說話時的夢幻的樣子就明白了。所以我帶笑地回答說：『我不好？你正應該感激我呢！』這些事你是不會知道的，但是如今我不隱諱地告訴你了。我想你是不會怪我們的。固然我們當時料想不到你們中間會有如今這樣的結局，固然這些擁抱和接吻如今會給你增加些苦痛的回憶，然而這些擁抱和接吻究竟是很聖潔的，無可非難的。你有什麼可以惋惜的地方呢？縱然是爲了痛苦。

又有一天我們陷在困難的情形中了，因爲國內的款並沒有按期寄到。我們幾個在一處吃飯的朋友起了恐慌，大家商議的結果是推定請伍出去借錢，因爲他比我們先來巴黎，而且朋友也比較多。他出去了，晚上十二點鐘還不見回來。我知道夜班是十一點鐘下課，他一定是到別的地方去了。也許白天不曾借到錢，所以晚上再去試試。但這夜深他到什麼人底家裏去了呢？我想不出。可是我底眼皮已經開始垂下來了。我習慣總是在房東熄電燈以前睡覺。

不知什麼時候門底響聲驚醒了我，模糊中我聽見伍底脚步聲，接着起了擦火柴的聲音，於是火光一亮。我知道一定是伍回來了，到這裏來拿鍋去燒洗脚水，因為他是每晚都要洗脚的。便問道：『伍，你才回來？什麼時候了？』

『大概有一點多鐘了，』他站在煤氣架子前回答我。

『你可以早些去睡了。回來得這樣遲，到什麼地方去了？是不是錢沒有借到嗎？』

『錢借到了，』他憂鬱地回答。

我很奇怪他為什麼有這樣憂鬱的聲音。可是不等我開口，他就走到我底床頭，靠着欄杆，使他發出低微的響聲，他遲疑地，畏怯地說：『錢借到兩百佛郎，……我……用了。』

『你通通用了？真的？』我驚奇地問，因為我知道他素來不喜歡亂用錢的。然而他素來不扯謊，或開玩笑。『那麼明天我們底中飯呢？』

伍不開口了。我有點不高興，他為什麼不顧我們幾個人底飯食把借到的錢一個人通通用去了呢？我也不說話。我不高興的時候常常是不說話的。

『現在再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借錢了……這兩百佛郎也還是費了大力纔借到

手的……明天叫我怎樣對付他們呢？」伍自怨自艾地說。「我本來不應該用這筆錢的。不過我看見她那樣子，我完全把自己底事忘記了……金，你寬恕我嗎？我把錢通統借給她了。」

「借給她了？」我更覺得驚奇了，但我却開始了解伍了。

「是，通統借給她了。今晚下課以後我和她同到鐵塔下面的公園裏去散步。這一個明媚溫暖的春夜！那裏有蒼翠茂盛的樹木，清香沁鼻的花草！那時已經夜深，遊人很少，園裏很寂靜。天空閃耀着一天的星。我們慢慢兒在曲折的幽徑裏閒步着，一面談着彼此底身世。我們走到橋上，正借着星光眺望那春夜的巴黎。我們底話題忽然轉到她現在的生活狀況。她說她在巴黎是異常寂寞，沒有一個親人，她懷念着故鄉的家庭。她又說到她目前的苦況，明晚因為沒有錢繳學費恐怕要輟學了。房錢一星期內也要繳付了，她手邊沒有一文錢，現在又不是發工錢的日期，她不知這應該怎樣做才好，在巴黎她是孤另另一個人，連一個親人也沒有，忽然我看見她底眼淚流出來了。我找不到半句話可以安慰她。我只想和她同聲一哭。後來我想起了身邊的兩百佛郎。我拿了出來預備借給她：我又怕她不肯收。我還扯了一個謊說我底家款寄到了，所以有錢借

她，她將來可以還我。她纔收下了。那時候我完全沒有想到我們底事。我沒有想到我們明天連買麵包的錢都不夠。」

我不等他說完就插口說：「不要多說了。錢，我可辦法。我明天一定給你借到兩百佛郎，你現在去睡罷。明天早晨有課嗎？」

「沒有，只是我不該做錯了事，要你來着急。我知道你也不容易借到錢。」

「做錯了事？不，你做得很對的。我若處在你底地位，我也會像你這樣做。」

「金，你真是這樣想的嗎？我多麼感激你，」伍驚喜地說。

「不要說感激了。你快去睡罷，」我也覺得高興。然而等到伍去了以後。我却感到爲難了。我到什麼地方去找這兩百佛郎呢？我想來想去總想不出好的辦法。最後把心一橫自語道：「家裏還有些玻璃瓶至少還可以換一餐麵包。其餘的事明天再說罷。」我底思想也轉到明媚溫暖的春夜，樹木茂盛的公園，曲徑裏散步着的情人，寂寞的少女底眼淚。我感動地流了眼淚。我完全忘掉了明天的麵包了。

第二天早晨出乎意料之外地銀行送了通知書來，我底家款到了。於是借錢

的問題便自然地解決了。

我如今把這件事情告訴你，並不是要你回想到你底過去的夢魘，不，我底意思全不是這樣，我要你明白就在那時候你已經了解我們何等良好的印象。你看，你是怎樣地使我們有了含淚的微笑了，這可祝福的微笑呵！它使我們變得純潔多了。姑娘，你看，生活究竟是多麼美麗的可！

於是那一天來了。伍和我商量請你來吃飯，他很高興地對我說你答應來了。他買了楊梅，買了牛奶，買了雞蛋，買了番茄，又買了米，早早地在家裏預備起來。把番茄放在米裏煮，說是你愛這樣吃的把楊梅洗乾淨了浸在牛奶碟裏放了糖進去，說也是你愛這樣吃的。四五點鐘的光景你來了，伍底房裏有了異乎平日的歡笑聲。我和另外一個朋友進了伍底房間。那另外的朋友，就是你說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呵！一推開房門，我差不多吃了一驚，我想怎麼世界上竟然有這樣純潔的面貌呵！那時你和伍並坐在床上。你穿着黑色的綢衫，腰間緊緊束了一根窄的紅皮帶，健康色的手膀露出來。與黑衫映着顯得更加鮮豔這裝束在法國女子中間是很少看見的。這已經夠給一個新鮮的感覺了。然而還有你底面貌呵，這面貌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了。橢圓形的豐腴的面龐，一

頭棕色的頭髮，一雙活潑大眼，一個玉葱般的鼻子，一張表示出來有決心的小嘴，這一切都是我所深知道的，但是我所料想不到的，使我驚奇的，就是在這一切之外，還有那天真的，純潔的表情，不，『天真』和『純薄』這些形容詞不恰當。我將用什麼字來形容呢？我或者可以把我底當時的感覺說出來，就是見了你，人馬丁就忘掉了自己，他底心高揚起來，好像受到了一次祝福，要把這祝福再施給他人。總之一切瑣碎的思念都沒有了，只想做一件好事，幫助他人，甚至不認識的人。你底美就是這樣的一種美，至少你給我的印象是如此。你該不會以為我底話有些誇張罷，我是真實地寫出我底實感呢！

你帶笑地從床上站起來，伍給我們介紹了，大家握了手，坐下來，談了些話，我們就這樣認識了。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都很快活，因為伍得到了一個這樣純潔的你。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你和伍的關係也跟着時日深了起來，你常常到他這裏來，他也到你那裏去。一天他很高興地告訴我們，你把兩百佛郎還給他了。他一定不收，但你堅執着要還，他說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來你和別的女子不同。他又說你約他在暑假時一同步行到法國南方海濱的縣分去玩，他很高興地答應

了。爲了籌劃這筆旅行費他便選了一本法文小說來翻譯，預備寄回國內去賣錢。伍底爲人平日是很實際的，「他不喜歡詩和小說，可是爲了你底緣故，爲了要和你同去旅行底緣故，他竟然用功地翻譯起小說來，這也可以看見他當時愛你之深。後此他除了上課或者和你出去遊玩之外，他就不出街了。他伏在那小小的圓桌上，一字一字地翻譯一本左拉底沉悶的小說，我看見他這樣子有時候不禁笑出聲來，但我對他這行爲很了解的，而且我願意擔任替他去交涉賣稿的事。不過這也不能阻止我嘲笑他。我嘲笑他，我同時又暗地祝福他，祝福你。日子就這樣過去了。你還常到我們這裏來。我們常常談笑。生活是如此地美滿。

然而陰影來了。不知怎麼樣我注意到伍底翻譯工作變得很遲緩了。而且我還注意到了別的事。有一天在吃飯的時候，我忽然對伍說：『伍，你近來又變了。』他吃驚地望着我，但他開始明白我底問話底意思了。他埋着頭吃他底盤裏的馬鈴薯，不回答我底話，我又說：『是，我看出來你近來不大愛了。』

伍慢慢地抬起頭用憂鬱的眼光來看我，他開口了。姑娘，你猜他怎樣回答我呢？他說：『不錯，你說得對。』伍底誠實是值得稱讚的，但反而因了這誠實

我感到了很大的痛苦。我又問道：『爲什麼要這樣呢？你們倆不是很好的一對嗎？你還可以再在什麼地方去找尋像這樣的一個女郎？』

伍思索了半晌纔用憂鬱的聲音回答我，他底態度依舊是很誠懇的。他說：『我這個人也許是生就了這個不適宜於戀愛的性情罷。不知爲什麼緣故我底心忽然冷淡起來了，我開始覺得我不愛她了。而且我們倆也很難結合，她究竟是一個外國女子。』我憤憤地說：『外國女子又有什麼關係？只要是一男一女，只要是互相在愛着，就可以結合了！』我以爲我底理由是很正當的。

姑娘，你想伍怎樣說呢？他很莊重而且做着手勢地說：『我通統想過了，我和她結合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風俗習慣都不同，回國以後感到種種不便。而且外國人底生活標準比中國人底高得多！……』

『可是！底生活是非常儉樸的呢，她不見得就不及中國女子？』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插口說。

『然而她總是個外國人，』伍固執着說。我知道這是託辭。

我們底話都失了效力，因爲伍底心已經開始冷了。我不敢想像你那時候的性情，我想信你底敏感的心一定會知道伍已經開始不愛你了，這對於你不知道

是怎樣的一個打擊呵！

在這一次談話以後我看見你到伍底房裏來過幾次，我每一次看見你，就想到伍從前告訴我的你願意跟他回中國去的話，我底心就感到一陣劇痛。是的，誰看見你那純潔的面龐上的含着憂隱強為歡笑的表情，能夠不感到心痛呢？何況是一生祈禱着世間不會再有一個感到不滿的人的我！

你再不在我們這裏吃飯了。我問伍爲什麼不留你，是的，我相信他要是留你的語，你一定不會走的。每次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示意叫他留你吃飯，他總是裝作不懂得樣子，也許他真是不懂，因爲你已經不復是他所關心的人了。

愛情變換得這麼快，簡直令人不相信。說伍愛上了別人嗎？我們敢担保他那時候很少和別的女子往來。『你只有五分鐘的熱度！』我們憤憤地責備他說，我希望他否認，他分辯，然而他却苦笑着，誠實地回答說：『是。』這誠實，這多麼殘酷的誠實呵！

過了一天你來了，但不久你和伍一同去了，我只看見你底那樣極力忍住的悲傷的樣子，我不知道你和伍談了些什麼話。在吃飯的時候，伍坦然地對我們

說：「我們出去的時候在路上I。忽然悲聲對我說：『伍，你不再愛我了。』我回答說：『是的，但我也沒有愛別人的呢！』因為我想我不能夠哄騙她。她聽了我底話，好像受了鞭打似的急急掉開了頭她埋頭走着，不再說一句話。我們快要分手了，我覺得讓她這樣回去，心上未免過不去，恰巧走過一家賣花店前，我便和她進去，買了一束玫瑰花送她，又選了一朵最好的替她插在外套上，這樣我們才分了手。」

『我想她回到家裏，一定會吻着花痛哭的，你太殘酷了！』姑娘，是這樣嗎？因為這是你以為有着聰明的面顏的那個朋友對伍說的話呀！

我呢？我沒有說什麼話，我只是想找個機會來痛哭一場。我才知道生活是怎樣地可怕。

又有一次晚飯後我們在房裏談話，談着你底事和別人底事，談了一兩個鐘頭。伍回到自己底房裏去了。但他不久又拿了一張紙條走過來。大聲說：『奇怪，I。來過了！』他把手裏的紙條遞給我。我讀着你寫的字：

『親愛的伍——我知道你不再愛我了，但我還愛你。你不能多少愛我一點嗎？你這幾天不再來看我了。我一個人在家裏寂寞得難受，到公園去或

別的地方去也是一個人冷清清的，沒有一個肯聽我的談話，肯安慰我，關心我的人，只有你了。你究竟曾經愛過我呢！所以我來找你。今晚月亮很好，是這樣美麗的夜！我想約你出去玩。我來了，你不在房裏。但鑰匙又在門上鎖孔裏，我知道你沒有出去，即使出去了，也去不遠，馬上就要回來的。我在房裏等着，等了這許久還不見你回來。我想你一定是在你朋友底房間裏，可是我又不知道是幾號房間。你為什麼早不告訴我呢？你這幾天為什麼不到夜班來上課呢？病了？還是事忙？我現在去了。希望你明天晚上到我家裏來一次，無論你愛我不愛我，請你一定要來一次呀！我永遠是愛你的。

你底！

姑娘，我把這封信抄錯了嗎？我敢說不會的，因為我至今還替伍保存着這封信呢。你底這封信不僅感動了我們，甚至把「實際的」伍也感動了。他聽了我們底勸告馬上就到你那裏去，到了夜深才回來。我們心裏很快活。我們想你們底愛情又復生了！這可祝福的新生呵！

於是我們，你和伍，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又有了一些歡笑的

機會，快活的日子。我們想從此憂鬱不會再來拜訪我們大家了。生活究竟是美麗的。

然而過了一些時候陰影又開始來了。我明顯地看出來伍底愛情又開始在動搖了。於是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極力在設法避免第二次悲劇之出演。

一天晚上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和伍談到你，伍表示了一點厭倦的意思，那個朋友便莊重地對他說：「伍，我看你也需要一個女人，你有時也感到性的苦悶。那麼你和I. 結合不好嗎？你爲什麼還要猶豫呢？你難道還可以在別處找到比她更好，更愛你的女子嗎？」

伍依舊不躲避，他坦白地回答說：「你底話固然不錯。可是我覺得現在又不愛她了。我這個缺乏熱情的人確實是不配女人來愛的，我對於被愛的事也有點厭倦了，況且她是一個外國女子，我底家庭恐怕又通不過……」

姑娘，你底事失敗了。他有那許多的理由。而且現在又加了一個「家庭通不過」。他是很誠實的，他決不想說一句謊話。我們相信他。但我們也可憐他，同時我們想爲你底不幸一哭。接着我們和伍談了許久，他又發表了他底長篇

的解說，結果是等於沒有結果。

我們只有苦痛地等待着第二次悲劇之出演。這第二次的悲劇顯然要比第一次的更可怕罷。然而別一方面的打擊來了。一天早晨伍得了一個電報，是他底兄弟發的，說母親病危叫他馬上由西伯利亞歸國，並把路費電匯了來。

伍素來愛母親，這電報顯然給了他一個大的打擊，同時也是給了你一個更大的打擊罷。他決定馬上回去了。他懷着悲痛的心情整整忙了兩天，他差不多要失了常態，他完全把你忘掉了，他甚至囑咐我你來看他時不要把他回國的消息告訴你，他不願你去和他送別。

果然第二天，就是在他臨行的前一天，你來了。我聽見你底脚步声，我聽見你在叩他底門，我開了門一張又馬上把門關了。我怕被你看見，因為我不願對你扯謊。我聽見你在門前遲疑了一會兒，終於走了。於是我開了門，立在欄杆前，望着正下着樓梯的你底背影，我含着眼淚微笑了。我在心裏喚着你底名字，我暗地祝福你。你去了，我又回到我底房門前，我在那里癡立了一會兒。我完全忘記了自己。

第三天就是伍臨走的一天了。他早早的走出去了。我吃過中飯後在我底房

裏取東西。有人在敲門。我連忙去開了門。看見你立在門前，我不讓你進來，怕你看見房裏的情形，我便帶笑說：『伍出去了。』你失望地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爲了你底緣故我不得扯謊了，但我也不能意完全扯謊。我說：『他得了家裏的一個急電，恐怕要到夜深才回來。』

『什麼事？不要緊嗎？』你底面容立刻變得憂鬱了。我不敢直視你底純潔的眼光。我漸愧地着頭說：

『謝謝你，不要緊的，我叫他明天來看你。』

姑娘，你看我是怎樣地哄騙着你呢？你現在願意饒恕我嗎？

你底臉上又有了笑容了。你用極其溫柔的聲音對我說：『謝謝你。請你告訴他我來看過他了。』多麼溫柔的聲音呵。於是我握了手分別了。這就是我們底最後的一次會面呵！這次會面以來我忘掉了許多事情，可是你底印象我却永遠忘記不掉。我每一次想到這次的會面，我就禁不住含淚地微笑了。我好像受到了一次的祝福，我就想到要做一件好事來幫助別人了。爲了這個我是應該如何感激你呵！

天晚了，伍回來了，我們幾個朋友又聚在一處了。行李已經收拾好，而動

身的時間還早，我們談些閒話。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問伍道：『你不給寫封信嗎？你就這樣走了，也不去和她告別！』

『好罷，』伍疲倦地說，摸出自來水筆在日記簿上撕下一頁紙匆忙地寫了幾行，遞給我說：『你替我寄去，你知道他地址。』我把信讀了，上面沒有什麼感情的話，他就拿這個來和一個情人告別！我很不滿意，可是在這臨別的一夜我也不願意拿不愉快的話來分他底心。我默默地把信藏在懷裏，我想這封信不知道會什麼地傷你底心。我差不多連寄發的勇氣也失掉了。

在月台送了伍上車後向來，在地道車裏我和那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談着伍和你的事，又談到伍給你的那封告別的信。我把信給那朋友看，他讀完了嘆了一口氣，默默地拿着信紙出神。忽然他底眼裏發出光來，他底臉上露了笑容。他得意地說：『我有辦法了！』然而又問道：『你有伍底相片嗎？』

『有一張美術照片。』我惶惑地回答，我不曉得他底辦法是什麼。

『那更好了。等我來造一封假信。我們回去馬上就做罷！』

他果然用法文寫了很委婉的告別信，把伍底國內通信處也告訴了，並且把那張美術片也簽了名附寄去。他真不愧為聰明，他學伍底筆跡學得真像，他寫

信寫得那樣好！你稱讚他底聰明，他底聰明竟然把你也騙着了！

我們把信寄了出去。我想你一定收到了的。可是以後我們就沒有得着了。你底消息，也不曾遇着你一面。你就不留痕跡地消滅了，因為不久我又因事離開了巴黎。半年以後我回到巴黎，忽然想起了你，到那地址去找你，據房東說你很早就搬走了，並不會留下一個新地址，不過彷彿曾說過要回維也納。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關於你的唯一的消息。

伍回國後，竟沒有再到法國來，連信也沒有來一封。我回國後纔遇見伍，知道母親病危的消息是假的，是造來騙他回去結婚的。他結了婚很不得意，整日地過着平淡的機械的生活。他時常和我談起巴黎的生活，表示了深切的懷念。他却不曾談起你，即使我提起你底名字，他也故意把話題支開，使我也沒有辦法。我只有暗地嘆息，我只有祝福你另外找得一個比伍更滿意的愛人。然而無論如何我從伍底口裏總得不到你底一點消息。

一直到讀了你最近的那一封信，我纔知道你曾經寄了那許多的畫片和信函給他，而他竟忍心連一封回信也不寫。

這件事過去後又有半年多了，伍病好了回到上海來，我們談了許多話，我

忽然想起了你底信，便問他道：『你接到I底信嗎？』因為伍在回信裏並沒有提過這件事。

『接到了，』伍帶笑地說。

『你寫了回信去罷，』我無意地說，我並不是有心問他，因為我相信他一定早寫了回信去了。

『我沒有寫回信，而且連她底信也不知遺失在什麼地方去了。』伍底面上依然帶着笑容。

『真的？你果然這樣做了？』我憤憤地說，我怪他竟然是這樣無情！『你竟然連這一點小小的安慰也不肯給她嗎？』

『這有什麼辦法呢？環境逼迫着我不得不這樣做。我已經不能夠愛她了，那麼還留着她底紀念物又有什麼好處？只不過更容易破壞我和妻中間的和平罷了。所以連她從前給我的她底照像也給別人拿走了。你知道我是不會愛妻的。我現在才知道世界上只有她一個人真正愛我，而且我只真正愛過她一個人……可是現在什麼都完了！這只是一場好夢……』

我不能再責備他了，我覺得我是開始在了解他了。像他這樣的人也只能

夠這樣做。這在他是無可非難的了。姑娘，你深知道他，你爲他設想，你以爲他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嗎？……

然而我是不能夠沈默的。我應該把他底這番心事告訴你，我是他底一個朋友，我也是你底一個朋友，我應該代他寫這封信給你，使你知道他一生也不會寫回信給你了。你縱然每天寫一封信給他，把你底胸懷完全吐露出來給他，他也不會放棄他底沈默的態度了。對於你，他是死了。

可是有一點你可以引以爲自豪的，也許可以安慰你的，就是你終於獲得了他底心。就在沈默中他也時時暗地祝福你，想念你。不過爲了另一個人，也許同時爲了他自己底和平與幸福，他不得不在表面上把你忘掉了。他是這麼一個人。我並不贊同他底辦法，但我多少了解他。我希望你也能夠了解他。因爲你了解他，你自己也可以寬解一點，同時你也可以勉強把那過去的事忘掉了。世界是這樣地大，需要愛的人是這樣地多。你在他底身上已經不能用你底愛了。那麼把你底愛發展出去，不要再專愛那一個人。去愛那廣大的人羣罷。從他們那里你不會得到失望的。是的，能這樣地愛人，決不會有失戀的結局。姑娘，你相信我嗎；這是我底第一封信，也許還是我底最後的信了。我祝

福你！

你底有着正直的面顏的朋友

八 洛伯爾先生

「當你底倩影兒在田畔出現時，
星兒收斂了牠底光芒，
夜鶯止住了牠底歌唱，
月兒羞慚地遮了面龐，
羞見你那嬌美的模樣。」

「你好像穿着金色衣裳，
你好像沐着聖潔的光，
你走一步呵，

紫羅蘭的香霧便在你周圍蕩漾。
在這時候呵，

我真是快樂無疆！

「當月兒再露出她底面龐時，
正照見我送你回到你底家門。
我底眼裏還留着你底倩影，
你底接吻還燃燒在我底嘴唇，
我完全忘記了歸途的寂寞冷靜。」

「我呆呆望着天，
天使我記起你底面容，
我呆呆望着海，
海使我想起你底愛情。
可是天呵，不及你底面容清。
海呵，牠也沒有你底愛情深！」

正是傍晚的時候，洛伯爾先生又唱起他底歌來了。

自從我知道洛伯爾先生以後，這一首歌我就不知聽見了若干次了。不僅是我，恐怕附近一帶的居民也是如此罷。

老實說洛伯爾先生是不會唱歌的，他底顫抖的，枯澀的低音很難聽。聽見這歌聲的人總是嘲笑他。

「洛伯爾先生，你真唱得可愛呵！你把我底女兒底心都引動了，」有的男子說。

「洛伯爾先生，你再要唱下去，我可要拋了我底丈夫，跟你跑了，」有的婦人說。

「但洛伯爾先生只是顛巍巍的搖着頭嘆息道：『我老了，老了！』於是別人便大笑起來。

洛伯爾先生並不是在說笑，他的確老了，至少總有五十歲。頭上的灰白髮已不多了，一臉都是皺紋，兩頰也陷了進去，背微微有點駝，可是兩隻眼睛還射出光輝，好像裏面有一種不可熄滅的火焰一般。

他似乎沒有家，沒有親戚。他在我們底學校對門的一個人家裏租了一間小

的房子住着。白天很少看見他出外。他又沒有什麼朋友。每天傍晚他照例要在學校後面的河畔田邊散步。

我底家就在這河畔，我們還有一塊小菜園，平日吃過晚飯後我總是跟着媽媽在菜園裏工作。父親已在一年前死了。

就在這時候我們便看見洛伯爾先生扶着手杖走過，他照例給我們道個『晚安，』於是又向前走了。不出幾分鐘，洛伯爾先生就走過橋在對岸一株白楊樹下的一塊大青石上坐下，唱起他底永不會忘記過的歌來。

『當你底倩影兒在田畔出現時……』

『媽媽，你聽，那討厭的老洛伯爾先生又在唱他底歌了，』我向母親叫道。不知為什麼我總是討厭洛伯爾先生。自然他對我是很好的，可是我反而愈加討厭他；他有時候給我道『晚安，』我理也不理他。我之所以不高興他，大概是因為這首歌的緣故。一則，他唱得那麼難聽；二則，在他那樣的年紀是不配唱這首歌的。我想，像他這樣的人居然還有女人會愛他，那真是比我們底前一個校長底妻子跟了廚子逃走的事更奇怪了。

『雅克，你為什麼這樣不高興洛伯爾先生？他是很可憐的老人』，母親總是

愛替他辯護。

「媽媽，你聽，他唱得這麼難聽，這老流氓，真不害羞！」我不高興地爭辯說。

母親突然放下了澆水器，走到我底身邊，她底溫軟的手緊緊握着我底右手。「孩子，親愛的，答應我不要罵人。你還年青，不懂得世間的事。但是相信媽媽底話，洛伯爾先生是一個很可憐的人……」我覺得母親底聲音有點異樣，我擡起頭望她底臉，她底眼淚正落下來，落在我底臉上。母親哭了。我底全身底血都沸騰起來。我緊緊地抱着她底身子。急急地說：「媽媽，你哭了，爲什麼？」

母親也緊緊抱住我，默默地過了一回纔慢慢兒說：「我想起了你底爸爸，」停了一下他又說：「雅克，親愛的，答應我，你要做一個好好的人。」

「好，媽，我答應你了，」我不加思索地說出，同時對母親感到無限的親愛。

母親放了手說：「洛伯爾先生底歌聲裏有眼淚呵。」她又去拿澆水器了。可是她好像還有什麼話沒有說出來似的。我想也許她要說洛伯爾先生是有神經病

的罷。

這晚上臨睡時，母親照應我睡下後，忽然流下眼淚緊緊地把我抱着，不住地吻我底臉。她熱烈問：『雅克，你愛你底媽媽嗎？說，是不是？』

『媽媽，我愛你，我只愛你一個人。』

『說，無論以後遇着什麼事，無論你聽見什麼關於媽媽的話，你依然像現在這樣愛你底媽媽？說，是不是？』

『是，無論如何我總是愛你的，你是我底媽媽呵！』

這一晚上的母親似乎有點異樣，但第二天她好像又沒有什麼事了。我始終不明白她爲什麼要這樣。我想找個機會問她，可是後來我也就把這件事忘記了。

日子依然照樣平淡地過去，洛伯爾先生依然照樣唱他底『當你的倩影兒在田畔出現時』的歌。

別的人依然在嘲笑他，可是我答應了母親不再罵他討厭了。我卻學會了他底歌。不知爲什麼在母親面前我不敢唱這首歌，一旦背着母親我就常常學着洛伯爾先生底樣子唱起來，我自以爲唱得比他好。

我很驕傲自己比洛伯爾先生唱得好，因此總想找個機會唱給他聽聽，使他羞愧。可是他白天不出外的，傍晚我要跟母親在菜園裏工作。

有一天放學早一點，我一個人便跑到洛伯爾先生底窗下唱起這首歌來，因為他住的那間屋子是面着街的，我剛唱了三句，洛伯爾先生便在樓上打開窗戶。伸出他底頭。他底臉上帶着一種驚訝而憂鬱的表情。

我一看見他底頭，便連忙跑開了，一路上還在高興地大聲唱。

『雅克，好孩子，這裡來，』他底顫抖的聲音在我底後面追來。這聲音似乎是有點悽慘的。我幾乎要站住了，但終於去了。自己心裏很滿意，只是不敢使母親知道。

在這件事以後洛伯爾先生對於我似乎更加和善。我也漸漸不覺得他討厭了。他底歌聲雖然還是和從前一樣，但我也覺得難聽了。當他在河那邊歌唱時，我也在這一邊心裏暗暗地和着。

這時正初夏，白楊樹葉隨着晚風抖動着。空氣很涼爽，周圍瀰漫着麥和草底香氣。太陽已經落下了山，夜還沒有來。河畔的草昂着頭等待夜底來臨。天色已經漸漸黯淡了。但坐在青石上的洛伯爾先生底輪廓還看得分明。他在這一

幅黃昏的畫圖裏顯得美麗起來。他像忘記了自己地歌唱着，好像歌中人就在旁邊靜聽一般。忽然平靜的水面被擾亂了，一隻小船從後面流過來。船裏有一對青年男女。男子搖着槳，女子坐在對面。她底清脆的笑聲把洛伯爾先生底歌聲打插了。

「你底接吻還在燃燒我底嘴唇，」那男子帶笑地高聲念着。

女子忽然止了笑向男子撲過去，男子放下槳抱着她底身子。兩個身體合在一處，船緩緩地流過去了。我再往對岸看，洛伯爾先生已經不見了，我奇怪這一晚他爲什麼回去得早一些。

某一天傍晚忽然出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洛伯爾先生底歌聲聽不見了。對岸青石上也沒有他底影兒。

「媽媽，怎麼洛伯爾先生今晚不來呢？」我掛念似地說，心裏覺得很歉然的。

「他大概有事罷，」母親不在意地說。

第二天晚上又不見洛伯爾先生來。

「媽媽，洛伯爾先生今晚又不來了。」

「他大概有事罷。」她過了一會兒又說：「他該不是生病罷，」接着她又反對自己地說道：「不會的，他明天晚上一定會來，」她顯露出很關心的樣子。

這兩天母親心裏好像有什麼重大的事。可是第三天傍晚又不見洛伯爾先生底影兒。

「一定有什麼不尋常的事了」母親這樣地自語道。我們依然忙着工作。

忽然母親拉住我底手，急急地說：「雅克，你去看看洛伯爾先生，他一定是病了。」

我也不問什麼，就聽了母親底話走出菜園向洛伯爾先生家去了。母親還在後面囑咐着：「你要早些回來。」

天已黑了，但還分辨得出路旁的東西底輪廓來。路燈也燃起了。我踏着路旁的軟草，轉過學校底後面，走到洛伯爾先生底家門。好奇心鼓舞着我，我走得很快，我好像在奉行重大的使命一般，所以路上遇見老學監時，也幾乎忘記行禮道「晚安」了。

洛伯爾先生底房間我是知道的。我慌忙地走上了樓，走到他底門前，懷着

跳動得很厲害的心在門上輕輕敲了兩下，沒有應聲，便又重重地敲了兩下。

『進來，』裏面傳出這微弱的聲音來，我聽得出是洛伯爾先生底聲音，便推開門進去。

在電燈光下我看出貧窮的陳設，在這窄小的房裏有一種氣味。洛伯爾先生躺在牀上，他看見我進來，擡起頭驚奇地望了我一下說，『孩子，你來了，好，我知道你要來的。有三天不曾看見你了……沒有什麼，不過……不過身體有點不舒服。』這些話差不多是一口氣說出來的，他說了，又倒下去，好像力竭了似的。人是更瘦了，但眼裏還有光芒，臉上還紅紅的，堆着笑容。大概他喜歡我來看他罷，我想。

『你病了，不要緊罷，我們三天沒有見你了，很掛念的，』這些話都是從我底真心裏說出來的，我差不多被感動得快流淚了。

他叫我坐在牀前的一把椅子上，他伸出那兩隻瘦得只有皮包骨的手把我底左手握着，露出感激的樣子，一面說：『好孩子，謝謝你底好心，願上帝保佑你。我睡在這里，沒有一個親人，一個朋友，只有那房東有時還來照應照應。你是我底唯一的朋友了。』他放了我底手，歌了一會忽然又嘆息地羨慕似地自

語說：『青春真可愛呵！真美麗呵！……我老了，老了。』

『洛伯爾先生，你明天就出去散步罷，這幾天天氣很好哩，』我找不出別的話來說。

在沈寂中間過得很是遲慢。

『青春真美麗呵！』他又重說了一句，過後翻了翻身再握着我底左手，安慰地說：『你覺得在這裡沒有興味嗎？好，我向你述敘一個故事罷。』

他放了我底手，閉了眼睛思索了一會，忽然睜開雙眼，像從夢中醒似的望着我，一面慢慢兒開始說起他底故事來：

『從前在某一個城裏有一個不出名的音樂師。他是孤另另一個人，沒有家庭，雖然還不到四十歲，便已經顯得很老了。離他底家不遠，有一所賣花店，他到中學裏去教音樂時總要打那里經過。』

『賣花店底主人是一個老太婆，她有一個女兒，那時還不到二十歲。她底相貌算不得十分美麗，但她却有一對非常可愛的眼睛。音樂師每次經過賣花店總看見她立在門前。他們起初只打招呼，道一個「日安，」後來他便時常進她底店裏買花。在那女郎底天真無邪的心中也許沒有什麼，可是音樂師却愛她快要

到發狂的程度了。他極力引誘她，對她講愛情，時常同她一道去跳舞散步。她在她底身上花了許多錢，可是並不曾買得她底愛情。因為女郎說他老了，太老了，但後來有一次他居然騙着了女郎和他幹了一次犯罪的事。從此以後女郎就答應嫁給他了，雖然她並不愛他。」

他說到這里，便停住了；在思索了一刻之後纔慢慢兒繼續說了下去：

「可是她底母親知道了這件事，一定不許她嫁給音樂師。音樂師卻又設法騙着女郎答應和他去秘密結婚，然後一同逃到別處去。音樂師把一切都預備好了，然而到了約定的時候，女郎卻失了信，也許是她底母親知道了這計畫，阻止了她。音樂師一個人走了。」

「他在外面飄泊了一些時候，然而無論到什麼地方他總不能忘記那女郎，他總不能消滅他對於她的愛情。過了一年他便回到故鄉，可是女郎已不在那兒。據說她已嫁了人，而且生了兒子了。這孩子當然是音樂師底。這只有音樂師和女郎知道。」

「因了這事，音樂師便感到自己對女郎犯了一件大罪。惟其他現在還愛她，所以他便決心去找着她求她底寬恕。從那時候他又離開了故鄉，背負着苦

痛和悔恨，走遍了這國度，到處去尋她底蹤跡，可是連一點影兒也不曾尋到。最後他便飄流到我們這個城裏，這時他已是又老，又弱，又病的人了，神經受了大的刺激也失了常態。他竟然不能夠再動身到別處去找她了。他知道，他在世的時間是不久了。

『她知道她到死也許還會恨他，所以他想在未死之前見她一面，跪在她底面前求她底寬恕，或者見着他底兒子，也求他底饒恕。以便卸下他背上負着的苦痛的十字架，那麼他將來死去時也可以瞑目。』

『他一天天唱着 he 從前為她做的那一首歌，希望她可以聽見，會把她招回來。可是這努力也沒有用。上帝底責罰太嚴酷了。』

他愈說，話愈急，好像害怕誰阻止他說下去似的。他底眼裏射出強烈的火焰，這裏面燃燒着痛苦與悔恨。他底樣子變得可怕了，接連着喘息不止。

『上帝呵，你底責罰太嚴酷了！』他忽然撐起身子叫道，聲音很可怕。

一陣恐怖的感覺侵襲了我，我不禁大聲問：『那音樂師是誰？』

『他現在就快要死了，……你還不明白嗎？』他痛哭起來。『瑪麗波爾
啞！……』

「你說什麼？」血在我底全身沸騰，我底身子不禁戰抖起來，瘋狂地問。

「瑪麗波爾……那女郎底名字」他昏迷地說，眼光已失神了。

天呀！

「瑪麗波爾？……那麼你底兒子，不，……她底兒子今年不是十四歲嗎？」
希望他回答我不是。

可是他已經倒在牀上說不出話來了。

我瘋狂地搖着他底身子，他底頭，一面大聲問；「快說，是不是十四歲，快說」。

他被我搖了許久，忽然睜開了眼睛，苦痛地看了我一眼，點了點頭，便把眼睛永閉了。

一種恐怖的，悲哀的感覺佔有了我。我想哭，但有什麼東西阻塞了我底咽喉。我伏倒在他底身上。……

「你可曾聽見河上的歌聲？」

那是多麼溫柔，多麼動人！

……

有一羣青年在窗下唱着中國之夜的歌走過去了。

九 墓園

我以偶然的機會來到這古城裏，這地方我是第一次來的。但這短短兩個多月的居住已使我熟習了周圍的一切。我並不覺得在這里我是一個陌生人。

我底性情是無往而不適宜的，無論是繁華的都市或僻靜的鄉村，我都可以在那里安靜地生活下去。雖然人還是在青年，但在氣質上與在經驗上都和一般的青年人不同，自己以為已經看得多知道得多，對於一切事項差不多都是淡然處之，爭勝好動的心思也是非常之淡。所以在這古城裏我也可以住居到兩個月以上，而沒有一點厭倦的心思。

我住的地方是再靜寂不過的。鄰近便是一個墓園。我底房間在樓上，從開着的窗戶望出去，正看見那兩排不十分高的樺樹，和許多排白木的十字架。短短的牆垣上爬生着長春藤，永遠是帶着豐富生命地生活着，和那些白灰色的石棺比起來恰給了人們以相反的印象。

是在秋天，風常常起的，尤其是在夜裏，因為靜寂，所以人更容易聽見風聲。一刮風，樺樹底葉便不住地顫抖起來，發出憂鬱的細語。如果是在深夜，我便覺得那些安睡在墳墓中的人們醒起來了。他們在互相敘述各人生前的故事。風帶着落下樹枝的樺樹葉敲我底窗，使我從夢中醒過來，這樣的事是有過的。我聽見樺樹葉私語因而做了淒涼的夢，這樣的事也是有過的。但我卻沒有一點恐怖的心思。這一切都好像是我底平靜的生活底點綴。我安心地忍耐着。我埋頭在書堆裏，或者和房東夫婦閒談，再不然便是到墓園裏散步。

房東夫婦住在樓下，年紀都在五十以上了，男的更老一點。他們和平地生活着，勞動着，生活的必需品都是自己製造的。他們自己種菜，烘麵包；只是每個星期到市上去兩次，買些零碎的東西回來。他們沒有兒女，但似乎並不感到寂寞。他們互相愛着，便是在老年，他們也是活潑而健壯，和青年人差不多，也許我還不及他們。我底伙食便由他們供給，我和他們的感情很好，他們把我當作親族似的看待，我常常充滿了感激地承受着他們底照拂。

除了房東夫婦外，在這附近我還認識一個人，便是那照應墓園的老頭兒。他底年齡據說和房東夫婦底相差不遠，大不了多少，可是他卻顯得十分衰老，

頭髮全白，而且頭頂已經光禿了，背彎曲着，腿也不甚活動，走路不方便。他每天除了打掃地上和墓上的落葉外，就似乎沒有別的事可做。我常常看見他一個人坐着晒那秋日的陽光。兩隻眼呆望着那一片綠蔭蔭的長春藤，好像在回憶那失去了的青春，重溫那神奇美妙的幻夢。他一個人可以在那里坐許久，動也不動一動。我知道這是因為他底器官弛緩了，他已經失去生活的精力了。我對於他感到很大的同情，因為我看見他是那樣無助無靠，而且也知道他不久也要躺在石棺裏，與那些被他照應的墳墓中的人同列，而把他底位置讓給後來的人。他不喜歡說底，我們雖然時常見面，但很少有談過三句話以上的時候。有幾次即使我想對他說幾句安慰的話，但每一看見他那無力地望着我沈默不語的神情，我底話語總是到了口而被嚥住，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也許是恐怕因此引起了他底什麼淒涼的回憶罷。我自己屢屢拿這樣的話來解釋。

這墓園裏有着三十九個墳墓，再加一個便湊成四十個整數，——這也許是偶然的巧合罷，但我每一想到這層便不禁對這管園墓的老人抱了更大的同情，我甚至於做過另一個不認識的健壯的老人來照應這墓園的夢，那時候自然這裏面左邊牆角的一小塊空地上又添了一座新的石棺。可是在現在這樣的事還沒有

實現。這裏面依然安靜地躺臥着三十九個墳墓，都是我所熟習的，我認識牠們猶如認識我底朋友。

睡在牠們裏面的有軍人，有工人，有學生，也有農人，大家平等地臥在一塊地方，只有各個墓上的幾行字跡區別出各人底身世來。從其中十幾個墓上的字句看來，我知道那裏面的人都不曾活過三十歲，有一大半的人是死於戰爭的。墓上還另外刻着這樣的一句話：『自從你底眼睛永閉了以後，我們底眼睛就沒有乾的時候了。』這一句充滿了感情的話，很使我感動。我每一次來讀她一遍，總要發生一種異樣的心情，但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我却形容不出。

有一天傍晚，我照常進了墓園，管墓園的老人俯着身子，在掃地上的落葉。他底背微微動着，手沒有氣力地抓着掃帚，一面在喘息，停了掃，立在一個墓前，呆呆地望着墓上的字跡，稍歇又拖起掃帚走到鄰近一個墓前，過後便又走向第三個墓。我對他叫了一聲「晚安」他並不回答，也不掉過身子來看我。我默默地跟着他。他這樣看了十多個墳墓之後，才轉過身來。他底眼皮垂着，滿是皺紋的臉上掛着幾滴淚珠。他哭了。好奇心與感動同時佔有了我，我差不多忘了自己地上前握着他底一隻手，激動地問：『什麼事？請你告訴我』

「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他依舊垂頭地回答。

「那麼你爲什麼哭呢？這些墳墓於你有什麼關係？」我底激動更加增了。同時他底枯瘦的手在我底手裏顫動得很厲害。

「那是——因爲他們是我底學生，」他底聲音嗚咽着。他擡起頭，遲鈍的眼光穿過眼淚射在我底臉上，「他們都是我所愛的學生，而且和你一樣都是健壯的青年呵。」

我好像預先覺得他要跌倒下去似的，連忙扶着他底身子。這時候我忽然愛他了。是的，不是憐憫他，而是愛他。

「真的，你們青年人都是一樣地可愛呵。……我見過不少的青年人了。……這裏面洛伯爾，居樂美都是很出色的孩子，還有那向培諾，從前在學校裏的時候，門門功課都考第一，又好學，我們都說他將來一定會是了不得的人物，……又有那德利葉，很有文學的天才，他底詩做得很不錯，很有希望做一個大詩人。……還有那許多的孩子」眼淚還留在他底臉上，臉上似乎罩着一層淡淡的光輝，他進入了夢幻的境界，他在回憶過去的日子我呆呆望着他。忽然間他

底臉陰沈起來，聲音悲苦地絕望地說：『可是他們如今都睡在這裏面了。……徒然給了人們一個永不能實現的希望。……他們被逼着拋棄了自己底志願，到戰場上或工廠裏去，或到其他別的地方去，送了性命，在像你這樣的年紀，……說是爲人類，爲社會，爲國家。現在他們都躺在這裏了，人們很快就忘掉了他們。讓他們冷靜靜的，沒有一點安慰，……他們，這些我底學生呵。……我愛過他們，我曾不歇地工作，把我底知識盡量傳給他們，再希望他們去求更高的知識，做一個比我更有用的人，做出更多更大的事。……是的，我辛苦地教過他們，我熱烈地愛過他們。可是別人卻把他們給我奪去走了。……甚至不等我做我底工作，盡了我底責任……更休說讓他們去做他們底工作，盡他們底責任。……現在他們死了，就沒有人記起他們底姓名了，讓他們孤另另的，躺在這裏，聽樺樹底悽楚的哭訴……我老了，不能夠做什麼了。我又是獨身，沒有家庭，所以我來到這裏。……因爲我教過他們，愛過他們，所以我要來陪伴他們，安慰他們，……照應他們呵！……你該懂得了罷。……』說到這裏，又抽泣起來了。

這時候月亮已經升上天空，月光穿過樺樹枝葉，露出些光明的斑點照在我

們兩人底頭上。因為他停止了說話，我才注意到夜早已來臨了。

夜是非常靜寂，空氣柔和地包圍着他們。老人的抽泣聲逐漸低下去，蟲底鳴聲卻高起來了。我緊緊靠着，但我找不到一句安慰的話。後來還是他說：『好了，我現在已經鎮靜了只顧說話，連時候早晚也忘記了，今晚話說得太多了……這一兩年來都不曾說過這樣多的話……你回去罷。我要睡了。』說着便動着身子。

我把他扶進他底房裏，等他睡在牀上時，我才掩了門出來。

這一晚我睡得很遲，許多思想在我底腦裏往來。

第二天我又看見那老人照常地工作，可是他並不和我說什麼話，也不提起前一晚上的事。而且從此以後，他底嘴又閉起來了。屢次我想問他，總是話到了口就被嚥下去，看見他那樣子我不禁疑惑那晚上的事原來是一場夢。

他底身體是那樣衰弱，但依舊一天天照常生活下去。我也照常去到墓園。可是他每次看見我，總要把我望幾眼，總是那同樣的眼光。他雖然不說話，但我也能夠明白他底意思。他是在說：『你這樣年紀青青，不到世界上去做一點事，卻躲在這墓園裏，給死人做伴侶——真是不應該，』或『別人是沒有機

會，而你是有了機會，卻拿來浪費掉。——你這浪費者呵！」

十 父與女

（七月八日）

父親回來時已經是十點鐘了。外面正落着雨。

灰白色的頭髮上的雨珠在黯的燈光之下抖着。他底臉更顯得蒼白了。我給他脫了濕的衣服，他頹然地倒在躺椅上，開始喘息起來。

我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我想向他說話，但我怕開口。

「不行了，我現在更加老了！」終於是他先打破了沉寂。這枯澀的，微弱的聲音一聲聲打進我底心坎。

不錯，自母親死了以來，不過幾個月的功夫，父親就變得更加老了。面容枯瘦而蒼白，背微駝，步履遲緩，並且時時喘息。

看見他一天天被悲哀蠶食下去，我底心好像被什麼咬着一般，痛得非常厲害。在失了人生只能有一個的母親之後，父親便是更可寶貴的了。我好比是一塊肉，寄生在他底身上，我是千萬離不開他的。可是他卻一天天地消瘦下去

了。

母親死去以後，我就不曾看見過他底笑容。除了在公司服務的時間外，他總是枯坐在家裏獨自流淚，有時候或伴着我回到母親的墓地上去。在母親底墳墓前，他常常向我絮絮地說起母親生前的種種事情，那時候他底臉上是帶着欣慰的表情，但他並不曾笑。

『你還不能夠知道他是多麼的好，多麼的好！』他屢屢嘆息說。

望着墳前的記載母親底姓名的墓碑，她底活潑慈祥的姿態便立刻顯現在我底眼前。我能夠用什麼來回答父親呢？一種形容不出的感情佔有了我。我底唯一的思想就是把我底愛全部顯給他。我願愛他，至死也愛他，像母親那樣地愛他。

然而這思想，他似乎不懂得。他這幾天來是更沈溺在憂鬱之中，而且好像和我疏遠了。他一個人在母親底墓地裏徘徊，往往遲到深夜，讓我留在家裏等他。他回來的時候總是非常委頓，倒在躺椅上喘息。我勸他，我底話總是沒有效果。

這晚上他又回來得這般遲，外面正落着雨。

我給他弄了一杯咖啡，放在他底身邊的小桌上。我回坐到椅子裏，不說一句話，帶着責備的眼光看他。

我看見他戰抖的手端起杯子。他喝了幾口咖啡，便又喘息起來。我底心痛着。

他放下杯子一手撫着胸膛，半閉着眼睛，口中喃喃地說：『魯易絲，魯易絲，』這是母親底名字。

『父親，』我忍不住迸出了這哭聲，『你一點也不愛我嗎？』

他吃驚地睜開了眼睛，似乎不懂得這話。

我走去，我伏在他底身上，雙手挽着他底頸項，哀求地說：『父親，……你難道不知道我怎樣地愛你嗎？……你為什麼要這般地摧殘你底身體？……你真是什麼也不愛，什麼也不留戀了？……告訴我，我不可以代替母親來愛你嗎？』

他不回答一句話，只把頭俯下來，讓我吻他底鬍鬚叢生的嘴脣，他底手伸過來緊緊抱着我底身子。

外面依然落着大雨，可是我底心裏很快樂。

(七月十二日)

這兩天父親底心情變了一點，昨天晚上他和我同到公園去玩，樣子很是愉快。他並不曾提起母親的事。他向我暢談他青年時代中的東方旅行。

斜陽掛在樹梢，東方的一角天空中已經顯露出了半圓月底無光輝的面龐。一帶石欄伸入在小湖裏，石欄盡處是一座亭子，位置在湖底中央。父親坐在椅子上，我立在他底身邊，倚着欄干。下面是清澄的綠水，半天的雲霞和亭子底影兒倒映在水上，成了異樣的光彩。涼風吹動着我底髮鬢。我望着水面上的自己底面影。我快樂，我對着自己微笑。我知道我還是被人在愛，我覺得只要有父親在，我決不是孤獨的。

我掉過頭來，正望着父親底眼睛，在那裏我看出一種愛之表情，這是我從前不曾注意到的。我含笑地看着他。好像受了大的感動，全個身子都微微顫動着，面上籠罩着異樣的光。我明白他是在笑，這是心靈的笑。自母親去世以來，我看見他底笑容，這是第一次。

「釀菜，要是沒有你，我恐怕我是不能夠生活下去了，」他底眼裏閃耀着幾顆淚珠，他是感動得快要流下淚來。我從沒有看見父親這樣子說話的。

在晚上當父親底微弱的呼吸從開着的門傳到我底房裏來的時候。我正跪在母親底照像前禱告。我說：

「母親，我已經給你把父親救活了。但我請求你幫助我不要把他再失掉。」

（七月十七日）

一切都是安靜而和平。在父親底必裏生機是漸漸發達起來了。我相信能夠使他恢復到從前的那樣子。

他今天又談起母親底事，但他不再悲哀了。他只是用了一些尊敬親愛的話語來形容她。他說他仍不能夠忘記她，不過他不再去想她了。

我希望他永遠能夠如此。

（七月二十四日）

晚飯後我們沿着M河散步，走進一帶樺樹林，太陽早落下山了，夜色已經降臨。有幾隻鳥兒在樹上鳴叫，戰抖着的樺樹不住地發出颯颯的聲音。六七株砍掉的大樹倒臥在地上，剩下的短的樹幹上還留着白色的新傷痕。一株倒下的大樹橫臥在前面阻攔我們的去路。我們便退了幾步，找了旁邊的一條小徑走去，高的茅草遮住了我們底視線。我在前面走，忽然我看見前面的茅草向後倒

臥着，地上的泥土異常潤濕，而且愈向前去愈是低下，不多遠就有一片水阻攔了我們底去路，前面因了幾天的雨已經成了水塘。我們不能再前進了。

『水，我們只有轉身了，』我說。

『好，時間也不早了，就回去罷，』父親說着便掉轉身子，走向歸途。我跟在他底後面。

忽地裏後面茅草叢中起了撲的一聲，周圍似乎也都震動了。一隻水鳥飛了起來，等我轉頭看時，她們已經飛遠了。

一切都是靜寂，黃昏的空氣在我們底周圍織成了串串的花圈。山哪，水哪，樹哪，都帶上了一層神秘的朦朧的顏色，在我們的眼前漸漸地隱去了，只剩了一個模糊的輪廓，好像夢中的幻景一般。四周沒有一個人影兒，黑暗不住底包圍過來。蟋蟀到處鳴叫。樺樹葉因了晚風抖得更厲害了，颯颯的聲音時斷時續，好像有人在後面追蹤着我們似的。銀河橫在天空中，有如一根白帶，大熊星明亮的掛在天角。父親底背影也看不清楚了，我只聽見他底呼吸和脚步聲。我們摸索地走。我底心裏起了莫名的恐怖。

『父親，』我叫他。

「什麼？」我底帶着恐怖的聲音使我不禁驚訝起來，我覺得他回過頭來看我。

「我害怕，」我底聲音抖着。

「不要緊，有父親在這里，」他底溫軟的手伸過來把我拉近他底身邊。我底身子靠着牠，我們并肩走着。我覺得我是一個小孩子，躺在父親底懷裏。

回到家裏，父親底樣子很是興奮，很是欣慰。他告訴我他要開始寫他底東方旅行記，這一定是一部偉大的著作。

他又和我談起孔德，他說孔德說過人一生離不掉女人，幼年時他需要母親，壯年時需要妻子，老年時需要女兒。我不知道孔德是什麼樣的人，他要組織的女人崇拜教是什麼一回事，但我喜歡他說過了這樣的話。

我為孔德祝福，他說得不錯：人一生是離不開女人的，老年人需要一個女兒。我底父親也需要我。我不能夠離開他。

(七月二十八日)

父親已經開始寫他底東方旅行記了。他這幾天生活得很有秩序，很翰墨。他日裏到公司辦事，夜裏寫旅行記，黃昏時伴着我出去散步。

他不談起母親了。昨晚他對我說我很像母親。我聽了很高興，我希望我能夠像母親，能夠使他忘掉母親。

(八月十四日)

約賽夫從巴黎來信，說明天可到這里。他要來看我。我早已把他忘掉了。他底信又使我記憶起過去的一切。我希望他不要來。我把這消息告訴父親，他沒有什麼表示。

我已經早把過去埋葬了。我願和父親同過和平的生活。然而約賽夫一來，就會給我掘開過去的墳墓。我怕，我怕他來擾亂我們底安甯。但我不能拒絕他，我只有希望他不來。

父親安靜地睡了，他底均勻的呼吸使我不能夠閉眼。我暗中禱告不要有誰來驚破他底好夢。

母親呵，請保護我，使我有力量拒絕約賽夫底誘惑。

(八月十六日)

父親還是照常安靜地工作，旅行記也寫好了不少。

約賽夫並不曾來，我想他也許不來了。我們沒有談他，我差不多把他忘

卻了。

父親好像也很高興約賽夫不來。

(八月十八日)

約賽夫來了，出乎我們底意料之外。他底態度很好，對父親也很客氣，父親似乎還滿意他。我和他沒有談幾句話。我對他頗冷淡，我想這樣或可以使他忘掉從前的事。

他也沒有說什麼，臨去時他說明天還要來。他現在住在他底孀母底家裏。父親睡了。我又跪在母親底像前禱告。我希望牠幫助我來抵抗約賽夫。

(八月二十五日)

約賽夫時常來，但我們底生活還沒有起什麼變化。他似乎把我們過去的關係忘卻了。我願他能夠永遠如此。

父親底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他底旅行記已寫成小半了。他常常欣慰地對我說：『再過兩三個月我底著作就完成了。』我也很高興。我一定要鼓勵他，幫助完成這工作。我想我能夠做到這樣，

約賽夫讀他底原稿，時常給他以好的批評，他很滿意。近來他們兩人談話

的時間很多。

(八月三十一日)

我們三個人底關係還是和從前一樣。不過一種暴風雨底預兆是快要來了。爲什麼？我也不知道。

約賽夫並沒有對我作過什麼表示，然而父親已經開始在懷疑他。今天早晨父親倉卒地問我道：「約賽夫天天到這里有什麼意思？」

我用別的話把話題支開了，因為我不能夠回答他，我知道約賽夫到這裏來是爲着我，但我能夠把這個意思告訴父親嗎？

父親底工作漸漸地遲緩起來了，昨晚他不曾寫一個字，他煩燥地，苦悶地在房裏踱着，不說什麼話。我覺得我底勇氣開始在消失了。

今天早晨父親去公司後，我獨自在母親底像前禱告了許久。母親呵，難道我終於不能夠把父親拉住嗎？

(九月三日)

父親一個人出去了，我想他一定是到母親底墓地上去。約賽夫和我留在家裏。

一株苦栗樹下放著兩把藤椅，我們對坐著。他不住底向我看，他底眼裏帶著一種神祕的光，我不得不避開他底眼睛。我知道他有什麼話向我說。我怕聽他底話，但我無法使他不說。我覺得我底心跳得很厲害。

「釀菜，」他用戰抖的聲音叫我，我抬起頭來，我們兩人地眼光對射著，我連忙低下了頭。我覺得我底臉在發熱。

「我來了，我來求你底寬恕，求你把過去的一切忘掉，再給我一個機會把我底心剖給你看，讓你知道我是如何地愛你。」我知道這些話是從他底心裏來的，但我不能夠把過去忘掉。

「不，不要再向我說你底愛。你想想，從前是誰背棄了約言？我把我底愛全部給了那個人，而他卻把牠看得比他父母底一句話還輕。他騙去了我底心，卻又把牠擲在泥土裏。現在他還敢向我說他底愛嗎？」我憤怒地說，但我心裏並不恨他，我只覺得心酸，眼睛已潤濕了，便用雙手捧著臉倒臥在藤椅上。

「釀菜，我固然錯了，但我也受了母親底騙。我並不知道你會到巴黎來找我，並不知道我底母親會對你說了那許多話，後來知道時已經遲了。……你竟然不能恕我嗎？……想想從前！」他差不多跪倒在我底面前，一手壓着我底

膝，一手拉着我底裙，帶着哭聲地哀求說

我原諒他，我知道並不是他底錯。但我怎樣回答他呢？我心裏在戰鬥。我並不開口。

「釀菜，說，說你愛我，說你恕了我。……說你答應了做我底妻子。」他繼續哀求，聲音抖得更厲害。我知道希望與失望在他底心裏激鬪

我恕他，我愛他，……但我不能做他底妻子。我跳了起來，一逕跑進房裏，伏在枕上哭。

父親回來了。

（九月四日）

約賽夫沒有來。父親心裏很是煩燥。不過今晚他卻特別努力寫他底著作。我極力壓制住心裏的激動，使牠不在父親底面前顯露出來。

我愛父親，但我不能忘記約賽夫。我自己對我說愛還在愛約賽夫。

（九月六日）

傍晚時分我們並沒有出外散步，約賽夫來得很早，父親故意躲在房裏。約賽夫底態度很平靜，我們兩人立在苦栗樹下說了許久。我暗示他，要他以

後不再來。他似乎不明白這個意思。

我處處躲避他底談鋒，然而到後來我們底真心終於相見了。我不得不向他說我愛他，但我不能夠離開父親，我不能夠做他底妻子。

『難道做女兒的能夠終身伴着父親不嫁嗎？這是你底最大的幸福，你不該爲父親而犧牲。去，快去向你底父親說，他一定會答應你，他一定高興你找到了自己所愛的人。……』他底聲音裏帶着絕大的自信，他底臉上發出光輝。

我埋着頭不作聲，因爲我已經被他漸次說服了。我在玩弄我底裙角。

他底身子愈和我底接近，他底兩手伸到我底身後，一把將我抱着，抱得緊緊的。我底臉貼着他底臉，我好像觸電似的，一種奇異的感覺通過我底全身，我只覺得熱，我底抗拒的力量都沒有了，任他吻我底臉，吮我底嘴唇。我陶醉在他底懷抱裏，我忘卻了一切。我愉快，我滿足。這時候父親走出來了。

約賽夫立刻放開了我，我紅着臉，低着頭不敢看父親一眼。

父親把約賽夫邀出去談話。約賽夫臨去時對我得意地微笑。然而我底心裏卻充滿了恐怖。我不敢跟他們出去，我只默默希望他們不要衝突。

父親回來得很遲，他不說什麼，一個人關在房裏，好像哭了許久。我不敢

去問他。

我不能閉眼，各種矛盾的思想都來到我底頭腦裏。

（九月七日）

早晨在喝咖啡的時候，父親告訴我他已經答應約賽夫和我結婚了，他說他知道我滿意約賽夫。他底樣子像是高興，但我看出來這是很勉強的。

我本願意答應約賽夫，然而這時候我忽然有了一種異樣的感覺，我力辯說我不愛約賽夫，我決不嫁給他。我宣誓我永遠不離開父親。可是同時我自己又覺這不是真話，這完全是虛偽的，勉強的。

父親似乎不相信，他懇切地勸我不要拒絕約賽夫。他說我不應該爲他而犧牲自己底幸福。他是不要緊的，我應該有一個自己所愛的人，而且應該和那人一起去生活。

『父親，你不是我所愛的人嗎？』我差不多帶哭聲地叫道。

『不要欺騙你自己了，釀菜。』父親帶着微笑溫和地說。但我看出來這是苦笑。『對於一個少女，還有比父親之愛更大的東西。我老了，活着的日子也許不多，你該聽從我底話，免得耽誤了你自己。』

我默默許了。父親好像很欣慰。

約賽夫來得很早，我接受了他底戒指，我們接吻，我們說了許多情話，我實在愛他，我已經是他底未婚妻了。

晚上父親又關在房裏哭。

(九月十二日)

約賽夫天天來。

這幾天晚上我都聽見父親底嘆息聲。我問他，他極力否認這事。我又問他爲什麼鎖着房門，他說這是爲了可以安靜地著述的緣故。我以爲他說的並不是真話。

我屢次和父親談起我底婚事，他總是將話題支開，他只勸我早點和約賽夫結婚。但我底心今天又開始動搖了。

約賽夫今天向我表示說他要我跟他到巴黎去結婚。他以後還是定居在巴黎。我說且讓我考慮一下。我答應明天給他一個回答。

現在是應該決定了。不是跟約賽夫到巴黎去，就是留在這里伴父親。然而在父親與約賽夫之間我選不能夠毅然地決定選取誰。

父親大開着房門，他伏在案上寫字。我靜靜地站在門外。我想我也許就要離開這屋子，到巴黎去。讓他一個人留在這裏，孤零零的，沒有人來安慰他，鼓舞他，陪伴他。燈光照耀着他底稀疏的灰白髮，他底背彎曲得比平常更厲害，寫字時像是很費力。我這時候才發現他是這麼衰弱，這麼老。他苦心地用慈父的愛養育了我這許多年。現在正在他需要人扶持的時候我卻要離開他了。我記得前兩年這裏的老蓋爾呂先生，他在一個月之間死去了妻子和一雙兒女。他一個人孤獨的生活了幾天，就變成瘋狂，拋棄了家財，不帶一文錢，徒步旅行到什麼地方去了。臨行時他曾走過我家門前。他底那種可憐的樣子，我一生也不會忘記。我想起他，我又想我底父親。我彷彿看見父親也變成了那樣子。

『釀菜，釀菜，』父親放下筆悲聲叫着我底名字，過後又嘆息一聲，便把頭埋在桌上。我跑回房裏，就哭了許久。我決定了。

（九月十三日）

約賽夫來時已是黑夜了。我在父親底房裏。我當着父親底面把戒指褪下來還給約賽夫。我說我並不愛他，我不願做他底妻子，並且請他以後不要再到這

里來。我這時候的態度異常堅決。我覺得我有很大的勇氣。

約賽夫像受了很大的打擊，面色立刻變了。他瞪着眼睛張着口，在短時間內竟說不出一句話。過了一回，我才聽見他喃喃說：「釀菜，釀菜，你瘋了，……你瘋了。」

我不敢看他，我不敢再聽他說話。我怕我底勇氣會消失。

我不顧約賽夫和父親，一個人跑出房來，我慌忙地走出了院子。

黑暗包圍過來，墨色的天空中閃耀着無數的明星，涼風四面吹來。我底心空無一物。我只是不住地向前走。

回到家裏不過九點多鐘，我逕自去睡了。父親底房裏還有燈光，但門已經鎖住了。

我想今晚一定有許多惡夢。

(九月十四日)

我起來得較遲，父親已早起來了，他底房門大開，但我看不見他底影兒。我弄好咖啡，我叫他，卻聽不見他底回答。我走出院子，但附近也沒有他底影兒。

我又走回他底房裏。書桌上放着一封信，封面上寫着：『給我底愛女釀菜。』我連忙拆開了。

『釀菜，我底小釀菜。——我去了，我永遠地去了，這不是爲了使你悲苦，這是爲着使你幸福。每知道你愛他，他也愛你。你剛才當着我底面對他說了謊，說你不願再見他。你拒絕了他，這全是爲我。我固然不願意在失掉你底母親之後再讓你他去。然而你底這樣大的犧牲我是不敢接收，不配接收的。我不願把你底青春拿來爲我浪費。我必須使你跟着他去。我太愛你了，所以我要使你得着幸福。我放棄你，離開你，正爲的是使你幸福。』

你底內心的衝突我早已看出去了。我明白我底存在乃是你們兩人中間的障礙，也就是你底幸福之障礙。我早就應該去了。可是爲了想完成我底著作的緣故，我又留了這許多天，以致釀成今晚的事。我固然愛我底著作，我以爲這是我畢生的事業。但我更愛你，現在爲了你底緣故，我便把牠犧牲了。我去了。我沒有一點遺憾。我實行了我底志願，我是很快樂的。你不要找我了，因爲在這世界中你不會再找着我。

快去把約賽夫找來，和他去結婚。我知道他愛你，所以我把你託給他，他可以代我保護你，看護你。不要再想我了。祝你們快樂地生活在一起，這就是你底父親底最後的願望。別了我底永不能忘記的愛兒。我彷彿還在吻你底雙頰。

你底父親（十三晚）

我沒有眼淚，我不再像一個女孩似地哭了。我要壓抑下我底悲哀。我預備出去找約賽夫，找他來共同實現父親底最後的願望，建立我們底幸福的生活。也許我底眼睛在短時期內是不會乾的，但幸福的生活必須建立起來，為父親，為約賽夫，也為我自己。

十一 無邊的黑暗中一個靈魂底呻吟

這街道在平常本來是很潔靜的，但現在忽然熱鬧起來了，街中間聚集了一大羣人，具着各樣的身材，穿着各樣的衣服，有着各樣的面孔，層層密密的圍成了一個大圈子，站在後面的人都伸出頸項，好像要盡力使他們的身體立刻長高幾尺；而僥倖得站在前面的人又似乎拚命要擴大自己的身體，恐怕他們看見

的景象被後面的人偷看去了一般。在這樣你推我，我擠你的競爭中，又夾雜着從許多口裏吐出來的話語。這街道確實是熱鬧起來了。

這時候大學生李冷偶然從這街道經過。熱鬧景象引誘着他挨近了這人羣，而且靠了他底體力，居為在密層層的人肉堆中分開了一條小道擠進去了，旁邊一個肥胖的商人幾乎被他掀倒了，那人立定了，怒目看他，但他並沒有注意。他是擠進去，達到前一排了。他才知道這羣衆所注目的乃是一輛黑色汽車，旁邊躺着一個似人非人的生物。然而現在他是死了，死得像一塊石頭，硬直的，冷冰冰的，但也是血淋淋的，伏在地上動也不動，他底頭被壓碎了，腦漿也出來了。他底襤褸的衣服裹着枯瘦的身體，上面塗滿了血跡和污泥。只從服裝上來看，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而且他底生命之價值也就被估定了。汽車上除了車夫而外，還坐着兩個人。一個是約莫三十多歲的男子，圓圓的紫色臉上微生出了幾根黑鬚。他戴着博士帽，穿着一件華絲葛狐皮袍子，外面罩着一件青色馬褂。傍着他而坐的是一個時髦女子，穿的綠緞旗袍，罩着粉色的長馬甲，壓着她底翦短了的頭髮的絳色帽子上站着一個綠鸚哥。她底臉却是一個美麗的臉。她底一對靈活的眼睛更是美麗。但從那裏面李冷看出了一種非

常的表情；這並不是憐憫而是畏懼。

那個男子伸出頭和站在車外的中國巡捕說話，巡捕對他的態度是恭謹的。來遲了的李冷所聽見的已是他們底談話之最後了。

『你把汽車底號數記起來……有什麼事……到我底公館裏來說好了。』那男子昂然地說，好像十分不在意的樣子。

『是……大人……不過……不過……』巡捕笑容可掬的回答。

『這東西嗎？』那男子輕蔑的指着地上的屍死，打斷了巡捕的話。『你把他搬開就是了，……我現在還有要緊事。……』說着在懷裏摸出一個皮夾來，從許多的鈔票中取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交給巡捕。『你快去叫部車子來把他搬開好了。』

巡捕接了錢，恭敬地行了禮，在人叢中分開了一條路揚長地去了。

『這東西？你不如叫他做狗還好些！』一個人憤憤的低聲說，這句話冷冷的，冷得像雪風一般的，刺入李冷底耳裏。李冷不意喫了一驚，掉過頭來，要想看那說話的人。但周圍盡是些帶笑的，愜然的臉，只有在他的後面，隔着兩三個人，站着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李冷只看見他底頭：瘦削的臉，突起的鼻子

，放光的眼睛，微開着的口。所不能用言語形容出來的是那個人底受苦的面貌，這像針一樣在李冷底心上刺了一下。他底聲自語道：『是他，這一定是他。』

汽車夫自始至終就坐在車前，帶着膽怯的樣子，動也不動。最後主人叫他道：『阿根！開車！不走還幹什麼？』車夫好像從夢中醒了過來，連忙作開車底預備，先按了一聲汽笛，接着就開起車來。

出其不意的，羣衆口裏嚷着，拚命的奔跑，在一陣你擠我推的競爭之後，讓出了一條大路。那汽車竟洋洋得意的飛馳而去。一聲聲嗚嗚的汽笛在表示她底勝利；但同時追上來的還有許多因擁擠而被撞跌的人底惡毒的罵聲。

李冷從旁邊的人底談話裏纔知道乘汽車的人是戒嚴司令部的什麼祕書長。

那祕書長底汽車去得遠了。叫車子的巡捕還沒有回來。「這東西」硬直的，冷冰冰的躺在地上。剛纔被汽車衝散了的人又重新聚集攏來。有的用手指着，有的用口嚷着，各人自由的大聲說話。有的怪死者自己不小心，有的說車夫太不把人當人，有的說這是命該，也有的嘆死者可憐，有的在罵那殺人的機器。然而却沒有人罵那祕書長的。

其實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那瘦削的男子分明在說了：『那祕書長，那該死

的東西，那狗。」對於李冷，那一聲尖銳的，憤怒的聲音，壓倒了無數的人底談話。像一塊石頭似的，她自己向李冷擲來。李冷不自主地轉過頭來，恰巧兩人底眼光正對着了。李冷立刻看出來那青年底眼裏含着的是無窮的憎恨，連他也有點害怕起來了。微微低下了頭，但他仍斜着眼睛偷看那青年。那青年在深深的看了一眼李冷之後，便迅速的，像兔子鑽籬笆似的，在人叢中擠開了一條路出去了。李冷也跟他走出來，這與其說有意的，不如說是無意的，實在李冷自己也說不出要跟着他出來的理由。在這一短時間以內，他是被那含着無窮的憎恨的眼光所佔有了。

離開了熱鬧的人羣，空氣便寒冷了。他打了一個冷噤。在他的前面有三四步遠近的光景，正走着那青年。他穿着灰色棉袍。大概棉袍是太薄了，因為要溫暖他底身體，那青年便走得很快。他底瘦長的身子挺直地在寒風中移動着，好像是一根竹竿。李冷底注意力差不多全集中在這青年底背影上面了。忽然李冷覺得自己底眼睛有點異樣了。在他底前面真正立着一根竹竿，而且還拚命的長，差不多長到了不可捉摸的高度。無論他怎麼走，竹竿總在他底前面，他有點驚惶了，便叫了起來。一個灰色的東西擋住了他的去路，竹竿早不見了。

那青年攤開了兩手，問他道：『請問爲什麼要跟着我？』一對放光的眼睛好像要看穿李冷的心的。

突然的，出其不意的發問，使得李冷找不出一句回答的話。好像自己的祕密被人識破了似的，他底心裏只感到驚惶，臉也紅了，茫然看着瘦削的臉。

那瘦削的臉上倒現出了笑容。那青年微笑道：『不要怕，你覺得我底舉動上有奇怪的地方嗎？』

這微笑鼓起了李冷底勇氣，他說：『我知道你就是方纔罵那祕書長的人！』
『你該不是偵探罷！』青年底冷然的回答。

『不，我們是朋友，……對你，我是表同情的！』李冷熱情的分辯說。

一道微光掠過瘦削的臉，但只是在一瞬間，過後又消滅了。青年底臉上又恢復了冷淡的樣子：『當然。』這樣一點也不動心的回答更使得李冷驚奇了。

兩個人無言底走着，不久就走入了KT路。到了KI里街門口。青年一面向裏面走，一面邀李冷道：『我就住在裏面，進去坐一下好嗎？』

李冷竟默然跟着那青年進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爲着好奇呢，還是爲着對於那青年的同情的緣故。

在第十九號的後門前，那青年站住了，伸出他底手向門擊去，門沒有被鎖着，受了他底打擊，發出一聲好像是苦痛的叫聲，立刻退後了，因為推的人用力太猛，木頭的門撞在磚牆上又復彈了回來，但青年已跨了門限進去了，李冷早有了預備，他伸出手等着門過來。門一達到了他底手，他輕輕一推便也進去了。

上了樓梯，青年摸出鑰匙開了亭子間門上的鎖。門開了，他讓李冷先進房裏去。

房子很小，也沒有什麼陳設。靠着右邊的牆壁的是一張木板的牀，上面放着薄薄的被褥，雖有牀架，却沒有帳子。對着門的一堵壁上開了一個窗戶，窗前面是一張方桌。桌上亂堆着舊書，墨水瓶，幾管筆，一些原稿紙。左邊的牆壁被方桌佔去了三分之一的地位，桌子兩邊放了兩把椅子。正當在這堵牆壁底中央處掛了個大鏡框，裏面放着一個四十多歲的慈祥的婦人底照片。這一堵牆壁和開着門的一堵牆壁底鄰近的角裏放着三口箱子。這房子裏所有的東西就是這些了，至少在李冷。看來就只是這些了。

那青年一進門來便倒在牀上，除了『請在椅子上坐坐罷』的一句話外，什

麼都不說。這樣的舉動更是出乎李冷底意料之外，真使得他不知要怎樣做纔好了。他並不坐，只是茫然立在桌子前。眼望着窗外，有點困窘了，失悔不該進來。

突然耳朵裏聽出了一種哭泣之聲，聲音很低，好像是一隻無家的狗受了誰的鞭打後的哀號。無窮的絕望的痛楚都在這裏面了。一把利刀劃着李冷底心，他開始戰慄起來。他明知那青年在哭，但他不相信這會是青年底哭聲。在他底眼前，那瘦削的面貌，突起的鼻子，放光的眼睛出現了。他不相信那個會如此傲然底對他談過話的青年現在會哭得像一隻被打傷的野狗似的，然而分明的，分明的在牀上那青年斜臥着，雙手捧着臉，低聲痛楚地哭了。

李冷不知道那青年底悲哀，而且在他看來那青年底舉動也多少有點奇怪。他不好勸他，又不好問他。他自己只好裝着聽不見的樣子。但他實在是恐懼起來了。

在這里一分鐘好像是一年。一方面寂寞得難受，一方面那哭聲貫澈了全房子裏的空氣。李冷雖想裝出安靜的樣子，但自己底惶恐却是一秒鐘一秒鐘的增加。到後來李冷底心裏也有點悽愴了。爲了要安靜自己底惶亂的心，李冷打算

在書堆中找出一本書來看。當他把眼光放在桌子上的時候，無意中把桌上的疊在一起的幾張原稿紙拿起來看。印着紅線格的白色原稿紙上一行一行的染着藍色的字跡。這是一首長詩，還沒有寫完，最末的一段是：

……

他呻吟着，痛楚的呻吟着，

一幕可怖的慘劇又在他底眼前開演了。

這是一個寒冷的冬夜，

廣闊的田地上蓋滿了皚皚的白雪，

在被暴風震撼着的一所院子中，

來了一羣背着鎗帶着刀的土匪們。

這一家的主人早已逃得乾乾淨淨，

只剩下那患病在牀被留下看守莊院的一個農人。

人打他，人拉他，人放他在地，

要他說出那有金，那有銀。

他本來就一無所知，怎麼能夠答應，這一來更激怒了失望的，虎狼的匪們，人把院子的牆角和地板都挖盡，掘盡，他不說什麼，人也終於找不出金銀。

人打他，人拉他，人放他在地上，

他哀號，他苦叫，他搗着頭顫抖地求饒。

雖然是微弱的，但也是痛楚的聲音不住的哀叫：

「大爺們，仁善的大爺們，可把我這條狗命——這條一錢不值的狗命，開恩饒了，

願天老爺保佑你們，——保佑你們日後能步步高！」

這樣的，一絲一絲的，一條垂死的狗底絕望的哀號，

終不能，終不能使匪徒們放下他們的快刀。

舉起來，舉起來，高高地舉起來，

呀！這無數亮晃晃的利刀！

砍下去，砍下去，狠命的砍下去，

呀！那一塊血肉的身體！

刀上塗滿了腥紅的血

地上染滿了腥紅的血

手上灑滿了腥紅的血

哀號，苦叫，在空氣中戰抖着的掙命的呼號！

在這短短的一瞬間，一條不值一錢的狗命就這樣完結了……」

下面一定還有，但却還不曾寫了出來，他又翻起第一張看，題目是，「無邊的黑暗中一個靈魂底呻吟。」題目下面歪歪斜斜的署着一個人底名字。「杜大心。」他也就去看前面的幾段了。

「杜大心」這個名字在李冷並不是陌生的，他常常看見過。他記起這原來是在春潮季刊上發表撒旦之勝利長詩的人。他就是杜大心？一霎時他底惶恐便消失了，因為他以為他懂得那青年了，但心裏倒因此而有點痛楚了。他放下詩稿，對着佈滿了灰塵的玻璃窗發癡想。

青年在牀上咳了一聲嗽，使得李冷又從癡想中醒過來了。他聽見青年坐了起來。他轉過身子。那青年的苦臉又突然現於他的眼簾前。眼角上還留着晶瑩的淚珠，呼吸急促，青白色的臉上有幾處紅色的跡印。

他想和他談話，但驟然間找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他又感到惶恐了。惶恐之中，他究竟也吐出了幾個字：『先生就是杜大心嗎？』

『是』這便是那青年底短短的答語。

他們便開始談話了。

十二 一個平淡的早晨

杜大心醒來，看見自己睡在地板上覺得很奇怪，過後也就明白了，昨晚的情形雖然已經記不清楚，但他還留存了一個大概的印象。這時候隔壁人家的掛鐘正響了，清清楚楚地敲了七下。他穿好衣服，照例地在樓下廚房裏洗了臉，漱過口，便開了門，大步走出了。

出了街門，他頓時覺得是在一個寒冷的，寂靜的街道中了。太陽已經起來了，天空中罩着一層薄霧，不過街中的景物還模糊可辨。他信步走到十字街

頭，忽然暫時地停了步。他這時才明白他並沒有一定的目的地，但自己現在卻站在三條可走的路底前面了。究竟走那一條路呢？自己一時也不能選擇，不過他有一個思想，就是不到昨天看見汽車碾斃人的那條街上去。站在十字街頭向四面茫然地望了一望，終於半意識地取了右邊的一條路。

街上少有行人。陽光透過薄霧射在西邊的屋脊上。太陽底光芒雖然已經比較在夏天時微弱了許多，但太陽還想盡力驅散那正遮蔽着牠的薄霧，把牠底光明完全照在地上，把夏天的暖熱帶回來。不過牠底努力還是沒有用，人們依然感到冷。過往的行人還是縮着頭，聳着肩，駝着背。那伸直的道路經過了半夜的安息之後，現在又開始向人們訴說她底被人踐踏的命運了。人底脚步一壓下去，便聽見路底受不住的叫聲，這叫聲和很早的市聲打成了一片，算湊成了早晨的音樂會。在堆滿了人和菜攤子，菜擔子的一個廣場之前，他知道自己走過菜市場了。

他不關心地看着那一羣忙忙碌碌的人，脚步下得很慢。離他不遠，一個賣菜的，大脚的中年婦人，藍布帕子包着頭，黑黃色的一排上牙被嘴唇包不住，露了出來，正在細幾根蘿蔔，她剛剛把蘿蔔細好交給買主，一面伸出手去接他

逸過的錢，一個八九歲的黑臉小孩，偷偷地，卻又迅速地伸手在她底背後的一個籬筐裏抓了一根蘿蔔就飛跑了，正因為動作得很快，一個不留心，在跑的時候竟把放在地上的扁擔踏了一下，驚動了那婦人。她霎時間就明白了這經過情形，連忙放開大步追上去。大概因為饑餓的緣故罷，小孩顯然跑不動了，她很快地就追到了他底身邊，一把抓着他底右肩，只一拖，幾手把他拖得跳了起來。接着她又用她底粗大的右手沈重地在他底黑瘦的面頰上打了幾下，含在他底小嘴裏的蘿蔔，便落在地上了。這一根蘿蔔已被咬去了一小段，而且在剩下的一段上還留着幾個很深的齒印。那婦人還不停地打他底臉，他底身。他在竭力防衛，一面也拿難入耳的罵語來回答那婦人底咒罵。但大小相差得太遠了，他終於被打得哀聲向他底敵手求饒了。差不多凡是可以用阿諛敵手，卑下自己的話都說盡了，但並沒有一點效果。

周圍漸漸地聚集了一羣觀客。大家都以看滑稽戲的眼光來看這方才發生的事。一個健壯的中年婦人和一個瘦弱的黑小孩相打，而且在那個激動臉上像喝醉了酒一般紅的婦人底手裏，那個黑小孩確實是喫虧了。這是多麼滑稽的景象呵！大家臉上現出寬鬆的微笑，好像表示他們所願意的正是這類的事。

如果這一幕活劇長久繼續下去，這條街底交通就會發生危險了。因爲凡是過往的人都忘記了自己底事，帶着很有餘裕的樣子擠進人羣來。人是不住地加多了。幸而一個老年人出來說話了。大家底目光奇異地射在他底身上，似乎怪他不該出來管閒事，又似乎害怕這幕活劇就會因老人底話而收場了。

「嫂子，放了他罷，他也吃夠打了。……這麼小小的年紀，怪可憐的。蘿蔔，他已咬壞了，就打死他，也沒有用。……不如我把這根蘿蔔的價錢還你，放了他去罷！他以後一定再不敢做賊了。」那老人一面說，一面走到孩子底面前握着孩子底肩膀，想把他拉開。孩子見有了救星，便從那婦人底手中溜開了，像小鳥般地依着老人。

「哼！放了他？我才不幹咧！」婦人突然變了臉，出其不意地猛力把孩子拉到牠底身邊，幾乎把老人也摔了一跌羣衆哄然大笑起來。老人紅了臉，失悔自己多事，討了一個沒趣，也不好意思再開口。張惶地向四圍看了一眼，便溜出去了。

「哼！一根蘿蔔倒不要緊！誰希罕你的錢！誰要你來管閒事。你這一回不叫他喫夠苦，他以後會連你的衣服也剝去了。……哼！你出錢，要老娘放

他！老娘還更做得出。老娘要把這小東西拉到巡捕房裏去，叫他見見世面，免得不知好歹！」雖然依舊是怒罵，但裏面卻含得有多麼得意的語調。羣衆立刻發出了讚揚的吶喊：「好！好！」然而黑小孩底臉上這時候起了一陣苦痛的痙攣，在絕望中，他掙扎，他想作最後的脫逃。但結果只得到比刀還鋒利的咒罵，和鐵石一般沈重的拳頭。最後那婦人決定完結了這場悲劇，把菜擔子託了人看守，自己拖了小孩子去找巡捕去了。

這一次，孩子一點也不抵抗，很柔順地任牠拖住。臨行時他掉過他底小臉四面一望，想找尋什麼東西似的，忽然扁了嘴，從紅腫潤濕的一對小眼裏，淚珠兒滾滾地流了下來。他底口發出了慘不忍聞的聲音：「媽媽！」「媽媽！」這聲音裏含得有什麼意思，羣衆自然不能懂得，而杜大心也是不能懂得的，不過他明白在他底一生中聽見用這樣聲音叫「媽媽」的，這算是第一次。

去了，婦人拖着小孩去了。羣衆也就分散了，除了一小部分的人跟着婦人走去外，其餘的人都回去做自己底事。一路上三五成羣，議論紛紛。杜大心本來打算一直向前走的，但這時候他便急急跨了幾大步，向左邊轉了彎又到另一條街上去了。

走完了這條街，再一直走去。猛然間他向周圍一看，喫了一驚，他明白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了。這正是他打算避開的地方，然而卻又不自覺地走到了。街道還是一樣，但景象卻不同了。

一切都是幽靜而安閒，陽光驅散了薄霧慢慢兒從屋脊上爬下來了。右邊一排店鋪的屋簷上染上了黃金色。一家屋簷上坐着一個黑貓，在曬太陽，拿牠底前腳在頭上搔癢。又在一家簷角下掛着一個鳥籠，裏面裝着一對白燕，在歌唱着歡迎新來的陽光。一切都是幽靜而安閒。店鋪裏櫃台旁邊擺着老板或店夥們底悠悠的找不出一點表情的黃臉，有的眼望着街中散淡地緩步的過往行人，有的口含紙烟在和同伴閒話。和平的空氣管治了這街道。昨天的慘劇是不留一點痕跡了。要不是杜大心昨天親眼在這里看見那件事，那麼他一定不相信會有發生慘劇之可能的。因為不僅這空氣，這環境是異常和平，而且就從那些擺在櫃台旁的黃臉上看來，也可以推測出，在他們底一生中，殘酷的悲劇是不曾發生過的。不僅汽車不曾碾死人，黑小孩不曾因偷東西而被打，被拉進巡捕房，就是各地連年的戰爭，軍閥魚肉人民，土匪與軍隊底橫行，以及革命黨被人像豬狗一般地屠殺等等的事，都是不會有的。何等幸福的人生呵！

然而不幸的杜大心昨天曾親眼在這里看見過一件不尋常的事。現在他又是立在昨天的原地方了。他還分明記得這是那屍首倒臥處，但血痕已看不見了，而且也沒有一點別的遺跡了。什麼都沒有了。一切只能在他底記憶中去找尋。他暫時立在那里，迷惘地看着過往的行人。一陣車輪聲逼近了。一輛糞車慢慢兒走過來了。在前面拉着繩子的是一個十多歲的女孩，穿一件短短的薄薄的破棉襖，一團團灰黑色的棉絮已經綻出來，懸掛在破布底裂縫處。蓬着髮，赤着足，她底臉凍得通紅，嘴裏噴着熱氣，拖起車來很是喫力。後面推車的老漢，從年紀上看來可說是她底祖父，一頂非常破爛的氈帽蓋了他底半禿的頭頂，眼睛只有一隻，臉上的紋路已皺得不堪，枯瘦的唇邊綴了幾根灰白的鬍鬚。衣服底破爛和他底孫女差不多，也是赤足。他推着一輛糞車很覺喫力，恰像一匹老馬駝着重載被鞭打着不得不向前走一般。緩緩地走着，雖然是緩緩地，卻也終於走過去了。

杜大心目送着他底背影直到看不見為止，然後又回過頭來把眼光射在昨天流血的地點上。霎時間他看見從土地內爬出來昨天那個屍體，而且站起來了，相貌恰和剛才看見的推糞車的人一樣。呀！不只一個，是兩着，四個，八個，

十個、千個，萬個，街上過往的人都是了。同樣的衣服，同樣的面貌。他感到一種壓迫，先是懷疑，後來就是恐怖了。「呸！這是不可能的事！我不信！」他努力睜大了眼睛，果然什麼都沒有了。一切依舊是幽靜而安閒。他有點莫明其妙了。忽然在他底耳邊，有人在大聲說：

「我們在貧窮裏生，我們在貧窮裏受苦，我們在貧窮裏死。這都是為的你們。」

呵，這不是一個人底聲音，這是一萬人的聲音，百萬人底聲音，乃至一全個階級底聲音，他想到這所謂「我們」和「你們」，不想猛烈地戰抖起來了。

這一天也和其他的日子一樣，平淡地過去了，推糞車的老人回到家裏依舊和他底孫女過着半冷半餓的日子，店鋪的老板們依舊伴着他們底妻子做悠悠的好夢。當夜的母親以她地大得無窮的手臂把地上的一切緊抱在她底懷裏的時候，有兩個人這一晚卻不能夠閉眼安睡了。一個是賣菜的婦人。因為她今天曾做了一件快意的事，喜歡得睡不着。另一個是生着病的女人，因為她底愛兒早晨在家裏餓得難受，跑了出去，到晚上還不見回來。

十三 生日之慶祝

說也奇怪，那一次奇異的偶然的會面竟使得李冷和杜大心（兩個信仰各別的人）成了親密的朋友，而他底溫柔美麗的妹妹李靜淑也和那個可怕的詛咒人生的詩人認識了。

杜大心第一次給與李靜淑的印象完全和他給與哥哥的印象不同，就在她本人也是料不到的。因為這一個詛咒人生宣傳憎恨的人生在她底面前，正像一個不知世故的孩子那樣地行爲。他底動作差不多是笨拙的，而且帶點羞愧的，與李靜淑底理想中的杜大心完全異樣。她從前以爲杜大心至少是冷酷的，驕傲的，粗暴的，而且多少有點可怕的一種人現在她纔明白這是幻想了。這種幻象之消失，對於杜大心倒是有利的。因為李靜淑見了杜大心底幼稚的，笨拙的動作，對於他就起了一種愛憐的心，像姊姊對於犯了錯過的弟弟一樣，（雖然他底年齡大於她，）她便坦然地寬恕了他對於她的觸犯。她一點也不討厭或恐懼他。在這種情形中他們便自然地成了時常來往的友人了。

有一天晚上，杜大心從他們底革命團體會議處回來，人是異常的疲倦。在

這一次會議裏他爲了對付時局問題和一個較老的同志辯論了許久。當時在興奮之際，倒不覺得什麼，出來以後便覺得頭腦有點脹痛了。他回到家裏頹然倒在牀上，似乎一點力量也沒有了，衣服也不脫，他就迷迷糊糊昏昏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十點鐘。

十二點鐘的光景，他預備出去喫飯了，忽然在地板上離門不遠處發現了一張名片，這顯然是誰從門隙裏擲進來的。他拾起來一看，原來是李冷的名片，上面還用鉛筆寫了幾行字：

「頃偕舍妹來訪，值兄外出，未晤，悵甚。明日有暇請於午後來弟處一談，愈早愈佳。此致

大心兄

弟冷留字星期六

原來李冷兄妹昨日曾到這里來過，名片便是他們留下的。不過昨晚杜大心一回來，倒頭便睡，所以沒有發現出來。

這天午後兩點鐘他果然就到李冷家去了。

樓下的客廳今天裝飾得特別美麗。壁上掛了幾張西洋名畫，地板上鋪着埃

及製的地氈。房子底中央放着一張大餐桌，桌上正中間放着兩盆花，桌子底周圍有幾把烏木靠背椅，另外靠着牆壁還有幾把躺椅，最深處的一堵牆邊放着矮的一個條櫃，上面陳設着極精美的裝飾品，左邊的一角立着一架穿衣鏡，一架大鋼琴放在右邊的一角，正和鏡相對着。

李冷一個人坐在靠背椅上，其餘的人都坐在躺椅上。杜大心認得這些人穿着漂亮西裝口含紙烟的是大學教授袁潤身，長衫馬掛的是春潮季刊底編輯陳冰伯，傍他而坐的粉紅旗袍，淡青色長馬甲的女子是他底新婚的妻子鄭燕華。還有一個穿着一套半新舊的西裝的矮人是李冷底同學林秋岳。李靜淑底坐處離鋼琴甚近。

他們一見杜大心進來，照例起身打個招呼，杜大心也和他們點了頭，揀了一把離門不遠的躺椅坐下。

『大心，又有好幾天不曾看見你了。你在幹些什麼？』李冷笑着向他說。『你怎麼來得這樣遲？』

『我一天總是忙着那些事！對不起，昨天累你們兩位白跑了一次。我昨晚回來，倒頭便睡。今天十二點鐘預備出門的時候，纔發現你留下的名片。要是』

再大意一點，這時候我還不會來這里呢！」杜大心說着，幼稚的笑容在他底瘦削的臉上現了一次。

「杜先生，……你今天要是不來，我可不答應你。」李靜淑半嗔半笑地的說。「今天是我哥哥的二十五歲的生日，我給他慶祝，請了幾個客來快快活活地玩一天。他們都是在早晨就來了。你一個人卻來得這樣遲！我們正要罰你呢，」

「但你並不曾告訴過我今天是他底生日，我怎麼知道？昨天的名片上又不曾提起，」這是杜大心底分辨。

「這又怪了，以前杜先生在這里的時候，我不是常常提起嗎？怎麼杜先生沒有聽見？昨天是我哥哥不肯在名片上寫出來。我也想要告訴了你，你大概不來的。」她微微一笑，「杜先生總是和小孩子一樣怕見客。……」

「不，那是我底記憶力不行，忘掉了。」杜大心顯然有點窘了，逃遁似地說。

「妹底嘴永遠是不肯讓人的！」李冷笑着說。

在那少女底鵝蛋兒般的臉上，兩個笑出渦現了。接着是一聲低的，清脆的

笑聲。大家都笑了。

陳冰伯摸着他底短短的八字鬍向杜大心說：『大心，你底最近的那首長詩已在春潮季刊三卷五號上登出來了。你看見了嗎？不過我覺得這首長詩和撒旦之勝利相比太差遠了。就藝術而論，你是大大退步了，應該更努力纔是。下一期你有什麼稿子呢？』

『是，我看到了。你底批評是不錯的。我近來心境太惡劣了，精神也支持不住，事又多。提起筆就感到一種苦痛，一種壓迫，我沒有力量再寫什麼東西了。就是那首靈魂底呻吟還是因為你幾次來催促纔勉強寫成的呢？所以那麼壞。……我沒有力量了，……寫的力量我是沒有了。……』杜大心憂愁地說。

爲什麼呢？你因爲我批評那首詩著得不好，就灰心嗎？你也曾寫過撒旦之勝利那首好詩呢！這一期春潮季刊上定要有你底一篇東西纔行。』陳冰伯解釋似地說。

『不是因爲你底話，是我自己感到。我以後像詩這一類的東西再也不能寫了。我沒有那個心了。我覺得在我們不把行爲來造成一種力量的時候，言語是

完全沒有力量的。所以魂靈底呻吟這詩是多麼空虛，因為在這一點我自己底心就早是空虛的了。……」杜大心底憂愁被引起來了。

「杜先生底撒旦之勝利真正動人，佩服得很」林秋岳插口說，一半為的是安慰杜大心。

「我也這樣說，我常常讀他底作品還流眼淚呢！」鄭燕華也附和着說。

「不過，我底意見和你們底不同，我覺得他底作品完全不像他底人，他底作品是太可怕了。」李靜淑加入這談話。「我固然也被牠們感動，但我總怕讀牠們。我覺得作者所描寫的是誇張的，可怕的，不必的，而且是不可能的。譬如在那首曾誦一時的長詩撒旦之勝利裏，作者居然那樣詛咒人生，那樣歌頌撒旦之勝利。那種思想，我們不說有，只要一想到就夠使人戰慄了。……杜先生，你覺得我底批評是過於苛刻嗎？」

「密斯李底話不錯！」袁潤身笑拍着手。

「我底意思並不是這樣。」杜大心似乎更憂愁了，但表面上並不激動冷冷地，而且差不多是涼血地說，因為這時候，他忘記了聽他講話的是些什麼人。他好像自己是一個裁判官，在宣告一個階級，一個社會底死刑。他覺得他所判

決的死刑囚是一點抵抗力也沒有了，所以他能夠鎮靜地，冷冷地說話。「我所寫的正是我所確實感到的。如果你們責備我詛咒人生，那麼至少在我看來，人生是可詛咒的，如果你們責備我歌頌撒旦之勝利，那麼至少在我看來，撒旦之勝利是應該歌頌的。密斯李底話，從你底出發點看來，是只能如此。但在我，我使不承認你底話。你說我底描寫是可怕的，這是因為世間正有這如許多可怕的事。你說這是不必的，不可能的。而事實上除了你而外，在別人底心裏確以為是必要的，可能的。……」

「我否認這樣的話！」袁潤身憤憤地說。

「且聽我說完再反駁不遲。」杜大心冷笑說。

「袁先生，你且讓他說下去。」這是李靜淑底溫柔的聲音。

「我憎恨罪惡之心，並不減於密斯李，也不減於任何人。然而惟其罪惡牠憎恨得很厲害，所以我不能放過牠，忘掉牠，所以要把牠寫出來，使一切的人知道這世界是怎樣的。其實我常常對自己說：「夠了，夠了。這一切的罪惡已經夠了，你還什麼還要把它寫出來，傳出去，苦惱大家？」然而事實上大家正以為罪惡還不夠，誰都蒙着眼睛，塞住耳朵，裝出看不見一切，聽不到一切的

樣子，一面又來犯罪惡。我在一陣憤怒中又說：「既然大家還以為罪惡犯的太多了，不如就率性讓撒旦來管治世界罷！」因為至少牠是不戴一點假面具。我已經扣過了人生底一扇扇的門，但每一扇門都塗滿了無辜受害者底鮮血。在這些血跡未被洗去之前，誰也不配來讚美人生。……」

除了袁潤身惶惑地望着杜大心外，其餘的人底臉漸漸陰沈下來了，但奇看得出這是爲了憂愁，而非由於憤怒。李靜淑底一對大眼閃電似的看入杜大心底眼，她想看出一點不可解的東西，她底聲音微微戰抖：「我想這血跡是應該用愛來洗掉的，用了憎只能添上更多的血跡。」

「愛？小姐！誰曾看見過愛來？」杜大心譏笑似的說。「我們已被這樣的話麻醉夠了。如果愛是實在不虛的，那麼世界怎麼會成了這樣子？人們說愛說了若干年了！誰曾看見愛來？我不，我要叫人們相恨，惟其如此，他們纔不會被騙，被害，被殺。就因為有你們在拿愛字來粉飾世界，所以這世界還會繼續下去！在我是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不要再聽那愛字。」最後的幾句話是用憤激的語調說出來的。

李靜淑底臉上現出了憂鬱的表情。她底一對晶瑩可愛的瞳兒又幽暗起來

了。她並不答覆杜大心，她在深深地思索什麼。杜大心看見這樣也就不再說下去了。他底態度漸漸緩和起來，他覺得自己底話有點過火，觸犯了她，想說一兩句道歉的話。

然而袁潤身卻憤憤地說了：『大心，豈有此理，你簡直在罵人了。』

杜大心看見他底那種舞着右手，點着頭，開動着大口的樣子，只覺得暗中好笑，並不睬他。

主人李冷在這場論戰中並沒有說過一句話，現在卻也開口了，他微笑地望着他底妹妹：

『我們底這位女批評家今天可被人難住了。……我也是不贊成大心底意見的，不過今天我們又不是在開辯論會。……你們說來慶祝我底生日，卻在這里吵起來，這真奇怪了。……妹，你說是不是？』

鵝蛋兒般的臉上微現了紅暈，兩個可愛的笑渦更顯得動人了。杜大心底心裏被射入了一線溫暖的陽光，覺得有了熱氣了。李靜淑從深思中猛省了，她帶羞帶笑地答覆她底哥哥道：

『這要怪我，是我惹動了杜先生底感觸，叫他這樣激動。杜先生你可以原

諒我嗎？……我們從這時候起不許再談什麼不快樂的事。……我發命令！

「多麼可愛的聲音呵！」杜大心想。他也笑了一笑。

「我有一個提議，就是請每個人說一個笑話，……」李冷這樣說。

「有趣！我第一個贊成！」袁潤身一面在擦火柴，燃第二支紙煙，一面大聲說。

「我也贊成。」大家異口同聲說，但除了杜大心。

「不過，我也有一個提議，就是請密斯李給我們唱一首歌。」袁潤身把烟夾在右手底兩個指頭中間，張開口，吐出一口白霧，從鼻孔裏也跑出兩道白氣，一圈一圈地騰上了空中。然後他纔慢慢地說。

「贊成！」大家又是異口同聲說，不過杜大心仍沒有開口。

「袁先生總愛說玩話！我那里配說唱歌！」李靜淑開口說。

「妹，你就唱一首罷！」李冷又在慫恿她。

李靜淑帶着一種矜持的，嬌羞的微笑答應了。她走到鋼琴旁邊，坐在凳子上，揚開了鋼琴底蓋子，試按了一下，說道：「這是我才學來的，歌名「一個

英雄底死，「說的是十七世紀俄國農民革命領袖哥薩克英雄拉進底故事。著者是一個中國人，在前一期現代雜誌上發表的，想來大家都看過。我現在只唱開始的一部份，只唱到拉進辭別未婚妻到頓河地方去煽動革命為止。……」

杜大心底臉上突然現出了一種異樣的表情，這顯然是一種意料不到的事之到臨，使他感到驚喜了。他底臉為一種光輝所籠罩着，心裏也激動得厲害。衆人底眼光都是在李靜淑身上，沒有注意到他，其實縱然注意到，他們這時候也不能夠懂得的。

李靜淑說罷，先沈思了一會兒，她底臉突然帶上了莊嚴的色彩，便按起鋼琴，唱了。

杜大心底坐位正對着那一架大穿衣鏡在鏡中李靜淑底一切動作，他都看得十分清楚。

他底大眼立刻亮起來，望着牆壁底一幅米勒底牧羊女（圖畫。）林秋岳，袁潤身，陳冰伯，鄭燕華諸人底眼光都射在她底身上，似乎都含得有讚嘆和驚異的表情，她也能感覺出來，這更鼓起了她底勇氣。漸漸地她自己完全消失在歌裏面了。她覺得自己就是歌中人，歌曲也就是自己心裏吐出來的話。好像自己

就是俄羅斯草原上的農家女兒，在送別她底將出發戰場上去的情人，爲他歌唱一般。她底眼裏和臉上的表情正隨着歌中的情節而變更；臉上激動的緣故，更染了一層薄薄的紅霞。如雲的，豐富的清絲一般的頭髮蓋着鵝蛋般的臉，左邊眼角下有一塊小小的白痣，澄澈的，秋水一般的大眼似乎要穿透牆壁上的圖畫紙。天藍色的旗袍裹着一段婷婷的身軀，胸口微微地起伏着，身子也隨着歌聲和琴音底節奏略略動搖。一個不黃不高的，白玉一般的鼻子下面便是那個不厚不薄的，充滿了血氣的嘴唇，就從那個嘴唇裏發出如此美麗的歌聲來。唱到委婉的地方，她底聲音便是異常柔和，像軟軟的挽不斷的絲；唱到悲壯的地方，她底聲音又是十分淒厲，像深夜戰場上的號角，自然地，不疾不徐地這歌聲好似一串明珠從她底口裏不斷地滾了出來。婉轉時，好似一陣微風輕輕地掠過那沈醉在春夜月光下的大草原；激昂時又如深夜的春潮急急地打着那荒涼的石頭城。

李冷微笑地閉着眼，一面聽着，一面點頭，表示他底滿足。袁潤身顯然是着了迷。林秋岳不轉睛望着她。陳冰伯滿地撫摩他底短短的八字鬚，他底夫人鄭燕華告訴他說，她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美麗的歌聲。

杜大心不曾看過李靜淑一眼，但又不曾把眼光離開了那女郎。因為他所望着的是鏡中的她，而且也是同樣清楚的。她今天確實更美麗了，至少在他看來是如此。

這時候李靜淑正唱到拉進最後答他底情人的話語。他聽着更有了很大的感觸。心裏激動得十分厲害，爲了不願使別人看見他底臉上的似乎是悽厲的表情，便站起來無目的地望着窗外。這一節差不多全是從他自己底深處吐出來的話，現在從美麗的口裏唱出來更是動人了。

「對於那般最先起來反抗壓迫的人，
滅·亡·是一定會降臨到他底一身：

我自己本也知道這樣的事情，
然而我底命運卻是早已注定！

告訴我：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
沒有了犧牲，而自由·居然會得勝在戰場？
爲了我至愛的被壓迫的同胞，我甘願滅亡，

我知道我能夠做到，而且也願意做到這樣。——

他默默地想着，爲他自己的命運而躊躇。猛然間感到一種淒涼，覺得在座諸人中只有他一個人會得着滅亡的命運，慘慘的結局。他有了一種莫名的悲哀。覺得自己是孤獨的了。

李靜淑底歌聲完了，袁潤身第一個拍手讚好。其餘人也附和着。杜大心才回過身子來，看了李靜淑一眼，然後無言地坐在躺椅上。李靜淑關了鋼琴，立起身，也回到原位。她看了杜大心一眼，杜大心並沒有稱讚他，然而從他底眼裏她看出了他底批評，她滿意了，美麗的臉上現着極力捺住的孩子滿意的微笑。不過她所還不懂得的是他底眼光中還含有無限的感激。

『我底話如何！今天密斯李底這首歌在我真是一曲仙樂了。我真找不出話來讚美。如果我能夠天天聽一曲這樣的歌，我就這樣地過一生也滿足了。』袁潤身歡喜得合不住口，『兩排雪白的牙齒露了出來，中間還有好幾個是鍍過金的。』

『多麼無聊而可笑的話呵！』杜大心心裏這樣想。

『我從沒有聽見淑妹唱得比今天更好的。』這是鄭燕華底話。

『這樣的歌正須得這樣的人來唱。』陳冰伯也笑着說。

『是，這個批評是很公道的。』林秋岳感動地說。

只有杜大心不開口。他底深沈的眼睛好像想望穿天花板似的。表面上的鎮靜隱藏不住神經的緊張和心中的激鬥。

『大心，你覺得密斯李底歌怎樣？』袁潤身看見他不開口，很覺得奇怪，便嬉笑着，勝利似地問，他希望着得到一個否定的回答。

他收斂了他底眼光，覺得臉部快要燃燒了，然而卻極力裝出冷靜的樣子，略略點了一個頭，要說什麼，但沒有說出來。

『怎麼？難道你覺得不滿意嗎？』袁潤身這樣地逼他。

『唱自然唱得好，不過可惜歌太壞了。』杜大心勉強說出了這一句。

袁潤身得勝了，他原希望引起李靜淑對杜大心的惡感的。

『杜先生，你說歌太壞？』李靜淑驚訝地問，她幾乎不相信她底耳朵了。

『大心，你居然敢說歌做得壞？』袁潤身張開了嘴得勝地問，一面又在燃第三支香烟。

袁潤身底話很使杜大心不快，他輕蔑地看着他，過後才昂然地說：『是，

我這樣說。」其實他心裏並不想說這句話。

「杜先生！爲什麼呢？你底批評太不公道了。」李靜淑失望地說。

「大心，爲什麼你專和我們這位「公正的批評家」鬪嘴？」李冷笑着說，陳冰伯夫婦和林秋岳也都笑了起來。

「密斯李不要和他辯，他不懂得歌，至少他總着不出來。」袁潤身似乎憤憤地，其實是得意地向李靜淑說，又深深地抽了一口烟。

杜大心底臉上浮出淡淡的笑容，他很安靜地說：

「這首歌和曲都是我著的。」

這句話使得全客廳裏的人都喫了一驚。但一瞬間大家都明白了，杜大心是不會說謊的。只是袁潤身似乎還憤憤不平，但也沒說什麼，只是拚命抽香烟。

「杜先生，爲什麼這首歌的口氣和撒旦之勝利完全不同呢？既然都是你著的。」

杜大心分明窘着了，但到底找出了一句適當的答語：「在我，這些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從一個共通點出發的。」

十四 愛與憎

一天傍晚時分，杜大心來到了李靜淑家。李冷兄妹照常地接待他。他這幾天來似乎變得更瘦了。李靜淑心中很難受，好像看見一顆美麗的太陽漸漸落下地平線的光景，她感到了一種無助的淒涼。她望着他底瘦削的臉上的兩顆燃燒似的，閃光的眼睛，差不多快要嗚咽地說：『杜先生，你這幾天更瘦了！』

『自然。』杜大心裝出冷靜的態度回答說，然而聲音裏已帶着悽愴的調子了。

『自然？』李靜淑驚奇地望着他。他底臉上起了一陣苦楚的痙攣，那少女看見也有點寒慄了。她懷着一種捺住的悲哀的心情，轉過話題來安慰他。

『杜先生，我又要勸你了。你何必定要那樣自苦。工作固然是緊要的，但總不可過度。你還是在青春時代，還有大好的前途，還有很長久的時間，又何必急急於一時呢？你看，自從你第一次到我們這裏來了以後，你只是一天天地瘦下去了。我見你總是帶着悲哀的面容。你究竟有什麼事不能放開胸懷呢？……杜先生，保重身體也是很要緊的！』李靜淑很懇切地說，長睫毛蓋着的大

眼露出無限的溫柔，好像慈母在責備她底心愛的孩子一般。

杜大心記起了，在他一生中曾這樣勸慰過他的，只有他底母親一人。他底臉上起了一陣光輝，他底眼睛也亮了。一道笑顰掠過他底臉。然而霎時間這一切又都成了過去的陳跡，他底臉又陰沈起來了。

「唉！」他只嘆了一聲，兩隻眼深沈而憂鬱的眼睛望着李靜淑，這裏面含得有無限的感激。

「大心，妹底話很不錯，」李冷同情地說。「我想你底毛病就在拋棄了愛，只從憎那方面去着想，所以覺得世間的一切是可憎，可悲的。……其實你應該像我一樣，多在愛一方面努力。只要達到愛的境地，你底心自然也就寬大了，也不會再感到悲哀了。就拿我來說，我覺得自己並無大望，我只望能夠過着安靜和平的愛之生活。我希望自己得着和平，也希望別人得着和平，我願意自己幸福，也願意別人幸福，我愛自己，我愛生物，我愛人類。我覺得世界是十分可愛的。如果你說我們底世界壞成了這樣子，正因為人們拋棄了愛，彼此相恨，正是愛太少了，憎太多了。所以我們應該用愛來消滅憎。……」

「其實，我看杜先生也並不是不知道愛的，」李靜淑插口向她底哥哥說。

『我讀他底一個英雄底死那幾篇歌，我總覺得那裏面燃燒着一個火一般的爲愛而犧牲之心。然而撒旦之勝利就只有使我害怕了。』她又轉過頭對杜大心說：『杜先生，你不是說過這是從一個共通點出發的嗎？那麼，你一定也承認愛字了。……我想我很能了解你。你大概一生嘗到憎底味道多而愛底味道少，不知不覺地得到了很大的印象，只覺得人間可憎，可怕。人們本來就難互相了解的，自己既然懷了憎恨之心，好像戴上了一架着色眼鏡，覺得所有的人都是他底仇敵，都在憎恨他。這樣把自己囚在用自己底苦痛造成的狹小的欄柵中，又拿仇恨，嫌厭，猜嫉來做食料。這種生活是多麼可怕！你爲什麼要憎恨一切？……你難道覺得我也是你底仇敵？你覺得我是可憎的嗎？你會憎恨我嗎？』她微微笑了一笑。『你憎恨我底哥哥嗎？其餘的人還不是和我們一樣！』

『小姐你不知道』杜大心激動地插口道。

『杜先生，你爲什麼要這樣叫我，要這樣譏笑我？』她略略帶怒地看了他一眼，呀，在他底深邃的眼睛中閃耀着亮晶晶的淚珠。她底聲音又轉變得極其溫柔了。『其實世間並無絕對的事，愛與憎也是相對待的。愛多一分，憎便少一分，你雖然在過去只嘗到憎，但將來還有不少的機會來嘗愛的。沒有愛的人

尚可以學習而發展愛，何況你本有一個熱烈的愛之心呢！……」

李靜淑還想說下去，然而杜大心却開口了。他底話因為受着心中對情底逼，雖然是很快地吐了出來，但同時也爲了着急的緣故，而成爲斷續的了：

「我想找話來反駁你們，但我沒有力量了，因爲我知道你們底話都是從深心裏吐出來的。我感激你們，我感激你們勸告，我們底同情！……」片刻的甯靜。

「然而我底病並不是在不知道愛，不曾愛，不曾嘗過愛。不，決不。我也曾知道愛，也曾愛過，而且也曾嘗過愛。固然我不曾像你們那樣有過美滿的幼年時代，但我也不是絕對沒有嘗過愛的。五歲以前的事我記不起了。但我記得從五歲以來我就在愛一切人，愛一切物了。那時候我父親在S省的一個縣裏做知縣。我們離開了C城的家到那縣去，我沒有什麼小伴侶。那衙門的四室就是我終日遊玩的地方，一羣雞就是我底遊伴。每天早晨，我一起牀，就伴着一個丫頭去把雞放出籠來，晚上又把牠們照應進籠，讓牠們去安歇。對於二十多隻雞，我給每一隻都取了名字。我又想出種種方法指揮牠們遊戲。我常常睡在四堂後的乾草堆上，在溫和的陽光底撫愛之下，我半閉着眼，望着在草地上嬉戲

的雞羣。一切是安靜而快樂。我快活極了。我覺得生活的確是如此美滿。

『有一天一隻雞忽然不見了，晚上點名的時候，也找不着牠，然而這天晚飯時，桌上添了一碗好菜。不久因為請客的緣故，我看見廚子把我最愛的一隻大花雞捉住了。這隻雞是我最愛的，在雞羣中算是最肥，松鱗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點，我叫牠做大花雞。爲了要救她一命，我曾大哭了一場，然而結果母親笑呼我爲癡兒，而大花雞終於被殺了。這天晚飯時，我想起我底大花雞，很覺傷心，我的確不會在牠底血和肉做成的好菜的碗裏下一筷子。』

『從此我就知道人底愛是不能及動物的，只能及於人。我也就無心再和雞玩了。因爲我底小孩子的幻夢已經被打破了。雖然在殺雞的時候，袁媽（一個女僕）在廚房裏念什麼「往生咒」，說雞被殺了，可以去投生做人，但在我，我每看見牠們在活潑跳躍，就想到被人宰割烹好端上桌子的時候，我底小心就不舒服了。做了雞，就命該做人類底口裏的犧牲，這大概是自然的事，而且念往生咒的婆婆媽媽們也承認的。然而在我，我實在不忍再和那般只是爲了給人類做食物而生活着的雞一類的東西遊戲了。』

『不過我還想着人一定是能愛人的。遲了三年在那縣裏一個荒年來了。有

錢的人把米堆在自己家中的穀倉裏，窮人們喫草，喫樹皮，喫土塊，到後來真正喫起人來了。失掉小孩的事是常有的。因為人究竟還不敢喫自己底親骨肉，別人底小孩子倒也不要緊。不過自己既然會偷別人底小孩喫，自己底小孩子也免不掉會被別人偷去。我之所以得以不被人喫，全靠着我生在有錢人家，而且父親又是知縣。萬不料我現在所憎恨的錢，在十幾年前居然曾把我底生命從人底口裏救了出來。但也就是爲了牠，許多與我年歲相同的貧家小孩就做了別人口裏的犧牲了。

「我們底衙門裏每天煮了十幾大鍋的稀飯施給窮人。我親眼看見每天早晨那些瘦得和死屍一樣纏着破布的人，拿着破碗碎罐扶老攜幼的源源而來，爭先恐後，好似奔命一般。照例每人兩瓢。從早晨八點鐘起一直到下午，每天總有一兩千人。有些人來遲了，連一瓢也得不到。這樣的施粥又有什麼用處呢？現在我想起來，這只不過是延長他們底痛苦，使他們慢慢地餓斃而已。城外野田畔便掘了幾個大坑，餓死的人便一條條地被拋在坑裏，像無數的蛆一樣。

「你們也許會覺得太慘了。然而當時還有人借此機會屯了米，高價出賣而發了大財呢！

「我自己沒有受過餓，固然不知道餓是怎麼一回事。但我也小小的經驗。我從前常在草叢中捉叫蚱蜢，把牠們關在玻璃盒子裏。牠們底食料是花草，喫飽了便發出「咱咱」的叫聲。有時候我忘記給牠們放食料進去，牠們便互相吞食起來。有一次剩下了一個的時候，那唯一的勝利者便喫牠自己，先從自己底兩隻後腿喫起。我看見喫掉自己底血肉的那個蚱蜢，我底心都抖起來了。我以後便不敢再捉蚱蜢來玩。從這件事我便體驗到饑餓之可怕。我想那些餓死的人在斷氣之先，一定曾咬嚼過自己身上的血肉！」

「從那時候起，我便知道所謂人們相愛，也只是夢話而已。而且我自己也不能夠愛人了。小孩底腦筋固然簡單，但對於那些喫草根，喫樹皮，喫土塊，喫小孩，以至於喫自己，而終於免不掉死得像蛆一樣的人，我是不能愛的；對於那般親見着這樣的慘劇而不動心，照常過着奢侈生活的人，我是不能愛的；對於那般趁此時機來發財的人，我更是不能愛的。」

「是，我又愛過我底母親，我底竹妹。然而我底母親因為沒有了人間的愛死去了，我底竹妹被強迫着去做奴隸去了。縱然在今天我底愛之心還在燃燒，我想再愛一切，我願再愛一切，我也不能夠了。」

「至少在這人掠奪人，人壓迫人，人喫人，人騎人，人打人，人殺人的時候，我是不能愛誰的，我也不能叫人們彼此相愛的。凡是曾把自己底幸福建築在別人底苦痛上面的人都應該滅亡的。我發誓，我拿全個心靈來發誓說，那般人是應該滅亡的。至少應該在他們滅亡之後，人們纔能相愛，纔配談起愛來。在現在是不能夠的。」

「許多年代以來，就有人談愛了，然而誰曾見着愛來？基督教徒說耶穌爲了宣傳愛，宣傳寬恕，被釘死在十字架，然而中世紀教會殺戮異教徒又是惟恐其不殘酷。宣傳愛的人殺起人，喫起人來更是何等兇殘。難道我們還嫌被殺被喫的人尚不夠柔馴嗎？還要用愛來麻醉他們，要他們親自送到喫人者底口裏嗎？」

「不，我要叫那些正被喫，快被喫的人不要像羔羊一般地送到敵人底口裏。就是死，也要像狼一般地奮鬪而死，總得把敵人咬幾口的！只要能做到這一步，我自己底短促的一生又算得什麼！」

他越說下去，越是奮激。頭腦發起熱來，汗不住地往下流。說到最後他實在不能再忍耐了。

「我還要到工會去開會，現在我走了」並不等李冷兄妹說話，他就邁步走了。李靜淑望着他底瘦長的背影走出去，不久就聽見鐵柵門底沈重的響聲。

十五 危機

杜大心醒來了

這一天的醒來和平常的是大不同，他一睜開了眼睛就感到一種絕大的驚奇。也是睡在軟軟的鋼絲牀上，而且在一個華美的房子裏。這間房子，他是曾看見過，但現在想不起來究竟是在誰底家裏了。奇怪！他今天似乎連思想力也沒有了。

這是一個秋天的午後。屋頂上有幾個麻雀在吱噪吱噪的叫着。空氣很溫和，周圍很寂靜。有時候遠近傳來一陣汽車或電車底聲音，這究竟是誰底家裏呢？他又何以會睡在這裡呢？人很疲倦，似乎連思想力也沒有了。他也不去想什麼。依舊把眼睛閉着。迷迷糊糊的又過了一刻。忽然他聽見一陣很輕的腳聲，他知道一個人走進房裏來了。他微微睜開眼睛，他幾乎要叫出來。

進來的是一個白衣女郎。他認識她；她就是李靜淑。他很覺奇怪，要看她

做些什麼，便裝着還未醒來的樣子；但却未把眼睛完全閉上，還可以看見她底動作。她走近牀前，把她底右手放在他底額上。（他底心大大地跳了一下，但他沒做聲。他想這是多麼溫軟的手呵，而且又是第一次。）她抽回了她底手，在自己底額上摸了一下，又輕輕把那手放在他底額上再按了一下。他底臉上頓時現出安慰和欣喜的顏色，雙頰上的笑容更顯得動人了。她於是輕步走到窗前，坐在一把藤椅上。

杜大心明白了。這是李冷家中，這間房子就是李冷底父親偶爾來S市時的住房。但為什麼他是在這里，又怎樣會在這里呢？他還是不明白。他又似睡非睡地過了一刻，因為人太疲倦了。

又是一陣脚步声，他驚醒來了，立刻分辨出來這是李冷底脚步声。進來的果然就是李冷。

『大心還沒有醒過嗎？』這是李冷底聲音。

『輕聲點；他還沒見醒過，』這是李靜淑低聲的回答。『他睡得很好，熱度也很平穩，大概沒事了。』我們不要吵醒他，且讓他多睡一刻，他一定是太勞苦了。……他那樣拚命地過度工作簡直是在自殺。』

「他總是要那樣，拚命把自己摧殘到那樣！我們在旁邊看起來覺得多麼可憐。」

「這不過是他有了那一顆一點也不能忍耐的熱烈的心。其實他不是本可以過着和我們一樣的生活嗎？……想到這一點又使我們覺得自己羞愧。……不過看見有這樣心靈的人就如此一天天地衰滅下去，又令人不得不傷心。……」李靜淑底話語中微帶悽楚。

「我想他底病根還是在那個「憎」字。……」

「我也是這樣想。……我要試來醫治他這個病。非把他底病根除去，他底身體不會強健起來的。」

李冷並沒有回答。然而杜大心却忍耐不住了。他故意的咳了一聲嗽，然後把被掀起，睜開了眼睛，表示自己已經醒來了。

李冷本是立着的，便就走近牀前，李靜淑也走過來了。

「大心，現在覺得好些了嗎？」李冷懇切地望着他，好似哥哥在問兄弟底病一般。李靜淑底溫柔的眼光也凝視在他底臉上。

「好了！」他微笑着答覆說。這樣的微笑在他底永遠是憂愁的臉上是少見

的。「告訴我，我怎樣會病在你們這裡？」

李冷底臉上也浮出笑容，指着他妹妹說：「你叫她告訴你……你昨天險些兒把她急壞了。」

杜大心望着李靜淑，臉上的微笑還留着，而且更是光明了。

「杜先生，你相信他底話？哥哥總是愛拿人家來開玩笑的！」李靜淑正靠牀前不遠的一把椅子底背站着，聽見哥哥底話，一想起昨晚的情形，不覺臉上升起了一道紅霞，便微微低下頭，用手指玩弄着椅背，說了上面的一句話。雖然有點不好意思，但她並不會把笑容收斂起。她覺得杜大心底眼睛還在她底臉上，她底臉更紅得厲害了。

「妹總是女兒家，動不動就不好意思。好，還是讓我來說罷！」到底是做哥哥的人懂得妹妹底底為難處！「昨天晚上七點鐘的光景，你來到我們這裡，滿頭是汗，臉上青白得怕人，兩眼大大地睜着，我們正在客廳中喫飯，你走進客廳叫了一聲就倒在地上了。我們連忙離開坐位來看，你底呼吸已斷絕了，手足冰冷，只有胸前還是微微起伏着，有點熱氣。妹以為你有什麼不好了，幾乎急得哭了出來。……」聽到這裡，李靜淑咯咯擡起頭，把杜大心瞥了一眼，褪了

的紅霞又泛出來了。李冷並沒有注意她，只管說下去：

『幸虧我知道人工呼吸法，居然救活了你。我們又請醫生來，忙了兩三個鐘頭，算把你弄得安靜地睡着了。醫生說這是由於身體虛弱，憂鬱過度，疲勞過度的緣故，而且你又中了暑。……你一睡就睡到現在，可見真是疲勞過度了。應該多休息幾天，工作也應有節制。……現在你就可以在我們家裏多休養幾天，在異鄉患病，本是令人難堪的，你底身體既是如此虛弱，更不宜自己苦惱，應該想寬一點。你在這裏沒有家，就把我們這裏當作你底家也可以。我底年歲比你大，你就做我底兄弟；她，你也可把她當作親妹妹看待。』又指着他底妹妹。

『真是一語令人萬感了。你們現在算是我底救命恩人。我能夠拿什麼來表示我底感激呢？尤其是昨晚叫密斯李那樣着急的事很使我心裏過不去。……』

『又是密——斯——李！』李靜淑故意拖長了聲音，笑嗔說。

『你叫得杜先生，我就叫不得密斯李！』杜大心帶笑地分辯說。

李靜淑抿嘴笑了一笑，望着她底哥哥說：『你看，病纔好了一點，又鬧起嘴來了。杜先生總是不肯讓人的。』

『又是杜——先——生，』杜先生也帶笑地拖長了聲音說。

李冷微笑着。

這時候壁上的掛鐘剛敲了六點。李靜淑並不回答杜大心底話，自語道：『六點鐘了，我叫娘姨給杜先生燉得有稀飯。等我去端來，杜先生一天未進飲食，想必很餓的。』說畢，便往外走。

『又是杜——先——生，』杜大心又這樣說。

李靜淑回頭看了杜大心一眼，想說什麼，但終於沒有說出來，只笑了一笑就走出去了。

第二天杜大心算是全好了，不過人還微覺疲倦。他打算回到Y區去，但終於被李冷兄妹留下了。李冷爲了使他安心住下起見，又曾把他底消息告訴了張爲羣和杜大心底一個同志朱樂無。他們也都來李冷家看過他，他們也勸他多休息幾天。他實在無法走了，整整住了一個禮拜。

這七天的日子在杜大心算是一種苦刑，酸甜苦辣的味道都嘗過了。但他終於能夠自持，不曾把愛情向李靜淑表白出來。她在這七天內天天伴着他，又像

慈母般地照應他，看護他。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底拚命壓抑下去的對於她的愛情就很快地發達成熟了。他對於她的愛情底熱度一天天地增加，他也深切地感覺到，但他極力維持着表面上的安靜，不把他心裏的激動顯露在她底面前。這是難做的工作。裝假本來不是容易的事，而一個真誠的人要在他所極鍾愛的人面前裝假，更是困難的事了。所以這七天來他差不多是熬盡了自己底心血。她在面前時他覺得很是滿足，忘掉了其餘的一切。實在除了她之外，什麼也忘記了。但她一旦離開了他，特別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他便感到劇烈的良心上的痛悔。他覺得他差不多是一天天向着背棄自己底主義的路上走了。因為他對於她的愛是極其專斷的，一天天向前發展，征服一切，漸漸地要求征服他所相依為命的理想了。他自己確實感到在一陣激情襲來之際，他只想到佔有她或被她佔有的一件事，他只想如何纔獲得她底完全的愛，其餘的一切，甚至愛與憎的問題也忘掉了。

幸而他還未完全失掉自制的力量，所以他還能夠不斷地鼓起勇氣來和他底激情奮鬥着。然而他清楚地知道激情底力量是一天天地強烈起來，而自己却是不停地衰弱下去了。到後來就在第七晚，他們三人又談到各人底將來的計畫，

她說到她底獻身來幫助人民，宣傳愛之福音的決心，那時候一種崇高的義務感情在她底優美的心中激動着，霎時間這女郎就成了愛之天使。他覺得自己實在沒有自持的力量了。他幾次想伏在她底脚下，哭訴他心中的痛苦，自白他底胸懷，求她給他以愛之甘泉。但是另一個念頭又立刻來征服他，而且又佔了上風了。這念頭就是：他已是一個命定了棄絕一切人間的幸福的人，不能夠愛她了。他到底能夠咬着嘴唇以極苦痛的忍耐，把那像一個要爆發的火山一般的激情鎮靜下去了。

辭了李冷兄妹回到自己底房裏。那剛剛被鎮壓下去的激情又揚起烈火來。這是一個涼夜，但他底心却熱得快要發火了。他是異常興奮，渾身發燒，頭腦也有點昏迷了。他不能夠睡，悶熱得難受，便把窗戶大打開，讓涼風進房來。他還是不能睡。斜坐在床上。半身靠着綢絲床底鐵欄。臉紅紅的，眼睛半閉着，臉上出了油。他要想什麼，但剛剛想起一件事，「她」便毫無理由地插進來，而且把他腦筋完全沾據了。她底面貌，她底聲音，她底姿態都變成了無數，同時出現於他底面前，把他包圍着，而且逐漸逼近了。他想透出她們底重圍。但他不能夠。他底頭腦更昏熱了。他半自覺地叫着她底名字。他覺得她就

是在他底懷裏了，他昏迷地用手撫愛着他底幻想中的李靜淑，一個人低聲說些什麼，臉上帶着笑容。

忽然他動了一下。把眼睛大睜開驚惶地向周圍一看，並不見李靜淑在這房裏，一個不可克服的激情征服了他，便跳下床來，衝出門去，想奪回他底失去的李靜淑。這時候他也忘掉了一切，只知道李靜淑是他一個人底，他要永遠抱她在懷裏，不許她離開。

本來抑制久了的愛情，激情一旦到了爆發的時候，便成了不可克制的激情了。杜大心對李靜淑的愛情因為被他自己極力壓抑的緣故，也就漸漸地滲入了激情，不僅是純潔的愛情了。這晚上他受了激情底驅使，不畏一切，不顧一切地衝出房去，預備到李靜淑房中，去自白他底愛情，而且還有一個更大的慾望，就是要證實她是永遠屬於他，也永遠不離開他。總之他現在是決心去佔有她底愛了。

他出了房門，在樓前的走廊上，他看見右邊房裏的電燈已經熄了。藍空中閃耀着密布的星羣，涼風吹拂他底燒臉，似乎有一瓢冷水向他底頭上潑來。他底被激情昏迷了的頭腦，現在算比較地清醒了。他鼓起餘勇走到李靜淑底房

門口。他先把頭放在玻璃窗上望，白色的窗帷遮住了裏面的一切。他又把耳朵貼在窗上聽。但只聽得見房中掛鐘底不疾不徐的笛塔聲。顯然是那女郎安靜地熟睡了。然而他並不移開他底貼在玻璃窗上的耳朵，他注意地聽那鐘聲，聽了許久。

他終於聽到什麼了。那女郎在夢中嘆息了一聲。過了幾分鐘，他模模糊糊地說一兩句話。這雖是她底夢裏的低語，但他却聽得懂了。她在說：「爲什麼你永遠是這樣天天衰滅下去？……要是你沒有了幸福，我還能是幸福的嗎？」

這樣的話真傷了他底心。一種味道進了他底心頭，是酸，是苦，是辣，他說不出來。他底激情很快地逃走了，只剩下一個悽悽惶惶的他。他記起了剛纔的一切，想到他這樣的人竟懷着那種心思深夜癡立在一個青年女郎底房門前。他再細嚼。她底話裏的滋味。他覺得實在無力自持了。便伏倒在那門前，用他底眼淚在洗滌門腳。他不知道究竟是在爲感激她而哭，或是在求她底寬恕，或是在哭自己。

他回到自己房裏去時，懷着另一種心情，這是感激，羞愧與痛悔種感情交織着的。這一晚他沒有睡，他在深思。矛盾的思想反覆地來倒他底腦中。他最

後決定回Y區去。

第二天早晨，天剛剛大亮，他就走下樓，開了門去了。桌子上留了一封給李冷兄妹的信。

他決定從此不再到李冷家了。

十六 最後的愛

在一個沈靜而神祕的晚上，浩大的藍空中沒有一點白雲，真正成了一個純潔的整體。在這樣大得無邊的天體中。只嵌着幾顆數得清楚的閃光的明星。在東邊天底一角，還嵌了一個圓圓的白玉盤。那一輪潔白的浩月慢慢兒向上面移動。李靜淑倚着右邊樓上的欄杆望月，微風吹動了她底頭髮，瀰漫於空氣中的桂花香時時送進她底鼻裏。她在沈思着。她在想念一個人。

這時候來了杜大心。他踏過桂花鋪滿了的石路，走上了樓，來到了李靜淑底身邊。

在月光之下，杜大心底瘦削的面容，今晚上看起來是不可思議的美麗了。不錯，一個人清楚地知道自己逼近了死路，而心中又無一點遺憾的時候，現實

生活底微小的東西都在他底眼前消滅了。他更看透了生活底内幕，因為這時候，他自己好像只是一個旁觀者，而不是一個生活着的人了。他底心靈中似乎又揭去了一層簾幕，看見了另一個常人所不能看見世界了。一切世俗的念頭都早消失淨盡，心裏只燃燒着一個崇高的理想。他覺得自己是要到那幸福的永久安息地了，他憐憫着那些還留在這苦痛世界中的人們。世俗的愛和憎也已完全退遠了。他似乎全然沐浴着崇高的理想底光明。在純潔的月光之下他更成了一個光輝的聖像了。

他帶着一種非常的微笑把李靜淑看了許久。她並不避開他底深透的眼光，因為從這裏面看出了無限的善意。她本來想責備他爲什麼這許多天不到她底家裏來，使得她那樣苦想他。但這時候看見他底面容，她不能說這樣的話了。

忽然他底臉色又憂鬱起來了。她看出來他底眼裏閃耀着幾顆明珠，至少在月光下看來是如此。他在流淚。夜是異常靜寂。他們都不說話。李靜淑睜着一雙大眼望着他。她開始明白他許多天不來一定有什麼苦衷在，今晚來這裏也有什麼不尋常的話要告訴她。她想問他，但好像什麼東西塞住了她底咽喉。她只低低地叫了一聲『大』。一

『靜淑，我現在有一句話要問你。……你該不要怪我！……』杜大心用了微微戰抖的聲音說，含着淚珠的眼悽然地望着她，等候她底回答。

『你怎麼說出這樣的話？我爲會怪你？……』她故意用驚奇的聲音責備他。

『我知道你是不會怪我的，……現在我要問你的乃是在我底心裏隱藏了許久的問話，我有很多次就想向你吐出來了，但不知爲什麼一直隱忍到今晚。現在是最後的機會了，要是今晚不說便永沒有說出的時候了。……你底前途是很幸福的，你有青春，你有生命力，你有無限的善心，……我知道的。我常常自問，像我這樣的人能在你底心中佔一個位置嗎？我現在要問你的也就是這一句話：我能在你底心中佔一個位置，而且是最深的位置嗎？』他斜倚在欄杆上，用右手遮着半邊臉。

『大心。你爲什麼要對我說着這樣的話？……你難道還不知道我心？……』

……』李靜淑用一種誠懇的，愛憐的，溫柔的眼光望着他，想看穿他底心之深處。但她底靈魂深處也被他擾動了，因爲她從沒有看見他這樣謙遜地，這樣柔和地說話，她更沒有想到他會這樣地哀求她。

『靜淑！我很願意不曾見過你……』他取下了遮臉的手，但並不看她，只仰

頭望着藍空。『如果我不曾見過你這人，我至少在這一刻會是幸福的了。……你該看見（我自己也很覺得）我今晚剛進來時的面容和現在的是何等不同了。……我自從第一次認識了你以來，我底心漸漸被你吞食去了。我像一切都快被你佔有去了。很多次因為一天不曾見着你，就好像在受着苦刑；沒有你在旁邊的日子，就幾乎不能生活下去。一用思想時，你底影象，你底好處就都來包圍我了，……總是你，永遠是你……你常勸我要保養身體，但是正因為你，我才更把身體摧殘了。你知道我為什麼要如此拚命地工作？為什麼要這樣地摧殘自己？其實這也是爲了你的緣故。我不要自己去思想，我不要自己有時間，爲的是免得想你。我把身體弄得衰弱，也爲的是免得有精力來想你。……我固然不曾對你有過什麼表示，而我愛你却愛到了極點。……你平日對我的種種好處，我知道在你並無他意，在你底慈愛的，溫柔的靈魂中，這正是應該如此的。我固然十分感激你，而我底病也就從此深了。惟其知道愛你的程度太深了，所以不得不用了全付心血來壓止牠。爲了愛你，我曾有過不少次的失眠的長夜；爲了愛你，我曾有過不少次感情與理智間的激鬪爲了愛你，我感到不少次良心上的痛悔；爲了愛你，我竟拿工作來麻醉自己，摧殘自己。總之，爲了

你，我真也受夠苦了。然而這是我自己底錯。你，你們兄妹對我，總是好到無可再好的了。……你們算救了我底性命。在你們家中，病中七天的生活是我永不會忘記的。承你像慈母一般地看護我，使得我在這短促的一生底最後的日子裏又得享得人間的幸福……那麼就爲了你受夠苦，我也甘心。……你知道我爲什麼在第八天早晨會不告而去。這並不是因爲我忙，乃是因爲我愛你。我愛你愛到發狂了，我不敢再在你家住下去。所以從那天起就不來你家了……我想從此該可把你忘掉罷，然而事實上不是這樣。……我也曾愛過女人，也曾做過好夢。但我從沒有像愛你這樣地愛過別人。這一次，只有這一次我是熬盡了我自己底心血來做代價的。……我知道我是個命定了的人，……你底前途還充滿無限的幸福。……我所希望於你的只是……不要哭！……不要哭！我所希望於你的只是你能把我底紀念放在你底心的深處。這樣，我就死了也感激的。

……不要哭，我底靜淑。……」

這樣的話語是李靜淑希望了許久的，也是她今晚早有點料到的，然而他却說得太苦了。她愈聽下去愈感動。漸漸把身子移到他底身邊，到了最後她竟支持不住，哭了起來，把身子斜倚在他底身上，頭靠在他底肩上，口裏低語說：

「大心，不要這樣說，要是你沒有幸福，我還能是幸福的嗎？」

杜大心見到這樣的舉動，聽到這樣的言語，他底全身都因過度的驚喜而顫動了，他底臉上發了光，他立刻抱了她。掉過他底頭望着她底淚臉。兩對眼睛看着，快樂的眼淚流下來，兩人底眼淚融而為一了，誰也分辨不出那一滴是你底或我底眼淚來。兩人底嘴湊在一處，接了一個熱情的吻。在愛與被愛的純潔的快樂中，兩個人完全變成了一個人。他底決心，他底來意，都忘却在九霄雲外去了。

「靜淑，告訴我，我們是在夢中嗎？」他喃喃地說。

他只是拿愛憐橫溢的眼光注視着他底因快樂而發熱的臉，她底身子更緊緊地貼在他底身上了。

「我從哥哥底生日以來就愛上你了。……我爲了你苦夠了。……現在我們的總算是幸福了。……可憐我苦等了你好許久，今天到底等着你說這樣的話了。……你從此就不要去了。……」

他吻她底額，她底臉。他們底嘴又合在一處了，接了一個長時期的甜蜜蜜的吻。

「我們彼此已經苦夠了，以後我們不要再分離了。……從此你不要再離開我了。……我底心，你不要再去了。我願意分擔你底工作，分享你底愁苦。

……」李靜淑又欣喜地，帶着孩子的快樂說。

然而一提到「上葬」兩個字，便驅散了他底所有的快樂，使他記起剛纔所忘掉的一切來。好像一瓢冷水潑在他底頭上，一切一切都冷了，他記起了張為羣之死。他底夢，他底決心。工作。他現在所正從事的工作是什麼？殺人！被殺！這就是他底唯一的工作，此外再沒有別的了。這工作是她所能分擔的嗎？應該分擔的嗎？不，這不可能！而且他已是一快要死的人了。他能愛人嗎？不，不可能！剛纔的快樂已經雲散烟消般逝去，現在所留下的，只不過是苦痛的回憶而已。人間的幸福他是不應該再享受的了。然而最可悲的是那幸福已經到了他底手裏，而他自己卻不得忍心擲去。他知道現在他只有一條路可走了，就是：把一切告訴她，向她真實地說，他是來和她訣別的，請她原諒，望她了解。但要向她說明他底來意，無異乎一把利刀刺進她底胸裏。去刺殺戒嚴司令，他是能夠的，可是要這樣來殺他所鍾愛的女郎，他卻不能夠了。這太是殘酷了。他躊躇了。他底心中又起了猛烈的力戰鬪。

那聰明的女郎似乎看出了他底心思。她叫道：「大心你爲什麼又憂愁起來了？告訴我，這是爲什麼？……難道你不願意嗎？」

「不是！我底靜淑，」杜大心分辯道。「我是要去死了。……」

「去死，去死，你要去死。」她驚詫地插口問道。她幾乎不相信她底耳朵了。

「是，我要去死，我要去刺殺一個人。……我今晚是來和你訣別的！」這些話是費了很大的努力才說出來的。他說着自己也戰慄起來了。他並不看她底臉，他也不忍看她底臉，因爲他知道自己是在用刀刺殺他底愛人了。

他底話果然像一把利刀那般鋒利地刺進了她的底身體，刺到了她底心之深處。她底臉突然變色了，口大張開，呼吸停閉，兩隻大眼失神地望着他。一手附着心。

她知道他是不會騙她的。他是真要去死了。她也明白了他是要去刺殺什麼人。然而這又和她有什麼關係呢？殺人總是殺人罷了。她想她是不能夠留住他了。他是定要去死了？多日來等待他來接受她底愛，他來向她敘說愛情的話語。她算等着了。他今天果然來了。然而結局卻是這樣。這是他第一次向她表

示愛情的時候，也就是他來和她訣別的時候。他不久就要去了，永遠地去了。這太可怕了。這時候他不僅是她所鍾愛的一個人，他已成了她底身體之一部份，她底心兒了。要讓她底心兒跑去，在她簡直是不可能的。她一定要留住他！

忽然一陣心酸，她底眼淚竟如泉水一般地洗滌着她底潔白的臉。迷人的大眼裏又露出一種哀求的表情。她想把她對他的全量的愛從她底眼裏傾倒出來，用這最後的絕望的努力來哀求他，使他聽從她底最後的要求，不要離開她。

杜大心底心裏如受刀割。現在他並不是爲自己苦痛了，他是爲着那女郎而痛苦。而且正因爲她底苦痛都是由他帶來的，他自己底苦痛便是更大了，她底一下下的抽泣正是刺進他底心裏的一柄柄的利刀。他想要是留下罷，那麼張爲羣呢？要是走罷，那麼這女郎呢？她又是哭得何等淒慘！他在歧路中徘徊了。那女郎從他底眼裏知道了他底心情，她於是慢慢兒收了淚，向着他作最後的進攻。她說了：

「大心，爲什麼你一定要去死呢？一定要去殺人，被殺呢？殺？殺，不是殺得夠了嗎？血，不流是得夠了嗎？爲什麼要去殺人，去流血？他現在也要去

殺人？難道人真是個喝血的猛獸？……爲什麼你也相信殺人，流血？……夠了，夠了！我們現在正應該叫人們彼此相愛，不論什麼人都應該父子兄弟家人也似的相愛。我們就犧牲全精力，全時間來做這樣的工作，來宣傳這樣的愛還嫌不夠嗎？爲什麼我們也要殺人？難道人生來就有錯過，就是該殺的壞東西？

：不，什麼人都是一樣。大家都是現社會制度底犧牲者。……誰都沒有權利來殺人，誰都是父母生的血肉之軀，誰沒有像我們一樣的父母，兄弟，姊妹？那些人又有什麼罪呢？……夠了夠了。我們現在所能宣傳的愛，所能做到的愛，和那爲了憎恨相仇的緣故而流的血海相比較起來，已經差得太遠，太遠了。爲什麼我們也要拋了愛，跟着別人去尋仇相殺呢？……大心，我們不要再演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慘劇了。難道這樣的慘劇還演得不够多嗎？……呵！難道別人犯了錯過，我們不但不去糾正他們，反而也要做做着他們再來犯一次嗎？……別人犯了錯過，我們應該憐憫他們，我們應該用我們底愛來聖化他們，洗滌他們底罪過。我們應該原諒他們，教導他們，使他們能悔過自新。……這才是我們底偉大的工作。要這樣才能夠建立起愛的人間來；要這樣真正自由平等的美滿社會才能夠實現於世界上；要這樣世間的罪惡才得消滅，而幸福

之太陽才得以牠底光明來普照世界……如果人們對我們做錯了事，虐待了我們個人，這算得什麼？我們要拿偉大的愛來感化他們，使他們失了人心的人也回過心來屈服於愛之勢力下，和我們攜手來做愛之工作！這才是我們應做的工作。……如果只靠着殺，那麼，你殺人，別人又殺你，殺來殺去，人類底歷史也只是個殺字罷了。這樣下去，人類一定會滅亡，那里還會有什麼美滿的社會出現呢？……現在不要說殺了，我們只來說愛。如果殺能夠建立起崇高的理想，帶來人類的幸福，那麼人類怎麼至今還會被囚在一個圈子裏互相吞噬，互相殘殺呢？夠了，夠了！殺得夠了！你不要去了！讓我們來開始那偉大的工作罷！我知道也許我們所能做出的事很有限，然而那工作是應該開始做的。……大心，我底大心，不要離開我了！」

熱情之火在她胸中燃燒着，她底言語自然地湧了出來，像泉水一般，愈過愈急。她堅決相信這是至理，他一定會被她說服的。

他並不說什麼反駁的話。實在他也找不出一句話來反駁她了。而且他也不願在他倆底最後一次的會面中再為那些不可挽回的事作無益的爭辯。所以他竭力抑制自己，安靜他底波動得很厲害的心，掃去一切悲哀的痕跡，裝出快樂的

笑容。

她快樂了。她以為他被說服了。他不會離開她了。於是她歡欣地低語說：「你是不走了！」

他用手撫摩着她底亂散了的頭髮，差不多淒涼地微笑說：「淑，不要說這些了。你底話自然是不錯的。然而我是不能改變我底決心了。想一想因我而死的張為羣！我能逃避我底命運嗎？我如果能夠永遠和你生活在一處，我是多麼願意呵！你知道我是多麼愛你，然而唯其我愛你，把你當作生命般的愛你，我便應該勇敢地去接受我底命運，做一個值得你底高潔的愛的勇敢的人。你想一想要是我看見張為羣那樣慘死，他底妻兒做了孤兒寡婦，而我卻苟且偷生地來陪伴你，那麼，這樣的人還值得你底高潔的愛嗎？從今後每天早晨起牀晚上睡覺的時候，一個背叛主義，賣掉同志的思想便來苦惱我，磨難我，使我感到良心上的痛悔，那麼我那里還有精力來和你說愛情，說幸福，說光明的太陽，說自由的空氣，說美滿的世界，說美妙的青春，說充滿活力的生命呢？……你怎麼？……我底淑！不要說這個，……你怎麼？不要怕……說別的更快樂的事罷！……你怎麼？……」

她早已不能夠聽到他底話，她已落在冰窖中了。她抖得像一株在微風裏的白楊樹一樣。他堅抱着她，她口裏喃喃着說些聽不清楚的低語，正如白楊樹葉底私語。明月早已移下欄杆了。

過了一些時候，她醒來了，她底憂愁的面容漸漸消失去，柔和的臉上又現在溫和的笑容來。她是不哭了。

本來女人底愛雖然常常是專制的，盲目的，誇張的，但其中也含得有很多母性的質素。只要她真正愛一個人便可以像母親愛護小孩子一般地愛憐他，看護他，只要能獲得她所愛的人底幸福，縱然犧牲她自己底一切，她也甘願的。她想既然他是留不住的，那麼又何必再提這樣的事來傷他底心。爲了他，她已忘掉自己底痛苦了。她並不再想自己以後沒有了他怎樣能夠生活，她現在只想他是沒有了她，如何能夠去就死。於是她又忘記了剛纔的一切，重燃起愛情之烈火，拉他坐在旁邊的一把藤椅上，自己就坐在他懷裏。低聲向他絮絮地說那包含着無限的愛情，無限的溫柔，無限的美趣等等的情話。他們倆又沈醉在愛與被愛的純潔的快樂中了。月兒也在羨慕他們倆底幸福！

『鐘！鐘！……』掛鐘敲了十下，李靜淑猛地站了起來，理着自己底

髮鬢，向杜大心說：『現在你去得了，我們底緣分算從此終結了。有了今晚的會面，我也就沒有什麼遺憾了。』她底態度很是安靜，而且似乎是無情的，其實在心裏，她正哭着血的淚。

杜大心知道這個，到也有點留戀了。但略為遲疑了一下，他終於站起來悽然說一聲：『淑，我走了！』也不再看她一眼，連忙走下樓去。

站在欄杆前的她先聽着他底沈重的脚步走下樓，又看見他底瘦長的背影走過石路，開了鐵柵門，一逕向街中走去了。她還想看他，但樓前的那一株高大的桂樹遮住了她底眼。

十七 植物園

第二天早晨八點鐘光景陳就到船上來了。他來邀我們上岸去遊公園。西貢的公園是很出名的，名稱是植物園，其實却是一個很好，很大的公園。彭沒有去，是我和衛與他同去的。

我們上岸後，先到一家廣東茶館喝了茶吃了些點心，又叫了三碗麵，衛在麵碗裏面尋出一只蒼蠅，就大驚小怪地叫起來。經了他這一叫，我們的興緻便

全沒有了，不敢再在茶館裏坐一刻好像到處都有蒼蠅在飛，在叫。陳催我們公園出發，在途中他順便在他的親戚開的一家店裏帶了些水果去。

我們先走過一些大街，看見些大的商店。漸漸地我們就走入清靜的街道裏了。路很寬，泥土是紅色的，兩旁沒有房屋和人家，只有參天的高樹，陽光從頂上射下來，就被樹梢攔住了，只灑了些明亮的斑點在地上。這裏異常靜寂。除了鳥聲外，偶然從遠遠的地方隱約送來了一點市聲，就像另一個世界裏的音樂。我們緩緩地走着，脚步踏在沙地上，聲音是很清脆的，一聲又一聲，一步一步，都印在我們的平靜的心上。行人很少，偶爾有一二輛牛車走過，或者安南巡捕騎着自行車跑過去。有時也有一兩個行人，頭戴烏打帽，身穿不長不短開大襟的青色衫子，白色褲子，脚着皮鞋，裝束有些像女人，嘴唇上却留着濃黑的八字鬚

慢慢地我們走進了公園。一進門就看見濃豔的熱帶花卉，和碧綠的熱帶樹木。公園很大，而且布置得好。有河，有橋，有亭，有石，有花，有草，有禽，有獸。還有其他的。

我最愛的是一帶曲折的走廊，靠外的一邊有一尺多高的紅石欄杆。上面蓋

着紅瓦，下面鋪着一方一方的花石，很整齊的，就像一幅地氈，並且清潔而光滑。欄杆一帶垂着新綠的樹葉和籐條，恰把陽光遮了。在轉角的地方，欄杆中間嵌了一把石頭長椅，可坐五六個人的光景。椅子後面是一個小小的花台，上面放了幾盆花，靠裏的一邊是一個天井，用一帶鐵絲網攔着，裏面再用鐵絲隔開，成了許多個鐵絲籠，養着各種奇異的大鳥：有大嘴的，有長腳的，有的有美麗的羽毛，有的有清脆的聲音。樑上掛着許多花盆，一個一個地連接着。花盆小，花長滿了，就垂到外面來，掩蓋了花盆，使人只見葉和花，好像牠們就生長在半空中一般。我們在石椅上坐了許久，一面談話，一面剖開帶來的橙子吃。就在這裏我們遇見了程和他的妻兒。他手牽着兩歲大的孩子，她抱着不滿一歲的女兒。我看見他們，觀得很高興，就像遇着親人一般，雖然我和他們認識纔不過八天。

程和我們談了幾句就牽了孩子出去了。他們去後不久一個安南巡捕便帶了三個安南人進來，走到我們面前就坐下去，一個年青的從懷裏摸出一幅小紙牌。於是四個人起勁地打起牌來。他們一面摸牌發牌，一面吵鬧地談話，

『走罷，』我覺得有些討厭了，便站起來說。他們點了點頭，我們就走出去

了。

我們去看老虎，那地方是一塊四方的土地，四周都是敞着的，上面也沒有屋頂，只圍了一道鐵欄。地用紅石鋪砌，很整齊。在中央做了一個洞穴，大概有三尺多高，用石子和泥土堆起的，有許多洞眼。上面還有像牽牛花一般的樹籐。虎睡在洞裏，但從外面也可以看見。旁邊還有一個很小的圓水池。

我們又去看鱷魚，一圍欄柵圍了一個小池子，中間一株斜生的大樹，樹根在外面，水並不深。也不多。有兩隻鱷魚：一隻在樹根旁邊爬着；還有一隻是半截在水裏，半截在岸上，動也不動一動。

離這地方不遠有一座六角亭子，六面都圍着密接的鐵欄。亭子中央有一株枯樹般的東西約摸有七八根杆枝。樹桿上面盤着一根大碗口粗的花蛇，正昂着頭東擺西望，倒有點駭人。地上還有五六根較細一點的蛇，但也不能算細。

最後去看象。那飼象的地方一面靠牆，三面圍着稀的欄杆。上面沒有屋頂，地上鋪的石板並不平坦，縫隙裏生出一些青草。那象真是一個龐然的蠢東西。皮色是灰色的，走起路來有些不方便。我們拋了兩個銅子進去，牠聽見聲音

便慢慢兒走了過來，用牠的長鼻子放在地上東聞西嗅，找到了銅子便捲起來放在口裏啣着，來找第二個，第二個躺在石板縫隙邊，牠第一次沒有捲起，便從鼻裏呼出了兩口氣，又把鼻子在地上打了兩下，就把銅子捲起去了。忽然又轉過身子向欄外東邊坐着的安南女人的那方去，就把銅子拋給她。她拾起銅子就擲了兩根甘蔗給象。象捲起了甘蔗放在口裏一咬，咬成兩截，又用鼻把兩截一齊放在口裏很快地就吃了。我們叫牠行禮，牠向着我們把鼻子在地上點了幾下。

我們玩到疲倦時就離了這公園。出來時走過池畔，那裏的荷花已謝，剛結着蓮蓬，但還很小，可惜我們來遲了一點，看不見荷花了。（註）陳送我們上船，在我們的房間裏談了好些時候。他臨去時，彭送了他一本漆樹芬著的帝國主義侵略下之中國。我和衛沒有什麼合宜的東西送他，只有在紙上寫了幾句感謝的話。

（註）安徽詹君偕其友程君後我半月赴法道經西貢，曾遊斯園。程君有句云：「故園梅雪爭殘臘，斯邑芙蓉放滿池，」則半月後荷花又大放矣。

十八 安南之夜

晚上我端了那把自己有西貢買的帆布椅放在甲板上，安閑地躺在那上面。漸漸地心裏沉悶起來，口也很渴。下面有幾隻小木船泊在我們的這船的旁邊。那些船上不知道有什麼人彈起了安南的樂器，一聲一聲地被風吹到我的耳邊，很是悽涼。這晚知是舊歷二十，月亮剛出來，水上還很黑暗，只是對岸的電燈明亮。船下本來還在裝貨，但這時工人都上岸去休息了，沒有鬧聲，夜是靜寂的。

一個法國水手在岸邊唱着歌慢慢兒走上船來，唱的是安南之夜。

……

安南之夜

閒蕩之夜

戀愛之夜

陶醉之夜

溫柔之夜

夢幻的國土

異邦人來尋忘憂地

願忘掉他們的往事

……

這些斷句緩緩地送入我的不熟習法語的耳裏。我在思索這些話的意義。幼年的往事漸次湧上我的心頭。許多美麗的景象在我的眼前更換。安南樂器的淒涼的調子在我的耳邊就變成我的姊姊的笛聲。那姊姊愛過我，但她死了。她是難產死的，死得很慘，我那時遠在南京連和她訣別的機會也沒有。

……

起重機的響聲和安南人的鼻音把我驚醒了。人們又開始裝貨。我不能夠再在甲板上躺，我就跑下艙去拿了毛巾肥皂到浴室裏洗澡。

我還不曾洗完，衛就在外面叫我。他和彭上岸去喝茶，要我同去。我匆忙穿好衣服跟着他們下船了。上岸後走不多遠便看見一個咖啡店，裏面有一個安南婦人在彈琵琶。我們沒有進去，又向前走。夜晚的街道就和夜一樣，也

是很柔和的。我走一步，脚步放得緩緩地，就像在踏進一個夢境。街上半明半暗，又籠罩了一層淡淡的月光，行人和房屋都帶了些空幻是色彩。這夢幻的色彩。這夢幻的夜！我不說話，我在領略。……

後來我們走進了一個茶館，上了樓，揀了靠欄杆的位子坐下，恰好可以望月。等了半晌，茶房來，我們問他要茶，他却回答說只有飯了。我們只得掃興地出來。另走一家也得着同樣的結果。我們沒有辦法，一摸身上，三個人的錢湊起來也只有三角西貢銀幣，就通統拿出來買了橙子，也沒有幾個。

我們回到船上，時間已經不早了。橙子吃完，依舊口渴，房間裏的水瓶又空了，我們叫那些安南茶房，一個也不見來，他們都到岸上玩去了。甲板上鬧得很，房裏又熱得很。我要睡，又睡不着；要不睡，口又渴得難受。

我們在安南，這是最後的一夜了。明天早晨我們就要往更遠的地方去。這最後的安南之夜應該是值得人留戀的。然而熱和渴。……

十九 錫蘭島上的哥倫波

一月三十一日我們到了哥倫波(Co.ombó)。關於這地方我從前在梁啓超的歐

遊心影錄裏面讀到了下面的話：

「哥倫波在楞伽島，這島土人喚做錫蘭。我佛世尊曾經三度來這島度人，第三次就在島中最高峯頂上說了一部楞伽大經。」

我們這幾天在船上覺得很悶，到了這樣的地方，當然想上岸去看看。所以船剛剛進港的時候，我們的心就不覺癢起來了。

然而我們的船並不靠岸，而且在這裏停的時間又很短，我們上岸去也沒有多的時間好玩。譬如那有名的坎第湖，上岸後要坐四小時的汽車，才可以到那裏，來回就要八個鐘頭，那裏還有游玩的功夫？

我們決定上岸去，就去搭這船公司的汽艇。這比較要方便許多。開船的時間是規定了的，每半點鐘開一次。但船只有一隻，一次從船上開，一次從岸上開，如果趕脫了一班，便要在碼頭上等一個鐘頭。

上岸的第一件事便是交信。在郵局的斜對角有一個小小的公園。布置並不好，只有中央的一個噴水池還比較可愛。有一個石像，像座上刻了Diamond Jubilee等字樣。這像一手持鉢，一手握杖，看起來很像個化緣的行腳僧。

衛和彭同坐在一把長椅上，我却站在旁邊一株小樹下面，一隻手握著樹。

樹根旁，還有塊磚石，我用腳把磚翻過來。下面有許多黃螞蟻受了驚，便慌亂地跑着，看起來密密麻麻，不知有多少。有些爬上我的皮鞋，又被我抖下去了。

這時有兩個土人走過來，站在我們的面前，做出笑臉和我們談話。我們會說英語，不過說起來就和馬來話差不多。衛叫他們領導我們到本地的廟宇去看。

坐了一陣電車，我們下來，一路上椰子檳榔漫山偏谷，肥大的葉子被風吹動起來，真像許多綠鳳迎風舞翼。常常有幾個漆黑面孔的黑美人走過路旁，她們的服飾是很華麗的，那短髮却很凌亂得像雞窩，牙齒因為常嚼檳榔就變成了紅色。

我們走到了臥佛寺。這廟宇的建築還算壯麗。看廟人領導我們到各處看了一下。殿上也還輝煌，四壁和天花板上都繪着菩薩的像，帶了濃厚的東方色彩，顏色很新，像是新近重修過的。看廟人在殿前一株大樹上摘了三片樹葉，很恭敬地獻了我們三個每人一片。我們不知道這樹叫什麼名字，土人却奉牠為神聖。聽說每個廟宇裏必有這樣的一株樹，樹上還掛着一些東西。我們在十字街頭也看見過牠，那一株樹上掛着一個神龕，周圍有竹籬圍着。

我們得了樹葉便插在西裝袋裏。那人又引我們去看臥佛。上殿時他叫我們摘下帽子脫去皮鞋，似乎門前也有一個這樣的告白。看廟人開了門上的鎖，讓我們進去。我們看見臥佛了，這樣塑得也平常，斜斜地躺着，右手支持着頭。身子很大，塑起來工程倒也不小。供桌上放着幾盆雜菊，這是佛教徒奉獻來的。花開得正好，看廟人也摘了三朵給我們。我們走出殿來，好奇的心還沒有滿足，殿門便又鎖上了。

看廟人一定向我們要點禮物，我們身邊實在沒有東西送給他。他便問我們討錢，彭給了他幾角錢，這才罷了。

我們走出廟來，那兩個土人在門外等候着。看廟人用一陣笑聲來送我們，這是很得意的，狼狽猥的笑聲，因為他從我們這裏騙到了幾角錢。

那兩個土人又引我們到另一個廟宇去，那裏的看廟人出去了，殿門不能打開。但我們却又冤枉地脫了一次皮鞋，揭了一次帽子。在那裏我們遇見了幾個黑色貴婦，雖然黑，但面孔是美麗的，裝束是華麗的。我便告訴引導的土人，我們不要再看什麼廟宇了。我們現在需要的還是咖啡店。事實上我不是佛教徒，佛教的莊嚴，也引不起我的注意了。

我們進了一個咖啡店，連土人一起一共是五個，在那裏喝了三瓶檸檬水，兩杯茶，十隻香蕉，休息了一會兒，彭付了一個魯比（一個銀圓。）對面一張桌上有兩個土人在那裏吃炒飯。他們穿着漂亮的西服，却捧了盤子，用手抓起飯來吃。後來土人告訴我們，他們不僅吃飯用手抓，大便時也用手指。

我們最後被引到勝利公園去。這公園很大，花草也多，但布置不及西貢的植物園。衛彭和土人坐在一張長椅上談話。我却獨自揀了大樹下面的一把椅子坐下去。園裏很靜寂的，偶爾有幾個遊客，和幾隻飛鳥。遠遠地有一對年青夫婦坐在樹蔭下一打長椅上情話。少婦的粉紅衫子，掩映在綠樹叢中，更加分明。

大概時間不早了，他們過來叫我回去。走出公園不多遠便有電車站。我們一直坐到海濱。下車不幾步就看見先前玩過的那個小公園。我們又進去了。我獨自跑到石像下面坐着，默默地看水池在噴水。時間過得快，到四點多鐘，我們走出公園，預備在附近閒走一會兒，再去搭五點鐘開的汽船回到大船上去。那兩個土人向我們說了告別的話就伸手問我們要錢。我們身邊沒有本地的錢，彭還有一點，就給了他們七角多錢。他們還向衛要，衛身邊只有一個西貢的五

錢的銀幣。他們也拿去了。

走出公園，我們隨便在街上走走，有些印度人看見我們就叫：「阿拉達（他把它們當作日本人，就用這日本話的你字叫我們）Charge money 嗎？」（換錢嗎？）『Dinktea Good tea ！』（喝茶罷，好茶啲！）彭帶笑用語分辯說『我們是中國人。』後來我們就停在大街上挑擔子賣茶的地方，每人喝了一杯茶，付了三角錢，那賣茶的接連說：「不貴，不貴。」

我們走到碼頭不過四點半鐘的光景，便找了一個地方稍微坐了一陣。後來汽船到了，等乘客下來後，我們便跳上去。我們先上岸時同船的有幾個法國軍官，現在我們回去又和他們同船。我們在這船上坐了許久才開船。有一個法國軍官等得不耐煩了，便跑上岸去。他回來時船剛剛離開了岸。他的同伴們坐在船上望着他笑。他從衣袋裏摸出一方手巾，不住地搖着，一面說：「再會再會。」我們大家都笑了。還有三個法國女子也來遲了一分鐘，眼睜睜望着船走了。要等下次的船，還要等一個鐘頭。自己雇划子，又沒有坐汽船安穩，還要自己花錢。

船直到晚上十點鐘才開駛。午餐後我們便在甲板上面看裝貨卸貨。工作完

畢了，那些本地工人就在船上吃飯。一個人把張芭蕉葉攤開，白飯就放在那上面，另外還舀了一瓢肉湯傾在飯上。那一羣黑工人從工頭那裏得到他們的晚餐後，便揀了一個地方坐下，把芭蕉放在地上，用他們的黑手抓飯來吃。有一個正吃得起勁，不提防背後一個法國兵拿了一塊布拋在他的身上，他驚得跳起來，卻把飯倒在甲板上了。他一點也不生氣，默默地把飯抓起來就往口裏塞。

貨裝完了，上了艙板，船還沒有開。泊在我們前面的一隻英國船倒先開了。我看見這隻船轉了一個灣，然後慢慢地消失了。海面是平靜的。天空很黑暗。對岸在放煙火。一個紅的或綠的火球飛上天空裏，忽然散開了，成了紅的或綠的花。最後的幾個會變成兩種顏色，先綠後紅。衛一面看煙火，一面看手表，據他說每隔四分鐘放一次。後來等了四十分鐘，還不見放一個，但是船慢慢兒動了。

二十 繁星

我愛月夜，但我也愛星天。從前在家鄉六七月的夜晚在庭院中納涼時，我

最愛看工 中的密密麻麻的繁星。看着那星期天，我就會忘掉一切，彷彿就回到了母親的懷裏。

在南京時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後門，每晚上一打開後門，我便會起一種特別的感覺。是靜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園，上面是星羣密布的藍天。星的光亮在我們的肉眼裏雖然微小，然而牠使我們覺得牠的光明無處不在。那時候我正在讀一點關於天文學的書，也認得一些星，就好像牠們是我的朋友，牠們在和我談話。

如今在海上，每晚每晚我都和繁星相對。我把牠們認得很熟了。我躺着艙面上，仰望着天空。深藍色的天空裏正懸着無數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動，星也在動，牠們是那樣的低，真是搖搖欲墜呢！漸漸地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就像看見無數的螢蟲在我周圍飛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靜寂的，是夢幻的。我望着那許多認識的星，我彷彿看見牠們在雲眼，我彷彿聽見牠們在低聲說話。這時候我真忘掉了一切。在星的懷抱中我微笑着，我沈睡着。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小孩子，現在睡在母親的懷裏了。

某一個晚上那個在哥倫波上船英國人叫我去看天上的巨人。他用手指着：

那四顆光亮的星是頭，下面的幾顆是身子，這幾顆是手，那幾顆是腿和腳，還有三顆星算是腰帶。經他這番指點，我果然看清楚了那個天上的巨人。看，那個巨人還在跑咧！

二一 海上的日出

在船上爲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時天還沒有大亮。周圍是很靜寂的，只有機器房的聲音。

天空變成了淺藍色，很淺很淺的，轉眼間天邊現了一道紅霞，慢慢兒擴大了牠的範圍，加大了牠的光亮。我知道太陽要從那天際昇起來了，便不轉睛地望着那裏。

果然過了一會兒，在那裏地方就出現了太陽的一小半，紅是紅得很，卻沒有光亮。這太陽像負着什麼重擔似的慢慢兒一步一步地努力向上面走來，到了最後，終於衝破了雲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那顏色真紅得愛人。一剎那間，這深紅的東西，忽然生了奪目的光亮，射得人眼睛發痛，同時附近的雲也着了光彩。

有時太陽走入雲裏，而牠的光線仍從雲裏，直射到水面上。這時候人要分辨出何處是水，何處是天，倒也不容易，因為只能夠看見光亮的一片。

有時天邊有黑雲而且雲片很厚，太陽出來時，人就不能夠看見，然而太陽在黑雲裏放射出光芒，透過黑雲的重圍，替黑雲鑲了一道光亮的金邊。到後來才慢慢兒透出重圍，而出現於天空，甚至把黑雲也變成了紫色或紅色的。這時候光亮的不僅是太陽，雲和海水，連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這不是很偉大的奇觀麼？

二二 海上生明月

四圍都靜寂了。太陽也收斂了牠的最後的光芒。炎熱的空氣中也有了涼意。微風掠過了萬頃煙波。船像一隻大魚那樣在這汪洋的大海上游泳。突然一面紅黃色的大圓鏡從海角生了出來。這時並沒有萬丈光芒來護持牠。這是一面明亮的寶鏡，牠雖然沒有奪目的光輝，但青天的一角，却被牠染成了杏紅的顏色。看呀！天公畫就了一幅精美的圖畫！牠給人們的印象，要超人間名作所有

的一切。

這面大圓鏡愈往上昇便愈縮小，紅紅色也加淡了，不久牠到了半天，就成了皓月一輪。這時候上面有無際的青天，下邊有無涯的碧海，我們這小小的孤舟，真可比作滄海的一粟了。然而懸掛在天空的月輪，却月月依然，年年如此。比較起來，我們的船，既是如此渺小，我們人呢，在這海上也只是暫時的過客而已。

與晚風明月為友，這種趣味，我覺得是不能夠用言譁形容出來的，可是真正能夠做到與晚風明月為友的，就只有那些以海為家的人！我雖不能以海為家，但做了個海上的過客，也是幸事。

上船以來得睹畢生未見的景象。海上的月夜也看過幾次。最難忘的是最近的一次，我們吃過午餐在艙面散步，忽然看見遠遠地一盞紅燈掛在一塊石壁上，這紅燈並不明亮。但後來船走了許久，這石壁上的燈還是在原處。難道船沒有走麼？但是我們明明看見船在走。後來這悶葫蘆終於打破了。這紅燈漸漸大起來，成了一面圓鏡，腰間繞着一根黑帶，不斷地向上昇，突破了黑雲，到了半天。我纔知道這是一輪明月，先前被我

，乃是層層的黑雲。